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



清吴趼人著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

著者 吴趼人

目 录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191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199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207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215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222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229
第三十四回	蓬荜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237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245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譖 破奸谋妇弃夫逃	254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262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270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279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288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296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入文闱童生射猎	304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闱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312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321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329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337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未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345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352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摘词藻嫖界有机关	360

第 五 十 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368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箴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	376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385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393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401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我送子明去了，便在书房里随意歪着，和衣稍歇，及至醒来，已是午饭时候。自此之后，一连几个月，没有甚事。忽然一天在辕门抄上，看见我伯父请假赴苏。我想自从母亲去过一次之后，我虽然去过几次，大家都是极冷淡的，所以我也并不很常去了。昨天请了假，不知几时动身，未免去看看。走到公馆门前看时，只见高高的贴着一张招租条子，里面阒其无人。暗想动身走了，似乎也应该知照一声，怎么悄悄的就走了。回家去对母亲说知，母亲也没甚话说。

又过了几天，继之从关上回来，晚上约我到书房里去，说道：“这两天我想烦你走一次上海，你可肯去？”我道：“这又何难。但不知办甚么事？”继之道：“下月十九是藩台老太太生日，请你到上海去办一份寿礼。”我道：“到下月十九，还有一个多月光景，何必这么亟亟？”继之道：“这里头有个缘故。去年你来的时候，代我汇了五千银子来，你道我当真要用么？我这里多少还有万把银子，我是要立一个小小基业，以为退步，因为此地的钱不够，所以才叫你汇那一笔来。今年正月里，就在上海开了一间字号，专办客货，统共是二万银子下本。此刻过了端节，前几天他们寄来一笔帐，我想我不能分身，所以请你去对一对帐。老实对你说：你的二千，我

也同你放在里头了，一层做生意的官息比庄上好，二层多少总有点赢余。这字号里面，你也是个东家，所以我不烦别人，要烦你去。再者，这份寿礼也与前不同。我这里已经办的差不多了，只差一个如意。这里各人送的，也有翡翠的，也有羊脂的。甚至于黄杨、竹根、紫檀、瓷器、水晶、珊瑚、玛瑙，无论整的、镶的都有了；我想要办一个出乎这几种之外的，价钱又不能十分大，所以要你早去几天，好慢慢搜寻起来。还要办一个小轮船——”我道：“这办来作甚么？大哥又不常出门。”继之笑道：“哪里是这个，我要办的是一尺来长的顽意儿。因为藩署花园里有一个池子，从前藩台买过一个，老太太欢喜的了不得，天天叫家人放着顽。今年春上，不知怎样翻了，沉了下去，好容易捞起来，已经坏了，被他们七搅八搅，越是闹得个不可收拾，所以要买一个送他。”我道：“这个东西从来没有买过，不知要多少价钱呢？”继之道：“大约百把块钱是要的。你收拾收拾，一两天里头走一趟去罢。”我答应了，又谈些别话，就各去安歇。

次日，我把这话告诉了母亲，母亲自是欢喜。此时五月里天气，带的衣服不多，行李极少。继之又拿了银子过来，问我几时动身。我道：“来得及今日也可以走得。”继之道：“先要叫人去打听了的好。不然老远的白跑一趟。”当即叫人打听了，果然今日来不及，要明日一早。又说这几天江水溜得很，恐怕下水船到得早，最好是今日先到洋篷上去住着。于是我定了主意，这天吃过晚饭，别过众人，就赶出城，到洋篷里歇下。果然次日天才破亮，下水船到了，用舢船渡到轮船上。

次日早起，便到了上海，叫了小车推着行李，到字号里

去。继之先已有信来知照过，于是同众伙友相见。那当地的叫做管德泉，连忙指了一个房间，安歇行李。我便把继之要买如意及小火轮的话说了。德泉道：“小火轮只怕还有觅处；那如意他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又不曾指定一个名色，怎么办呢？明日待我去找两个珠宝掇客来问问罢。那小火轮呢，只怕发昌还有。”当下我就在字号里歇住。

到了下午，德泉来约了我同到虹口发昌里去。那边有一个小东家叫方佚庐，从小就专考究机器，所以一切制造等事，都极精明。他那铺子，除了门面专卖铜铁机件之外，后面还有厂房，用了多少工匠，自己制造各样机器。德泉同他相识。当下彼此见过，问起小火轮一事。佚庐便道：“有是有一个，只是多年没有动了，不知可还要得。”说罢，便叫伙计在架子上拿了下来。扫去了灰土，拿过来看，加上了水，又点了火酒，机件依然活动，只是旧的太不象了。我道：“可有新的么”佚庐道：“新的没有。其实铜铁东西没有新旧，只要拆开来擦过，又是新的了。”我道：“定做一个新的，可要几天？”佚庐道：“此刻厂里忙得很，这些小件东西，来不及做了。”我问他这个旧的价钱，他要一百元。我便道：“再商量罢。”

同德泉别去，回到字号里。早有伙计们代招呼了一个珠宝掇客来，叫做辛若江。说起要买如意，要别致的，所有翡翠、白玉、水晶、珊瑚、玛瑙，一概不要。若江道：“打算出多少价呢？”我道：“见了东西再讲罢。”说着，他辞去了。

是日天气甚热，吃过晚饭，德泉同了我到四马路升平楼，泡茶乘凉，带着谈天。可奈茶客太多，人声嘈杂。我便道：“这里一天到晚，都是这许多人么？”德泉道：“上半天人少，

早起更是一个人没有呢。”我道：“早起他不卖茶么？”德泉道：“不过没有人来吃茶罢了，你要吃茶，他如何不卖。”坐了一会，便回去安歇。

次日早起，更是炎热。我想起昨夜到的升平楼，甚觉凉快，何不去坐一会呢。早上各伙计都有事，德泉也要照应一切，我便不去惊动他们。一个人逛到四马路，只见许多铺家都还没有开门。走到升平楼看时，门是开了；上楼一看，谁知他那些机子都反过来，放在桌子上。问他泡茶时，堂倌还在那里揉眼睛，答道：“水还没有开呢。”我只得惘惘而出。取出表看时，已是八点钟了。在马路逛荡着，走了好一会，再回到升平楼，只见地方刚才收拾好，还有一个堂倌在那里扫地。我不管他，就靠栏杆坐了，又歇了许久，方才泡上茶来。我便凭栏下视，慢慢的清风徐来，颇觉凉快。忽见马路上一大群人，远远的自东而西，走将过来，正不知因何事故。及至走近楼下时，仔细一看，原来是几个巡捕押着一起犯人走过，后面围了许多闲人跟着观看。那犯人当中，有七八个蓬头垢面的，那都不必管他；只有两个好生奇怪，两个手里都拿着一顶熏皮小帽，一个穿的是京酱色宁绸狐皮袍子，天青缎天马出风马褂，一个是二蓝宁绸羔皮袍子，白灰色宁绸羔皮马褂，脚上一式的穿了棉鞋。我看了老大吃了一惊，这个时候，人家赤膊摇扇还是热，他两个怎么闹出一身大毛来？这才是千古奇谈呢！看他走得汗流被面的，真是何苦！然而此中必定有个道理，不过我不知道罢了。

再坐一会，已是十点钟时候，遂会了茶帐回去。早有那辛右江在那里等着，拿了一枝如意来看，原是水晶的，不过

水晶里面，藏着一个虫儿，可巧做在如意头上。我看了不对，便还他去了。德泉问我到哪里去来。我告诉了他。又说起那个穿皮衣服的，煞是奇怪可笑。德泉道：“这个不足为奇。这里巡捕房的规矩，犯了事捉进去时穿甚么，放出来时仍要他穿上出来。这个只怕是在冬天犯事的。”旁边一个管帐的金子安插嘴道：“不错。去年冬月里那一起打房间的，内中有两个不是判了押半年么。恰是这个时候该放，想必是他們了。”我问甚么叫做“打房间”。德泉道：“到妓馆里，把妓女的房里东西打毁了，叫打房间。这里妓馆里的新闻多呢，那逞强的便去打房间，那下流的，便去偷东西。”我道：“我今日看见那个人穿的很体面的，难道在妓院里闹点小事，巡捕还去拿他么？”德泉道：“莫说是穿的体面，就是认真体面人，他也是一样要拿呢。前几年有一个笑话：一个姓朱的，是个江苏同知，在上海当差多年的了；一个姓袁的知县，从前还做过上海县丞的。两个人同到棋盘街么二妓馆里去顽。那姓朱的是官派十足的人，偏偏那么二妓院的规矩，凡是客人，不分老小，一律叫少爷的。妓院的丫头，叫了他一声朱少爷，姓朱的劈面就是一个巴掌打过去道：‘我明明是老爷，你为甚么叫我少爷！’那丫头哭了，登时就两下里大闹起来。妓馆的人，便暗暗的出去叫巡捕。姓袁的知机，乘人乱时，溜了出去，一口气跑回城里花园街公馆里去了。那姓朱的还在那里‘羔子’‘王八蛋’的乱骂。一时巡捕来了，不由分晓，拉到了巡捕房里去，关了一夜。到明天解公堂。他和公堂问官是认得的，到了堂上，他抢上一步，对着问官拱拱手，弯弯腰道：‘久违了。’那问官吃了一惊，站起来也弯弯腰道：‘久违了。’

呀！这是朱大老爷，到这里甚么事？”那捉他的巡捕见问官和他认得，便一溜烟走了。妓馆的人，本来照例要跟来做原告的，到了此时，也吓的抱头鼠窜而去。堂上陪审的洋官，见是华官的朋友，也就不问了，姓朱的才徜徉而去。当时有人编出了一个小说的回目，是：‘朱司马被困棋盘街，袁大令逃回花园街。’”

我道：“那偷东西的便怎么办呢？”德泉道：“那是一案一案不同的。”我道：“偷的还是贼呢，还是嫖客呢？”德泉道：“偷东西自是个贼，然而他总是扮了嫖客去的多。若是撬窗挖壁的，那又不奇了。”子安插嘴道：“那偷水烟袋的，真是一段新闻。这个人的履历，非但是新闻，简直可以按着他编一部小说，或者编一出戏来。”我忙问甚么新闻。德泉道：“这个说起来话长，此刻事情多着呢，说得连连断断的无味，莫若等到晚上，我们说着当谈天罢。”于是各干正事去了。

下午时候，那辛若江又带了两个人来，手里都捧着如意匣子，却又都是些不堪的东西，鬼混了半天才去。我乘暇时，便向德泉要了帐册来，对了几篇，不觉晚了。晚饭过后，大家散坐乘凉，复又提起妓馆偷烟袋的事情来。德泉道：“其实就是那么一个人，到妓馆里偷了一支银水烟袋，妓馆报了巡捕房，被包探查着了，捉了去。后来却被一个报馆里的主笔保了出来，并没有重办，就是这么回事了。若要知道他前后的细情，却要问子安。”

子安道：“若要细说起来，只怕谈到天亮也谈不完呢，可不要厌烦？”我道：“那怕今夜谈不完，还有明夜，怕甚么呢。”子安道：“这个人性沈，名瑞，此刻的号是经武。”我道：“第

一句通名先奇，难道他以前不号经武么？”子安道：“以前号辑五，是四川人，从小就在一家当铺里学生意。这当铺的东家是姓山的，号叫仲彭。这仲彭的家眷，就住在当铺左近。因为这沈经武年纪小，时时叫到内宅去使唤，他就和一个丫头鬼混上了。后来他升了个小伙计，居然也一样的成家生子，却心中只忘不了那个丫头。有一天，事情闹穿了，仲彭便把经武撵了，拿丫头嫁了。谁知他嫁到人家去，闹了个天翻地复，后来竟当着众人，把衣服脱光了。人家说他是疯子，退了回来。这沈经武便设法拐了出来，带了家眷，逃到了湖北，住在武昌，居然是一妻一妾，学起齐人来。他的神通可也真大，又被他结识了一个现任通判，拿钱出来，叫他开了个当铺，不上两年就倒了。他还怕那通判同他理论，却去先发制人，对那通判说：‘本钱没了，要添本；若不添本，就要倒了。’通判说：‘我无本可添，只得由他倒了。’他说：‘既如此，倒了下来要打官司，不免要供出你的东家来；你是现任地方官，做了生意要担处分的。’那通判急了，和他商量，他却乘机要借三千两银子讼费，然后关了当铺门。他把那三千银子，一齐交给那拐来的丫头。等到人家告了，他就在江夏县监里挺押起来。那丫头拿了她的三千银子，却往上海一跑。他的老婆，便天天代他往监里送饭。足足的挺了三年，实在逼他不出来，只得取保把他放了。他被放之后，撇下了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也跑到上海来了。亏他的本事，被他把那丫头找着了，然而那三千银子，却一个也不存了。于是两个人又过起日子来，在胡家宅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买了些茶叶，搀上些紫苏、防风之类，贴起一张纸，写的是‘出卖药茶’。两个人终日在店

面坐着，每天只怕也有百十来个钱的生意。谁知那位山仲彭，年纪大了，一切家事都不管，忽然高兴，却从四川跑到上海来逛一趟。这位仲彭，虽是个当铺东家，却也是个风流名士，一到上海，便结识了几个报馆主笔。有一天，在街上闲逛，从他门首经过，见他二人双双坐着，不觉吃了一惊，就踱了进去。他二人也是吃惊不小，只道捉拐子、逃婢的来了，所以一见了仲彭，就连忙双双跪下，叩头如捣蒜一般。仲彭是年高之人，那禁得他两个这种乞怜的模样，长叹一声道：‘这是你们的孽缘，我也不来追究了！’二人方才放了心。仲彭问起经武的老婆，经武便诡说他死了；那丫头又千般巴结，引得仲彭欢喜，便认做了女儿。那丫头本来粗粗的识得几个字，仲彭自从认了他做女儿之后，不知怎样，就和一个报馆主笔胡绘声说起。绘声本是个风雅人物，听说仲彭有个识字的女儿，就要见见。仲彭带去见了，又叫他拜绘声做先生。这就是他后来做贼得保的来由了。从此之后，那经武便搬到大马路去，是个一楼一底房子，胡乱弄了几种丸药，挂上一个京都同仁堂的招牌，又在报上登了京都同仁堂的告白。谁知这告白一登，却被京里的真正同仁堂看见了，以为这是假冒招牌，即刻打发人到上海来告他。”

正是：影射须知干例禁，衙门准备会官司。未知他这场官司胜负如何，且待下回再记。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京都大栅栏的同仁堂，本来是几百年的老铺，从来没有人敢影射他招牌的。此时看见报上的告白，明明说是京都同仁堂分设上海大马路，这分明是影射招牌，遂专打发了一个能干的伙计，带了使费出京，到上海来，和他会官司。这伙计既到上海之后，心想不要把他冒冒失失的一告，他其中怕别有因由，而且明人不作暗事，我就明告诉了他要告，他也没奈我何，我何不先去见见这个人呢。想罢，就找到他那同仁堂里去。他一见了之后，问起知道真正同仁堂来的，早已猜到了几分。又连用说话去套那伙计。那伙计是北边人，直爽脾气，便直告诉了他。他听了要告，倒连忙堆下笑来，和那伙计拉交情。又说：‘我也是个伙计当日曾经劝过东家，说宝号的招牌是冒不得的，他一定不信，今日果然宝号出来告了。好在吃官司不关伙计的事。’又拉了许多不相干的话，和那伙计缠着谈天。把他耽搁到吃晚饭时候，便留着吃饭，又另外叫了几样菜，打了酒，把那伙计灌得烂醉如泥，便扶他到床上睡下。”

子安说到这里，两手一拍道：“你们试猜他这是甚么主意？那时候，他铺子里只有门外一个横招牌，还是写在纸上，糊在板上的；其余竖招牌，一个没有。他把人家灌醉之后，便

连夜把那招牌取下来，连涂带改的，把当中一个‘仁’字另外改了一个别的字。等到明日，那伙计醒了，向他道歉。他又同人家谈了一会，方才送他出门。等那伙计出了门时，回身向他点头，他才说道：‘阁下这回到上海来打官司，必要认清楚了招牌方才可告。’那伙计听说，抬头一看，只见不是同仁堂了，不禁气的目定口呆。可笑他火热般出京，准备打官司，只因贪了两杯，便闹得冰清水冷的回去。从此他便自以为足智多谋，了无忌惮起来。上海是个花天酒地的地方，跟着人家出来逛逛，也是有的。他不知怎样逛的穷了，没处想法子，却走到妓馆里打茶围，把人家的一支银水烟袋偷了。人家报了巡捕房，派了包探一查，把他查着了，捉到巡捕房，解到公堂惩办。那丫头急了，走到胡绘声那里，长跪不起的哀求。胡绘声却不过情面，便连夜写一封信到新衙门里，保了出来。他因为辑五两个字的号，已在公堂存了窃案，所以才改了个经武，混到此刻，听说生意还过得去呢。这个人的花样也真多，倘使常在上海，不知还要闹多少新闻呢。”德泉道：“看着罢，好得我们总在上海。”我笑道：“单为看他留在上海，也无谓了。”大家笑了一笑，方才分散安歇。

自此每日无事便对帐。或早上，或晚上，也到外头逛一回。这天晚上，忽然想起王伯述来，不知可还在上海，遂走到谦益栈去望望。只见他原住的房门锁了，因到帐房去打听，乙庚说：“他今年开河头班船就走了，说是进京去的，直到此时，没有来过。”我便辞了出来。正走出大门，迎头遇见了伯父！伯父道：“你到上海作甚么？”我道：“代继之买东西。那天看了辕门抄，知道伯父到苏州，赶着到公馆里去送行，谁

知伯父已动身了。”伯父道：“我到了此地，有事耽搁住了，还不曾去得。你且到我房里去一趟。”我就跟着进来。到了房里，伯父道：“你到这里找谁？”我道：“去年住在这里，遇见了王伯述姻伯，今晚没事，来看看他，谁知早就动身了。”伯父道：“我们虽是亲戚，然而这个人尖酸刻薄，你可少亲近他。你想，放着现成的官不做，却跑来贩书，成了个甚么样了！”我道：“这是抚台要撤他的任，他才告病的。”伯父道：“撤任也是他自取的，谁叫他批评上司！我问你，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名叫土儿的，你记得这个人么？”我道：“记得。年纪小，却同伯父一辈的，我们都叫他小七叔。”伯父道：“是哪一房的？”我道：“是老十房的，到了侄儿这一辈，刚刚出服。我父亲才出门的那一年，伯父回家乡去，还逗他顽呢。”伯父道：“他不知怎么，也跑到上海来了，在某洋行里。那洋行的买办是我认得的，告诉了我，我没有去看他。我不过这么告诉你一声罢了，不必去找他。家里出来的人，是惹不得的。”正说话时，只见一个人，拿进一张条子来，却是把字写在红纸背面的。伯父看了，便对那人道：“知道了。”又对我道：“你先去罢，我也有事要出去。”

我便回到字号里，只见德泉也才回来。我问道：“今天有半天没见呢，有甚么贵事？”德泉叹口气道：“送我一个舍亲到公司船上，跑了一次吴淞。”我道：“出洋么？”德泉道：“正是，出洋读书呢。”我道：“出洋读书是一件好事，又何必叹气呢？”德泉道：“小孩子不长进，真是没法，这送他出洋读书，也是无可奈何的。”我道：“这也奇了！这有甚么无可奈何的事？既是小孩子不长进，也就不必送他去读书了。”德

泉道：“这件事说出来，真是出人意外。舍亲是在上海做买办的，多了几个钱，多讨了几房姬妾，生的儿子有七八个，从小都是骄纵的，所以没有一个个好好的学得成人。单是这一个最坏，才上了十三四岁，便学的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了，在家里还时时闯祸。他老子恼了，把他锁起来。锁了几个月，他的娘代他讨情放了。他得放之后，就一去不回。他老子倒也罢了，说只当没有生这个孽障。有一夜，无端被强盗明火执仗的抢了进来，一个个都是涂了面的，抢了好几千银子的东西。临走还放了一把火，亏得救得快，没有烧着。事后开了失单，报了官，不久就捉住了两个强盗，当堂供出那为首的来。你道是谁？就是他这个儿子！他老子知道了，气得一个要死，自己当官销了案，把他找了回去，要亲手杀他。被多少人劝住了，又把他锁起来。然而终久不是可以长监不放的，于是想出法子来，送他出洋去。” 我道：“这种人，只怕就是出洋，也学不好的了。” 德泉道：“谁还承望他学好，只当把他撵走了罢。”

子安道：“方才我有个敝友，从贵州回来的，我谈起买如意的事，他说有一支很别致的，只怕大江南北的玉器店，找不出一个来。除非是人家家藏的，可以有一两个。” 我问是甚么的。子安道：“东西已经送来了，不妨拿来大家看看，猜是甚么东西。” 于是取出一个纸匣来，打开一看，这东西颜色很红，内中有几条冰裂纹，不是珊瑚，也不是玛瑙，拿起来一照，却是透明的。这东西好象常常看见，却一时说不出他的名来。子安笑道：“这是雄精雕的。” 这才大家明白了。我问价钱。子安道：“便宜得很！只怕东家嫌他太贱了。” 我道：

“只要东西人家没有的，这倒不妨。”子安道：“要不是透明的，只要几吊钱；他这是透明的，来价是三十吊钱光景。不过贵州那边钱贵，一吊钱差不多一两银子，就合到三十两银子了。”我道：“你的贵友还要赚呢。”子安道：“我们买，他不要赚。倘是看对了，就照价给他就是了。”我道：“这可不好。人家老远带来的，多少总要叫他赚点，就同我们做生意一般，哪里有照本买的道理。”子安道：“不妨，他不是做生意的。况且他说是原价三十吊，焉知他不是二十吊呢。”我道：“此刻灯底，怕颜色看不真，等明天看了再说罢。”于是大家安歇。

次日，再看那如意，颜色甚好，就买定了，另外去配紫檀玻璃匣子。只是那小轮船，一时没处买。德泉道：“且等后天礼拜，我有个朋友说有这个东西，要送来看，或者也可以同那如意一般，捞一个便宜货。”我问是哪里的朋友。德泉道：“是一个制造局画图的学生，他自己画了图，便到机器厂里，叫那些工匠代他做起来的。”我道：“工匠们都有正经公事的，怎么肯代他做这顽意东西？”德泉道：“他并不是一口气做成功的，今天做一件，明天做一件，都做了来，他自己装配上的。”

这天我就到某洋行去，见那远房叔叔，谈起了家里一切事情，方知道自我动身之后，非但没有修理祠堂，并把祠内的东西，都拿出去卖。起先还是偷着做，后来竟是彰明昭著的了。我不觉叹了口气道：“倒是我们出门的，眼底里干净！”叔叔道：“可不是么！我母亲因为你去年回去，办事很有点见地，说是到底出门历练的好。姑娘们一个人，出了一次门，就把志气练出来了。恰好这里买办，我们沾点亲，写信问了他，

得他允了就来，也是回避那班人的意思。此刻不过在这里闲住着，只当学生意，看将来罢了。”我道：“可有钱用么？”叔叔道：“才到了几天，还不曾知道。”谈了一会，方才别去。我心中暗想，我伯父是甚么意思，家里的人，一概不招接，真是莫明其用心之所在；还要叫我不要理他，这才奇怪呢！

过了两天，果然有个人拿了个小轮船来。这个人叫赵小云，就是那画图学生。看他那小轮船时，却是油漆的崭新，是长江船的式子。船里的机器，都被上面装的房舱、望台等件盖住。这房舱、望台，又都是活动的，可以拿起来，就是这船的一个盖就是了，做得十分灵巧。又点火试过，机器也极灵动。德泉问他价钱。小云道：“外头做起来，只怕不便宜，我这个只要一百两。”德泉笑道：“这不过一个顽意罢了，谁拿成百银子去买他！”小云道：“这也难说。你肯出多少呢？”德泉道：“我不过偶然高兴，要买一个顽顽，要是二三十块钱，我就买了他，多可出不起，也犯不着。”我见德泉这般说，便知道他不曾说是我买的，索性走开了，等他去说。等了一会，那赵小云走了。我问德泉说的怎么。德泉道：“他减定了一百元，我没有还他实价，由他摆在这里罢。他说去去就来。”我道：“发昌那个旧的不堪，并且机器一切都露在外面的，也还要一百元呢。”德泉道：“这个不同。人家的是下了本钱做的；他这个是拿了皇上家的钱，吃了皇上家的饭，教会了他本事，他却用了皇上家的工料，做了这个私货来换钱，不应该杀他点价么！”

我道：“照这样做起私货来，还了得！”德泉道：“岂但这个！去年外国新到了一种纸卷烟的机器，小巧得很，卖两块

钱一个。他们局里的人，买了一个回去。后来局里做出来的，总有二三千个呢，拿着到处去送人。却也做得好，同外国来的一样，不过就是壳子上不曾镀镍。”我问甚么叫镀镍。德泉道：“据说镍是中国没有的，外国名字叫 Nickel，中国译化学书的时候，便译成一个‘镍’字。所有小自鸣钟、洋灯等件，都是镀上这个东西。中国人不知，一切都说他是镀银的，哪里有许多银子去镀呢。其实我看云南白铜，就是这个东西；不然，广东琼州半峒的铜，一定是的。”我道：“铜只怕没有那么亮。”德泉笑道：“那是镀了之后擦亮的；你看元宝，又何尝是亮的呢。”我道：“做了三千个私货，照市价算，就是六千洋钱，还了得么！”德泉道：“岂只这个！有一回局里的总办，想了一件东西，照插銮驾的架子样缩小了，做一个铜架子插笔。不到几时，合局一百多委员、司事的公事桌上，没有一个没有这个东西的。已经一百多了，还有他们家里呢，还有做了送人的呢。后来闹到外面铜匠店，仿着样子也做出来了，要买四五百钱一个呢。其余切菜刀、劈柴刀、杓子，总而言之，是铜铁东西，是局里人用的，没有一件不是私货。其实一个人做一把刀，一个杓子，是有限得很。然而积少成多，这笔帐就难算了，何况更是历年如此呢。私货之外，还有一个偷——”

说到这里，只见赵小云又匆匆走来道：“你到底出甚么价钱呀？”德泉道：“你到底再减多少呢？”小云道：“罢，罢！八十元罢。”德泉道：“不必多说了，你要肯卖时，拿四十元去。”小云道：“我已经减了个对成，你还要折半，好狠呀！”德泉道：“其实多了我买不起。”小云道：“其实讲交情呢，应该送

给你，只是我今天等着用。这样罢，你给我六十元，这二十元算我借的，将来还你。”德泉道：“借是借，买价是买价，不能混的，你要拿五十元去罢，恰好有一张现成的票子。”说罢，到里间拿了一张庄票给他。小云道：“何苦又要我走一趟钱庄，你就给我洋钱罢。”德泉叫子安点洋钱给他，他又嫌重，换了钞票才去。临走对德泉道：“今日晚上请你吃酒，去么？”德泉道：“哪里？”小云道：“不是沈月卿，便是黄银宝。”说着，一径去了。德泉道：“你看！卖了钱，又这样化法。”

我道：“你方才说那偷的，又是甚么？”德泉道：“只要是用得着的，无一不偷。他那外场面做得实在好看，大门外面，设了个稽查处，不准拿一点东西出去呢。谁知局里有一种烧不透的煤，还可以再烧小炉子的，照例是当煤渣子不要的了，所以准局里人拿到家里去烧，这名目叫做‘二煤’，他们整箩的抬出去。试问那煤箩里要藏多少东西！”我道：“照这样说起来，还不把一个制造局偷完了么！”说话时，我又把那轮船揭开细看。德泉道：“今日礼拜，我们写个条子请佚庐来，估估这个价，到底值得了多少。”我道：“好极，好极！”于是写了条子去请，一会到了。

正是：要知真价值，须俟眼明人。不知估得多少价值，且待下回再记。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当下方佚庐走来，大家招呼坐下。德泉便指着那小轮船，请他估价。佚庐离坐过来，德泉揭开上层，又注上火酒点起来，一会儿机船转动。佚庐——看过去道：“买定了么？”德泉道：“买定了。但不知上当不上当，所以请你来估估价。”佚庐道：“要三百两么？”德泉笑道：“只化了一百两银子。”佚庐道：“哪里有这个话！这里面的机器，何等精细！他这个何尝是做来顽的，简直照这个小样放大了，可以做大的，里面没有一样不全备。只怕你们虽买了来，还不知他的窍呢。”说罢，把机簧一拨，那机件便转的慢了，道：“你看，这是慢车。”又把一个机簧一拨，那机件全停了，道：“你看，这是停车了。”说罢，又另拨一个机簧，那机件又动起来，佚庐问道：“你们看得出来么？这是倒车了。”留神一看，两傍的明轮，果然倒转。佚庐又仔细再看道：“只怕还有汽筒呢。”向一根小铜丝上轻轻的拉了一下，果然呜呜的放出一下微声，就象箫上的“乙”音。佚庐不觉叹道：“可称精极了！三百两的价，我是估错的。此刻有了这个样子，就叫我照做，三百两还做不起来呢。但是白费了工夫，那倒车、慢车、停车、放汽，都要人去弄的，哪里找个小人去弄他呢。倒底买了多少？”德泉道：“的确是一百两买来的。”佚庐道：“没有的话，除非是贼赃。”

德泉笑道：“虽不是贼赃，却也差不多。”遂把画图学生私造的话说了。佚庐叹道：“这也难怪他们。人家听见说他们做私货，就都怪学生不好；依我说起来，实在是总办不好。你所说的赵小云，我也认识他，我并且出钱请他画过图。他在里面当了上十年的学生，本事学的不小了。此刻要请一个人，照他的本事，大约百把银子一个月，也没有请处。他在局里，却还是当一个学生的名目，一个月才四吊钱的膏火，你叫他怎么够用！可不要出这些花样了？可笑那些总办，眼光比绿豆还小，有一回画图教习上去回总办，说这个赵小云本事学出了，求总办派他个差事，起点薪水。你猜总办说句甚么话？他说：‘起初十两、八两的薪水，不够他坐马车呢。’”我道：“奇了！怎么发出这么一句话来？”佚庐道：“总是赵小云坐了马车，被他碰见了一两次，才有这话呢。本来为的是要人才，才教学生；教会了，就应该用他；用了他，就应该给他钱；给了他钱，他化他的，你何必管他坐牛车、马车呢。就如从前派到美国去的学生，回来了也不用，此刻有多少在外头当洋行买办，当律师翻译的。我化了钱，教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这才是楚材晋用呢。此刻局里有本事的学生不少，听说一个个都打算向外头谋事。你道这都不是总办之过么？”

德泉道：“其实那做总办的，哪一个懂得这些。几时得能够你去做了总办就好了。”佚庐道：“我又懂得甚么呢！不过有一层，是考究过工艺的做起来，虽不敢说十分出色，也可以少上点当。你们知道那保民船，才笑话呢！未开工之前，单为了这条船，专请了一个外国人做工师，打出了船样。总办看了，叫照样做。那时锅炉厂有一个中国工师，叫梁桂生，是

广东人，他说这样子不对，照他的龙骨，恐怕走不动；照他的舵，怕转不过头来。锅炉厂的委员，就去回了总办。那总办倒恼起来了，说：‘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领！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么？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委员碰了钉子，便去埋怨梁桂生。桂生道：‘不要埋怨，有一天我也会还他一个钉子。就照他做罢。’于是乎劳民伤财的做起来，好容易完了工，要试车了。总办请了上海道及多少官员到船上去，还有许多外国人也来看。出了船坞，便向闵行驶去。足足走了六七点钟之久，才望见闵行的影子。及至要回来时，却回不过头来，凭你把那舵攀足了，那个船只当不知；无可奈何，只得打倒车回来，益发走的慢了。各官员都是有事的，不觉都焦躁起来，于是打发人放舢舨登岸，跑回局里去，招呼放了小轮船去，把主人接回。那保民船直到天黑后，才捱了回来。这一来总办急了，问那外国人。那外国人说修得好的。谁知修了个把月，依然如故。无可奈何，只得叫了梁桂生去商量。桂生道：‘这个都是依了外国人图样做的，但不知有走了样没有；如果走了样，少不得工匠们都要受罚。’总办道：‘外国人说过，并不曾走样。’桂生道：‘那么就问外国人。’总办道：‘他总弄不好，怎样呢？’桂生道：‘外国人有通天的本事，哪里会做不好。既然外国人也做不好，我们中国人更是不敢做了。’总办碰了他这么一个软钉子，气的又不敢恼出来，只得和他软商量。他却始终说是没有法子。总办没奈何他，等他去了，又叫了委员去商量。那些委员懂得甚么，除了磕头请安之外，便是拿钱吃饭，还有的是逢迎总办的意旨罢了。所以商量了半天，仍旧没法，只得仍然和桂生商量。桂生道：

‘这个有甚么法子呢，只好另做一个。’委员吐了舌头出来道：‘那么怎样报销？’这件事被桂生作难了许久，把他前头受的恶气都出尽了，才换上一门舵，把船后头的一段龙骨改了，这才走得动、回得转，然而终是走得慢。你们看，这不是笑话么。倘使懂得工艺的总办，何至于上这个当！”我道：“最奇的他们只信服外国人，这是甚么意思？”佚庐道：“这些制造法子，本来都是外国来的，也难怪他们信服外国人。但是外国人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譬如我们中国人专门会作八股，然而也必要读书人才会。读书人当中，也还有作的好，作的丑之分呢。叫我们生意人看着他，就一窍不通的了。难道是个中国人就会作八股么？他们的工艺，也是这样。然而官场中人，只要看见一个没辫子的，那怕他是个外国化子，也看得他同天上神仙一般。这个全是没有学问之过。”

我问道：“佚翁才说的，那里面的委员，甚么都不懂，他们办些甚么事呢？”佚庐道：“其实那里头无所谓委员，一切都是司事。不过两个管厂的，薪水大点，就叫他委员罢了。他们无非是记个工帐，还有甚么事办呢！还有连工帐都记不来的，一个字不识的人，都有在里面。要问起他们的来历，却是当过兵的也有，当过底下人的也有。我小号和局里常有交易，所以我也常常到局里去。前几年里头，有个笑话：我到了局里，只看见一个司事，抱着一块虎头牌，在那里号啕大哭着，跑来跑去，一面哭着，嘴里嚷着叫老太太。”我道：“只怕是他老太太没了。”德泉道：“只怕是的。”佚庐道：“没了老太太，他何必抱着虎头牌呢？”我道：“不然，这个办公事的地方，何以忽然叫起个女人来？”佚庐道：“便是我当日

也疑惑得很。后来打听了他的同事，方才知。那时候的总办是李勉林。这个司事叫甚么周寄芸，从前兵燹的时候，曾经背负了那位李老太太，在兵火里逃出来的。后来这位李总办得了这个差，便栽培他，在局里派他一件事。这天不知为了甚么事，李总办挂出牌来，开除了他，所以他抱着那块牌子哭。”我道：“哭便怎样？这也无谓极了！”佚庐道：“你听我说呢。那时那位李老太太迎养在局里，他哭跳了一回，扛着那牌去见老太太，果然被他把那事情哭回来了。你想，代人家背负了女眷逃难的，是甚么出身！”我道：“讲究实业的地方，用了这种人，哪里会搅得好！那李总办也无谓得很，你要报私恩，就送他几两银子罢了。这种人哪里办得事来！”佚庐道：“你说他不能办事，他却是越弄越红起来呢。今年现在的这位总办，给他一个札子，叫他管理船厂，居然是委员了。”我笑了笑：“偏是这样人他会红，真是奇事！”

佚庐道：“船厂的工师，告诉了我一件事，大家笑了好几天。他奉了札子，到了船厂，便传齐了一切工匠、小工、护勇等人，当面分付说：‘今天蒙总办的恩典，做了委员，你们从此要叫我“周老爷”了，不能再叫我“周师爷”的了。’”说的我和德泉都哈哈大笑起来。金子安在帐房里，也出来问笑甚么。佚庐道：“还有好笑的呢。他到了船厂之日，先吊了众工匠、小工花名册来看。这本来是一件公事。你道他看甚么？他看过之后，就指了几名工匠来，逼勒着他们改了名字，说：‘你的名字犯了总办祖上的讳，他的名字犯了总办的讳；虽然不是这个字，然而同音也是不应该的。你们怎么这等没王法！哪怕你犯了我的讳，倒不要紧。’”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

佚庐道：“还有好笑的呢。局里有一个裁缝，叫做冯涤生。有一回，这裁缝承办了一票号衣，未免写个承揽单，签上名字。不知怎样被他看见了，吓得他面无人色。”说到这里，顿住了道：“你们猜他为甚么吃惊？”大家想了一会，都猜不出，催他快点说。佚庐道：“他指着那裁缝的名字道：‘你好大胆！没规矩，没王法的！犯了这制造局的开山始祖曾中堂、曾文正公的讳！况且曾中堂又是现任总办的丈人，你还想吃饭么！’裁缝道：‘曾中堂叫曾国藩，不叫涤生。’他听了，登时暴跳如雷起来，大喝道：‘你可反了！提了曾中堂的正讳叫起来！你知道这两个字，除了皇帝，谁敢提在口里！你用的两个字，虽不是正讳，却是个次印。你快快换写一张，改了名字。这个拿上去，总办看了，也要生气的。’”众人又是一笑。佚庐道：“那裁缝只得换写一张，胡乱改了个甚么阿猫、阿狗的名字，他才快活了，还拿这个话去回了总办请功呢。”众人更是狂笑不止。我道：“这个人不料有许多笑话。还有没有，何妨再说点我们听听。”佚庐道：“我不过道听途说罢了，倘使他们局里的人说起来，只怕新鲜笑话多着呢。”

此时已是晚饭的时候，便留佚庐便饭。他同德泉是极熟的，也不推辞。一时饭罢，大家坐到院子里乘凉，闲闲的又谈起制造局来。我问起这局的来历。佚庐道：“制造局开创的总办是冯竹儒，守成的是郑玉轩、李勉林，以后的就平常得很了。到了现在这一位，更是百事都不管，天天只在家里念佛。你想那个局如何会办得好呢。”我道：“开创的颇不容易。”佚庐道：“正是。不讲别的，偌大的一个局，定那章程规则，就很不容易。冯总办的时候，规矩极严，此刻宽的不象样子

了。据他们说，当日冯总办，每天亲巡各厂去查工，晚上还查夜。有一夜极冷；有两三个司事同住在一个房里，大家烧了一小炉炭御寒。可巧冯总办查夜到了，吓得他们甚么似的，内中一个，便把这个炭炉子藏在椅子底下，把身子挡住。偏偏他老先生又坐下来谈了几句天才去。等他去后连忙取出炭炉时，那椅面已经烘的焦了。倘使他再不走，坐这把椅子的那位先生，屁股都要烧了呢。此刻一到冬天，那一个司事房里没有一个煤炉？只举此一端，其余就可想了。这位总办，别的事情不懂，一味的讲究节省，局里的司事穿一件新衣服，他也不喜欢，要说闲话。你想赵小云坐马车，被他看见了，他也不愿意，就可想而知了。其实我看是没有一处不糜费。单是局里用的几个外国人，我看就大可以省得。他们拿了一百、二百的大薪水，遇了疑难的事，还要和中国工师商量，这又何苦用着他呢！还有广方言馆那译书的，二三百银子一月，还要用一个中国人同他对译，一天也不知译得上几百个字。成了一部书之后，单是这笔译费就了不得。”我道：“却译些甚么书呢？”佚庐道：“都有。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电化，都是全的。”我道：“这些书倒好，明日去买他两部看看，也可以长点学问。”佚庐摇头道：“不中用。他所译的书，我都看过，除了天文我不懂，其余那些声光电化的书，我都看遍了，都没有说的完备。说了一大篇，到了最紧要的窍眼，却不点出来。若是打算看了他作为谈天的材料，是用得着的；若是打算从这上头长学问，却是不能。”我道：“出了偌大薪水，怎么译成这么样？”佚庐道：“这本难怪。大凡译技艺的书，必要是这门技艺出身的人去译，还要中西文字兼通的才

行。不然，必有个词不达意的毛病。你想，他那里译书，始终是这一个人，难道这个人就能晓尽了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电化各门么？外国人单考究一门学问，有考了一辈子考不出来，或是儿子，或是朋友，去继他志才考出来的。谈何容易，就胡乱可以译得！只怕许多名目还闹不清楚呢。何况又两个人对译，这又多隔了一层膜了。”我道：“胡乱看看，就是做了谈天的材料也好。”佚庐道：“也未尝不可以看看，然而也有误人的地方。局里编了一部《四裔编年表》，中国的年代，却从帝誉编起。我读的书很少，也不敢胡乱批评他，但是我知道的，中国年代，从唐尧元年甲辰起，才有个甲子可以纪年，以前都是含含糊糊的，不知他从哪里考得来。这也罢了。谁知到了周朝的时候，竟大错起来。你想，拿年代合年代的事，不过是一本中西合历，只费点翻检的工夫罢了，也会错的，何况那中国从来未曾经见的学问呢。”我道：“是怎么错法呢？是把外国年份对错了中国年份不是？”佚庐道：“这个错不错，我还不曾留心。只是中国自己的年份错了，亏他还刻出来卖呢。你要看，我那里有一部，明日送过来你看。我那书头上，把他的错处，都批出来的。”

正是：不是山中无历日，如何岁月也模糊？当下夜色已深，大家散了。要知他错的怎么，且待我看过了再记。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到了次日午后，方佚庐果然打发人送来一部《四裔编年表》。我这两天帐也对好了，东西也买齐备了，只等那如意的装璜匣子做好了，就可以动身。左右闲着，便翻开来看。见书眉上果然批了许多小字，原书中国历数，是从少昊四十年起的，却又注上“壬子”两个字。我便向德泉借了一部《纲鉴易知录》，去对那年干。从唐尧元年甲辰起，逆推上去，帝桀在位九年，帝桀在位七十年，颛顼氏在位七十八年，少昊氏在位八十四年。从尧元年扣至少昊四十年，共二百零一年。照着甲辰干支逆推上去，至二百零一年应该是癸未，断不会变成壬子之理。这是开篇第一年的中国干支已经错了。他底下又注着西历前二千三百四十九年。我又检查一检查，耶稣降生，应该在汉哀帝元寿二年。逆推至汉高祖乙未元年，是二百零六年。又加上秦四十二年，周八百七十二年，商六百四十四年，夏四百三十九年，舜五十年，尧一百年，帝桀九年，帝桀七十年，颛顼氏七十八年，少昊共在位八十四年。扣至四十年时，西历应该是耶稣降生前二千五百五十五年。其中或者有两回改换朝代的时候，参差了三两年，也说不定的，然而照他那书上，已经差了二百年了。开卷第一年，就中西都错，真是奇事。又翻到第三页上，见佚庐书眉上的批写着：

“夏帝后在位九年，太康二十九年，帝相二十八年。自帝后五年至帝相六年，中间相距五十一年。今以帝后五年作一千九百七十四年，帝相六年作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中间相距才三十七年耳，此处即舛误十四年之多矣”云云。以后逐篇翻去，都有好些批，无非是指斥编辑的，算去却都批的不错。

金子安跑过来对我一看道：“呀！你莫非在这里打铁算盘？”我此时看他错误的太多，也就无心去看。想来他把中西的年岁，做一个对表，尚且如此错误，中间的事迹，我更无可稽考的，看他做甚么呢。正在这么想着，听得金子安这话，我便笑问道：“怎么叫个铁算盘？我还不不懂呢。”金子安道：“这里又摆着历本，又摆着算盘，又堆了那些书，不是打铁算盘么。”我问到底甚么叫铁算盘。子安道：“不是拿算盘算八字么？”我笑道：“我不会这个，我是在这里算上古的年数。”子安道：“上古的年数还算他做甚么？”我问道：“那铁算盘到底是甚么？”子安道：“是算命的一个名色。大概算命的都是排定八字，以五行生克推算，那批出来的词句，都是随他意写出来的；惟有这铁算盘的词句，都在书上刻着。排八字又不讲五行，只讲数目，把八个字的数目叠起来，往书上去查，不知他怎样的加法，加了又查，每查着的，只有一个字，慢慢加上，自然成文，判断的很有灵验呢。”我道：“此刻可有懂这个的，何妨去算算？”

说话间，管德泉走过来说道：“江湖上的事，哪里好去信他！从前有一个甚么吴少澜，说算命算得很准，一时哄动了多少人。这里道台冯竹儒也相信了，叫他到衙门里去算，把合家男女的八字，都叫他算起来。他的兄弟吉云有意要试那

吴少澜灵不灵，便把他家一个底下人和一个老妈子的八字，也写了搀在一起。及至他批了出来，底下人的命，也是甚么正途出身，封疆开府。那老妈子的命，也是甚么恭人、淑人，夫荣子贵的。你说可笑不可笑呢！”子安道：“这铁算盘不是这样的。拿八字给他看了，他先要算父母在不在，全不全，兄弟几人；父母不全的，是哪一年丁的忧，或丧父或丧母。先把这几样算的都对了，才往下算；倘有一样不对，便是时辰错了，他就不算了。”德泉道：“你还说这个呢！你可知前年京里，有一个算隔夜数的。他说今日有几个人来算命，他昨夜已经先知道的，预先算下。要算命的人，到他那里，先告诉了他八字；又要把自己以前的事情，和他说明，如父母全不全，兄弟几个，那一年有甚么大事之类，都要直说出来。他听了，说是对的，就在抽屉里取出一张批就的八字来，上面批的词句，以前之事，无一不应；以后的事，也批好了，应不应，灵不灵，是不可知的了。”我道：“这岂不是神奇之极了么？”德泉笑道：“谁知后来却被人家算去了！他的生意非常之好，就有人算计要拜他为师，他只不肯教人。后来来了一个人，天天请他吃馆子。起先还不在意，后来看看，每吃过了之后，到柜上去结帐，这个人取出一包碎银子给掌柜的，总是不多不少，恰恰如数。这算命的就起了疑心，怎么他能预先知道吃多少的呢？忍不住就问他。他道：‘我天天该用多少银子，都是隔夜预先算定的，该在那里用多少，那里用多少，一一算好、秤好、包好了，不过是省得临时秤算的意思。’算命的道：‘那里有这个术数？’他道：‘岂不闻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既是前定，自然有术数可以算得出了。’算命的求他

教这法子。他道：‘你算命都会隔夜算定，难道这个小小术数都不会么？’算命的求之不已，他总是拿这句话回他。算命的没法，只得直说道：‘我这个法子是真的。我的住房，同隔壁的房，只隔得一层板壁，在板壁上挖了一个小小的洞。我坐位的那个抽屉桌子，便把那小洞堵住，堵小洞的那横头桌子上的板，也挖去了，我那抽屉，便可以通到隔壁房里。有人来算命时，他一一告诉我的话，隔壁预先埋伏了人，听他说一句，便写一句。这个人笔下飞快，一面说完了，一面也写完了。至于那以后的批评，是糊里糊涂预写下的，灵不灵那个去管他呢。写完了，就从那小洞口递到抽屉里，我取了出来给人，从来不曾被人窥破。这便是我的法子了。’那人大笑道：‘你既然懂得这个，又何必再问我的法子呢。我也不过预先算定，明日请你吃饭，吃些甚么菜，应该用多少银子，预先秤下罢了。’算命的还不信，说道：‘吃的菜也有我点的，你怎么知道我点的是甚么菜、多少价呢？’那人笑道：‘我是本京人，各馆子的情形烂熟。比方我打算定请你吃四个菜，每个一钱银子：你点了一个钱二的，我就点一个八分的来就你；你点了个六分的，我也会点一个钱四的来凑数。这有甚么难处呢。’算命的呆了一呆道：“然则你何必一定请我？”那人笑道：“我何尝要请你，不过拿我这个法子，骗出你那个法子来罢了。”说罢一场干笑。那算命的被他识穿了，就连忙收拾出京去了。你道这些江湖上的人，可以信得么！”一席话说得大家一笑。

德泉道：“我今年活了五十多岁，这些江湖上的事情，见得多了。起先我本来是极迷信的，后来听见一班读书人，都

斥为异端邪术，我反起了疑心。这等神奇之事，都有人不信的，我倒怪那些读书人的不是呢。后来慢慢的听得多了，方才疑心到那江湖上的事情，不能尽信，却被我设法查出了他许多作假的法子。从此以后，我的不信，是有凭据可指的。那一班读书先生，倒成了徒托空言了。我说一件事给你两位听：当日我有一位舍亲，五十多岁，只有一个儿子，才十一二岁，得了个痢症，请了许多医生，都医不好。后来请了几个茅山道士来打醮禳灾，那为头的道士说他也懂得医道，舍亲就请他看了脉。他说这病是因惊而起，必要吃金银汤才镇压得住。问他甚么叫金银汤，可是拿金子、银子煎汤？他说：‘煎汤吃没有功效，必要拿出金银来，待他作了法事，请了上界真神，把金银化成仙丹，用开水冲服，才能见效。’舍亲信了，就拿出一枝金簪、两元洋钱，请他作法。他道：‘现在打醮，不能做这个；要等完了醮，另作法事，方能办到。’舍亲也依了。等完了醮，就请他做起法事来。他又说：‘洋钱不能用，因为是外国东西，菩萨不鉴的，必要錠子上剪下来的碎银。’舍亲又叫人拿洋钱去换了碎银来交与他。他却不用手接，先念了半天的经，又是甚么通诚。通过了诚，才用一个金漆盘子，托了一方黄缎，缎上面画了一道符，叫舍亲把金簪、碎银放在上面。他捧到坛上去，又念了一回经卷，才把他包起来放在桌子上，撒去金漆盘子，道众大吹大擂起来。一面取二升米，撒在缎包上面；二升米撒完了，那缎包也盖没了。他又戟指在米上画了一道符，又拜了许久，念了半天经咒，方才拿他那牙笏把米扫开，现出缎包。他卷起衣袖，把缎包取来，放在金漆盘子里，轻轻打开。说也奇怪，那金簪、银子都不见

了，缎子上的一道符还是照旧，却多了一个小小的黄纸包儿。拿下来打开看时，是一包雪白的末子。他说：‘这就是那金银化的，是请了上界真神，才化得出来，把开水冲来服了，包管就好。’此时亲眷朋友，在座观看的人，总有二三十，就是我也在场同看，明明看着他手脚极干净，不由得得不信。然而吃了下去，也不见好，后来还是请了医生看好的。在当时人人都疑是真有神仙，便是我也还在迷信时候上。多少读书人，却一口咬定是假的，他一定掉了包去。然而几人虎视眈眈的看着他，拿缎包时，总是卷起袖子；如果掉包，岂没有一个人看穿的道理。后来却被我考了出来，明明是假的，他仗着这个法子去拐骗金银，又乐得人人甘心被他拐骗，这才是神乎其技呢！”我连忙问：“是怎么假法？”德泉取一张纸，裁了两方，折了两个包，给我们看。

——看官，当日管德泉是当面做给我看的，所以我一看就明白。此刻我是笔述这件事，不能做了纸包，夹在书里面，给看官们看。只能画个图出来，让看官们好按图去演做出来，方知这骗法神妙。图见下页。

德泉折了这一式的两个纸包道：“你们看这两个纸包，是一式无异的了。他把两个包的反面对着反面，用胶水粘连起来，不成了两面都是正面，都有了包口的了么？他在那一面先藏了别的东西，却拿这一面包你的金银。纵使看的人疑心他做手脚，也不过留神在他身上袖子里，那知道他在金漆盘里拿到桌子上，或在桌子上拿回金漆盘里时，轻轻翻一个身，已经掉去了呢。”我道：“这个法子，说穿了也不算什么希奇。”德泉道：“说穿了，自然不希奇，然而不说穿是再没有人看得

出的。我初考得这个法子时，便小试其技，拿纸来做了一个小包，预包了一角小洋钱在里面。却叫人家给一个铜钱，我包在这一面。攥在手里，假意叫他吹一口气，把纸包翻过来，就变了个小洋钱。有一个年轻朋友看了，当以为真，一定要我教他。我要他请我吃了好几回小馆子，才教了他。他懊悔的了不得。”我道：“教会了他，为甚倒懊悔起来呢？”德泉道：“他以为果然一个铜钱，能变做一角小洋钱，他想学会了，就可以发财，所以才破费了请我吃那许多回馆子。谁知说穿了是假的，他那得不懊悔！”子安和我，不觉一齐笑起来。

我又问道：“还有甚么作假的呢？”德泉道：“不必说起，没有一件不是作假的，不过一时考不出来。我只说一两件，就可以概其余了。那‘祝由科’代人治病，不用吃药，只画两道符就好了。最惊人的，用小刀割破舌头取血画符，看他割得血淋淋的，又行所无事，人人都以为神奇。其实不相干，你试叫他拿刀来把舌头横割一下，他就不能。原来这舌头竖割是不伤的，随割随就长合，并且不甚痛，常常割他，割惯了竟是毫无痛苦的。若是横割了，就流血不止，极难收口的。只要大着胆，人人都可以做得来。不信，你试细细的一想，有时吃东西，偶然大牙咬了舌边，虽有点微痛，却不十分难受；倘是门牙咬了舌尖，就痛的了不得。论理大牙的咬劲，比门牙大得多，何以反为不甚痛？这就是一横一竖的道理了。又有那茅山道士探油锅的法子，看看他作起法来，烧了一锅油，沸腾腾的滚着，放了多少铜钱下去，再伸手去一个一个的捞起来，他那只手只当不知。看了他，岂不是仙人了么？岂知他把些礶砂，暗暗的放在油锅里，只要得了些须暖气，礶砂

在油里面要化水，化不开，便变了白沫，浮到油面，人家看了，就犹如那油滚了一般，其实还没有大热呢。”

说话之间，已到了晚饭时候。这一天格外炎热，晚饭过后，便和德泉到黄浦滩边，草皮地上乘了一回凉，方才回来安歇。这一夜，热的睡不着，直到三点多钟，方才退尽了暑气，朦胧睡去。忽然有人叫醒，说是有个朋友来访我。连忙起来，到堂屋一看，见了这个人，不觉吃了一惊。

正是：昨听江湖施伪术，今看骨肉出新闻。未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再记。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哈哈！你道那人是谁？原来是我父亲当日在杭州开的店里一个小伙计，姓黎，表字景翼，广东人氏。我见了他，为甚吃惊呢？只因见他穿了一身的重孝，不由的不吃一个惊。然而叙起他来，我又为甚么哈哈一笑？只因我这回见他之后，晓得他闹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笑不得、怒不得，只得干笑两声，出出这口恶气。

看官们听我叙来——

这个人，他的父亲是个做官的，官名一个逵字，表字鸿

甫。本来是福建的一个巡检，署过两回事，弄了几文，就在福州省城，盖造了一座小小花园，题名叫做水鸥小榭。生平欢喜做诗，在福建结交了好些官场名士，那水鸥小榭，就终年都是冠盖往来。日积月累的，就闹得亏空起来。大凡理财之道，积聚是极难，亏空是极易的。然而官场中的习气，又看得那亏空是极平常的事。所以越空越大，慢慢的闹得那水鸥小榭的门口，除了往来的冠盖之外，又多添了一班讨债鬼。这位黎鸿甫少尹，明知不得了，他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带了一妻两妾三个儿子，逃了出来，撇了那水鸥小榭也不要了。走到杭州，安顿了家小，加捐了一个知县，进京办了引见，指省浙江，又到杭州候补去了。我父亲开着店的时候，也常常和官场交易，因此认识了他。

他的三个儿子，大的叫慕枚，第二的就是这个景翼，第三的叫希铨。你道他们兄弟，为甚取了这么三个别致名字？只因他老子欢喜做诗，做名士，便望他的儿子也学他那样。因此大的叫他仰慕袁枚，就叫慕枚；第二的叫他景企赵翼，就叫景翼；第三的叫他希冀蒋士铨，就叫希铨。他便这般希望儿子，谁知他的三个儿子，除了大的还略为通顺，其次两个，连字也认不得多少，却偏又要谄两句歪诗。当年鸿甫把景翼荐到我父亲店里，我到杭州时，他还在店里，所以认得他。

当下相见毕，他就叙起别后之事来。原来鸿甫已经到了天津，在开平矿务局当差。家眷都搬到上海，住在虹口源坊街。慕枚到台湾去谋事，死在台湾。鸿甫的老婆，上月在上海寓所死了，所以景翼穿了重孝。景翼把前事诉说已毕，又说道：“舍弟希铨，不幸昨日又亡故了。家父远在开平，我近

来又连年赋闲，所以一切后事，都不能举办。我们忝在世交，所以特地来奉求借几块洋钱，料理后事。”我问他要多少。景翼道：“多也不敢望，只求借十元罢了。”我听说，就取了十元钱给他去了。

今天早上，下了一阵雨，天气风凉，我闲着没事，便到谦益栈看伯父。谁知他已经动身到苏州去了。又去看看小七叔，谈了一回，出来到虹口源坊街，回看景翼，并吊乃弟之丧。到得他寓所时，恰好他送灵柩到广肇山庄去了，未曾回来，只有同居的一个王端甫在那里，代他招呼。这王端甫是个医生。我请问过姓氏之后，便同他闲谈，问起希铨是甚么病死的。端甫只叹一口气，并不说是甚么病。我不免有点疑心，正要再问，端甫道：“听景翼说起，同阁下是世交，不知交情可深厚？”我道：“这也无所谓深厚不深厚，总算两代相识罢了。”端甫道：“我也是和鸿甫相好。近来鸿甫老的糊涂了，这黎氏的家运，也闹了个一败涂地。我们做朋友的，看着也没奈何。偏偏慕枚又先死了，这一家人只怕从此没事的了。”我道：“究竟希铨是甚么病死的？”端甫叹道：“哪里是病死的，是吃生鸦片烟死的呀！”我惊道：“为着甚么事？”端甫道：“竟是鸿甫写了信来叫他死的。”我更是大惊失色，问是甚么缘故。端甫道：“这也一言难尽。鸿甫的那一位老姨太太，本是他夫人的陪嫁丫头。他弟兄三个，都是嫡出。这位姨太太，也生过两个儿子，却养不住。鸿甫夫人便把希铨指给他，所以这位姨太太十分爱惜希铨。希铨又得了个瘫痪的病，总医不好。上前年就和他娶了个亲。这种瘫子，有谁肯嫁他，只娶了人家一个粗丫头。去年那老姨太太不在了，把

自己的几口皮箱，都给了希铨。这希铨也索作怪，娶了亲来，并不曾圆房，却同一个朋友同起同卧。这个朋友是一个下等人，也不知他姓甚么，只知道名字叫阿良。家里人都说希铨和那阿良，有甚暧昧的事。希铨又本来生一张白脸，柔声下气，就和女人一般的，也怪不得人家疑心。然而这总是房帙琐事，我们旁边人却不敢乱说。这一位景翼先生，他近来赋闲得无聊极了，手边没有钱化，便向希铨借东西当。希铨却是一毛不拔的，因此弟兄们闹不对了。景翼便把阿良那节事写信给鸿甫，信里面总是加了些油盐酱醋。鸿甫得了信，便写了信回来，叫希铨快死；又另外给景翼信，叫他逼着兄弟自尽。我做同居的，也不知劝了多少。谁知这位景翼，竟是别有肺肠的，他的眼睛只看着老姨太太的几口皮箱，哪里还有甚么兄弟，竟然亲自去买了鸦片烟来，立逼着希铨吃了。一头咽了气，他便去开那皮箱，谁知竟是几口空箱子，里面塞满了许多字纸、砖头、瓦石，这才大失所望。大家又说是希铨在时，都给了阿良了。然而这个却又毫无凭据的，不好去讨。只好哑子吃黄连，自家心里苦罢了。”我听了一番话，也不觉为之长叹。一会儿，景翼回来了，彼此周旋了一番，我便告辞回去。

过了两天，王端甫忽然气冲冲的走来，对我说道：“景翼这东西，真是个畜生！岂有此理！”我忙问甚么事。端甫道：“希铨才死了有多少天，他居然把他的弟妇卖了！”我道：“这还了得！卖到了甚么地方去了？”端甫道：“卖到妓院里去了！”我不觉顿足道：“可曾成交？”端甫道：“今天早起，人已经送去了。成交不成交，还没知道。”我道：“总要设法止住他才

好。”端甫道：“我也为了这个，来和你商量。我今天打听了一早起，知道他卖在虹口广东妓院里面。我想不必和景翼那厮说话，我们只到妓院里，和他把人要回来再讲。所以特地来约同你去，因为你懂得广东话。”原来端甫是孟河人，不会说广东话。我笑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懂广东话呢？”端甫道：“你前两天和景翼说的，不是广东话么。”我道：“只怕他成了交，就是懂话也不中用。”端甫道：“所以要赶着办，迟了就怕误事。”我道：“把人要了出来，作何安置呢？也要预先筹画好了呀。”端甫道：“且要了出来再说。嫁总是要嫁的，他还没有圆过房，并且一无依靠的，又有了景翼那种大伯子，哪里能叫人家守呢。”我道：“此刻天气不早了，你就在这里吃了晚饭，我同你去走走罢。左右救出这个女子来，总是一件好事。”端甫答应了。

饭后便叫了两辆东洋车，同到虹口去。那一条巷子叫同顺里。走了进去，只见两边的人家，都是乌里八糟的。走到一家门前，端甫带着我进去，一直上到楼上。这一间楼面，便隔做了两间。楼梯口上，挂了一盏洋铁洋油灯，黑暗异常。入到房里，只见安设着一张板床，高高的挂了一顶洋布帐子。床前摆了一张杉木抽屉桌子，靠窗口一张杉木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盏没有磁罩的洋灯，那玻璃灯筒儿，已是熏得漆黑焦黄的了。还有一个大瓦钵，满满的盛着一钵切碎的西瓜皮，七横入竖的放着几双毛竹筷子。我头一次到这等地方，不觉暗暗称奇，只得将就坐下。便有两上女子上来招呼，一般的都是生就一张黄面，穿了一套拷绸衫裤，脚下没有穿袜，拖了一双皮鞋，一个眼皮上还长了一个大疤，都前来问贵姓。我

道：“我们不是来打茶围的，要来问你们一句话，你去把你们鸨母叫了上来。”那一个便去了。我便问端甫，可认得希铨的妻子。端甫道：“我同他同居，怎么不认得。”

一会儿，那鸨妇上来了。我问他道：“听说你这里新来一个姑娘，为甚么不见？”鸨妇脸上现了错愕之色，回眼望一望端甫，又望着我道：“没有呀。”说话时，那两个妓女，又在那里交头接耳。我冷笑道：“今天姓黎的送来一个人，还没有么？”鸨妇道：“委实没有。我家现在只有这两个。”我道：“这姓黎的所卖的人，是他自己的弟妇，如果送到这里，你好好的实说，交了出来，我们不难为你。如果已经成交，我们还可以代你追回身价。你倘是买了不交出来，你可小心点！”鸨妇慌忙道：“没有，没有！你老爷吩咐过，如果他送来我这里，也断不敢买了。”我把这番问答，告诉了端甫。端甫道：“我懂得。我打听得明明白白的，怎么说没有！”我对鸨妇道：“我们是打听明白了来的，你如果不交出人来，我们先要在这里搜一搜。”鸨妇笑道：“两位要搜，只管搜就是。难道我有这么大的胆，敢藏过一个人。我老实说了罢，人是送来看过的，因为身价不曾讲成。我不知道这里面还有别样葛藤，幸得两位今夜来，不然，等买成了才晓得，那就受累了。”我道：“他明明带到你这里来的，怎么不在这里？你这句话有点靠不住。”鸨妇道：“或者他又带到别处去看，也难说的。吃这个门户饭的，不止我这一家。”我听了，又告诉了端甫，只得罢休。当下又交代了几句万不可买的话，方才出来，与端甫分手。约定明日早上，我去看他，顺便观景翼动静，然后分投回去。

德泉问事情办得妥么。我道：“事情不曾办妥，却开了个眼界。我向来不曾到过妓院，今日算是头一次。常时听见人说甚么花天酒地，以为是一个好去处，却不道是这么一个地方，真是耳闻不如目见了。”德泉道：“是怎么样地方？”我就把所见的，一一说了。德泉笑道：“那是最坏的地方。有好的，你没有见过。多咱我同你去打一个茶围，你便知道了。”

说时，恰好有人送了一张条子来，德泉看了笑道：“那有这等巧事！说要打茶围，果然就有人请你吃花酒了。”说罢，把那条子递给我看。原来是赵小云请德泉和我到尚仁里黄银宝处吃酒。那一张请客条子，是用红纸反过来写的。德泉便对来说：“就来。”原来赵小云自从卖了那小火轮之后，曾来过两次，同我也相熟了，所以请德泉便顺带着请我。我意思要不去。德泉道：“这吃花酒本来不是一件正经事，不过去开开眼界罢了。只去一次，下次不去，有甚么要紧呢。”看看钟才九点一刻，于是穿了长衣，同德泉慢慢的走去。在路上，德泉说起小云近日总算翻了一个大身，被一个马矿师聘了去，每月薪水二百二十两，所以就阔起来了。这是制造局里几吊钱一个月的学生。你想，值得到二百多两的价值，才给人家几吊钱，叫人家怎么样肯呢！”我道：“然而既是倒贴了他膏火教出来的，也要念念这个学出本事的源头。”德泉道：“自然做学生的也要思念本源，但是你要用他呀。搁着他不用，他自然不能不出来谋事了。”我道：“化了钱，教出了人材，却被外人去用，其实也不值得。”德泉道：“这个岂止一个赵小云，曾文正和李合肥，从前派美国的学生，回来之后，去做洋行买办，当律师翻译的，不知多少呢。”一面说着话，不觉

走到了，便入门一径登楼。

这一登楼，有分教：涉足偶来花世界，猜拳酣战酒将军。不知此回赴席，有无怪现状，且待下回再记。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当下我两人走到楼上，入到房中，赵小云正和众人围着桌子吃西瓜。内中一个方佚庐是认得的。还有一个是小云的新同事，叫做李伯申。一个是洋行买办，姓唐，表字玉生，起了个别号，叫做啸庐居士，画了一幅《啸庐吟诗图》，请了多少名士题诗；又另有一个外号，叫做酒将军。因为他酒量好，所以人家送他这么一个外号，他自己也居之不疑。当下彼此招呼过了，小云让吃西瓜。那黄银宝便拿瓜子敬客，请问贵姓。我抬头看时，大约这个人的年纪，总在二十以外了；鸡蛋脸儿，两颧上现出几点雀斑，搽了粉也盖不住；鼻梁上及两旁，又现出许多粉刺；厚厚的嘴唇儿，浓浓的眉毛儿；穿一件广东白香云纱衫子，束一条黑纱百裉裙，里面衬的是白官纱裤子。却有一样可奇之处，他的举动，甚为安详，全不露着轻佻样子。敬过瓜子之后，就在一旁坐下。

他们吃完了西瓜，我便和佚庐说起那《四裔编年表》，果

然错得利害，所以我也无心去看他的事迹了。他一个年岁都考不清楚，那事迹自然也靠不住了，所以无心去看他。佚庐道：“这个不然。他的事迹都是从西史上译下来的。他的西历并不曾错，不过就是错了华历。这华历有两个错处：一个是错了甲子，一个是合错了西历。只为这一点，就闹的人家眼光撩乱了。”唐玉生道：“怎的都被你们考了出来，何妨去纠正他呢？”佚庐笑道：“他们都是大名家编定的，我们纵使纠正了，谁来信我们。不过考了出来，自己知道罢了。”玉生道：“做大名家也极容易。象我小弟，倘使不知自爱，不过是终身一个买办罢了。自从结交了几位名士，画了那《啸庐吟诗图》，请人题咏，那题咏的诗词，都送到报馆里登在报上，此刻那一个不知道区区的小名，从此出来交结个朋友也便宜些。”说罢，呵呵大笑。又道：“此刻我那《吟诗图》，题的人居然有了二百多人，诗、词、歌、赋，甚么体都有了，写的字也是真、草、隶、篆，式式全备，只少了一套曲子。我还想请人拍一套曲子在上头，就可以完全无憾了。”说罢，又把题诗的人名字，屈着手指头数出来，说了许多甚么生，甚么主人，甚么居士，甚么词人，甚么词客，滔滔汨汨，数个不了。

小云道：“还是办我们的正经罢。时候不早了，那两位怕不来了，摆起来罢，我们一面写局票。”房内的丫头老妈子，便一迭连声叫摆起来。小云叫写局票，一一都写了，只有我没有。小云道：“没有就不叫也使得。”玉生道：“无味，无味！我来代一个。”就写了一个西公和沈月英。一时起过手巾，大众坐席。黄银宝上来筛过一巡酒，敬过瓜子，方在旁边侍坐。

我们一面吃酒，一面谈天。我说起：“这里妓院，既然收拾得这般雅吉，只可惜那叫局的纸条儿，太不雅观。上海有这许多的诗人墨客，为甚么总没有人提倡，同他们弄些好笺纸？”玉生道：“好主意！我明天就到大吉楼买几盒送他们。”我道：“这又不好。总要自己出花样，或字或画，或者贴切这个人名，或者贴切吃酒的事，才有趣呢。”玉生道：“这更有趣了。画画难求人，还是想几个字罢。”说着，侧着头想了一会道：“‘灯红酒绿’好么？”我道：“也使得。”玉生又道：“‘骚人韵士，絮果兰因’，八个字更好。”我笑道：“有谁名字叫韵兰的，这两句倒是一副现成对子。”玉生道：“你既然会出主意，何妨想一个呢？”我道：“现成有一句《西厢》，又轻飘，又风雅，又贴切，何不用呢？”玉生道：“是那一句？”我道：“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儿。”玉生拍手道：“好，好！妙极，妙极！”又闭着眼睛，曼声念道：“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儿。妙极，妙极！”小云道：“你用了这一句，我明日用西法画一个元宝刻起来，用黄笺纸刷印了，送给银宝，不是‘黄银宝’三个字都有了么？”说罢，大家一笑。

叫的局陆续都到，玉生代我叫的那沈月英也到了。只见他流星送目，翠黛舒眉，倒也十分清秀。玉生道：“寡饮无味，我们何不豁拳呢？”小云道：“算了罢，你酒将军的拳，没有人豁得过。”玉生不肯，一定要豁，于是打起通关来。一时履舄交错，钏动钗飞。我听见小云说他拳豁得好，便留神去看他出指头，一路轮过来到我，已被我看的差不多了，同他对豁五拳，却赢了他四拳。他不服气，再豁五拳，却又输给我三拳；他还不服气，要再豁，又拿大杯来赌酒，这回他居然

输了个“直落五”。小云呵呵大笑道：“酒将军的旗倒了！”我道：“豁拳太伤气，我们何妨赌酒对吃呢。一样大的杯子，取两个来，一人一杯对吃，看谁先叫饶，便是输了。”玉生道：“倒也爽快！”便叫取过两个大茶盅来，我和他两个对饮。一连饮过二十多杯，方才稍歇；过了一会，又对吃起来，又是一连二三十杯。德泉道：“少吃点罢，天气热呀。”于是我两人方才住了。一会儿，席散了，各人都辞去。

一同出门，好好的正走着，玉生忽然哇的一声吐了，连忙站到旁边，一只手扶着墙，一面尽情大吐。吐完了，取手巾拭泪，说道：“我今天没有醉，这——这是他——他们的酒太——太新了！”一句话还未说完，脚步一浮，身子一歪，几乎跌个筋斗，幸得方佚庐、李伯申两个，连忙扶住。出了巷口，他的包车夫扶了他上车去了。各人分散。我和德泉两个回去，在路上说起玉生不济。我道：“在南京时，听继之说上海的斗方名士，我总以为继之糟蹋人，今日我才亲眼看见了。我恼他那酒将军的名字，时常诌些歪诗，登在报上，我以为他的酒量有多大，所以要和他比一比。是你劝住了，又是天热，不然，再吃上十来杯，他还等不到出来才吐呢。天底下竟有这些狂人，真是奇事！”当下回去，洗澡安歇。

次日，我惦着端甫处的事，一早起来，便叫车到虹口去。只见景翼正和端甫谈天。端甫和我使个眼色，我就会了意，不提那件事，只说二位好早。景翼道：“我因为和端甫商量一件事，今日格外早些。”我问甚么事。景翼叹口气道：“家运颓败起来，便接二连三的出些古怪事。舍弟没了才得几天，舍弟妇又逃走去了！”我只装不知道这事，故意诧异道：“是几

时逃去的？”景翼道：“就是昨天早起的事。”我道：“倘是出去好好的嫁一个人呢，倒还罢了；只不要葬送到那不相干的地方去，那就有碍府上的清誉了。”景翼听了我这句话，脸上涨得绯红，好一会才答道：“可不是！我也就怕的这个。”端甫道：“景兄还说要去追寻。依我说，他既然存了去志，就寻回来，也未必相安。况且不是我得罪的话，黎府上的境况也不好，去了可以省了一口人吃饭，他妇人家坐在家里，也做不来甚么事。”我道：“这倒也说得是。这一传扬出去，寻得着寻不着还不晓得，先要闹得通国皆知了。”景翼一句话也不答，看他那样子，很是局促不安。我向端甫使个眼色，起身告辞。端甫道：“你还到哪里去？”我道：“就回去。”端甫道：“我们学学上海人，到茶馆里吃碗早茶罢。”我道：“左右没事，走走也好。”又约景翼，景翼推故不去，我便同端甫走了。出端甫道：“此刻无踪无影的，往哪里去访寻呢。只得破了脸，追问景翼。”我道：“景翼这等行为，就是同他破脸，也不为过。不过事情未曾访明，似乎太早些。我们最好是先在外面访着了，再和他讲理。”端甫道：“外面从何访起呢？”我道：“昨天那鸨妇虽然嘴硬，那形色甚是慌张，我们再到他那里问去。”端甫道：“也是一法。”于是同走到那妓院里。

那鸨妇正在那里扫地呢，见了我们，便丢下扫帚，说道：“两位好早。不知又有甚么事？”我道：“还是来寻黎家媳妇。”鸨妇冷笑道：“昨天请两位在各房里去搜，两位又不搜，怎么今天又来问我？在上海开妓院的，又不是我一家，怎见得便在我这里？”我了不觉大怒，把桌子一拍道：“姓黎的已经明白告诉了我，说他亲自把弟妇送到你这里的，你还敢赖！你

再不交出来，我也不和你讲，只到新衙门里一告，等老爷和你要，看你有几个指头捱拶子！”鸨妇闻了这话，才低头不语。我道：“你到底把人藏在那里？”鸨妇道：“委实不知道，不干我事。”我道：“姓黎的亲身送他来，你怎么委说不知？你果然把他藏过了，我们不和你要人，那姓黎的也不答应。”鸨妇道：“是王大嫂送来的，我看了不对，他便带回去了，哪里是甚么姓黎的送来！”我道：“甚么王大嫂？是个甚么人？”鸨妇道：“是专门做媒人的。”我道：“他住在甚么地方？你引我去问他。”鸨妇道：“他住在广东街，你两位自去找他便是，我这里有事呢。”我道：“你好糊涂！你引了我们去，便脱了你的干系；不然，我只向你要人！”鸨妇无奈，只得起身引了我们到广东街，指了门口，便要先回去。我道：“这个不行！我们不认得他，要你先去和他说。”鸨妇只得先行一步进去。我等也跟着进去。

只见里面一个浓眉大眼的黑面肥胖妇人，穿着一件黑夏布小衣，两袖勒得高高的，连胳膊肘子也露了出来；赤着脚，穿了一双拖鞋，那裤子也勒高露膝；坐在一张矮脚小凳子上，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在那里扇着取凉。鸨妇道：“大嫂，秋菊在你这里么？”我暗问端甫道：“秋菊是谁？”端甫道：“就是他弟妇的名字。”我不觉暗暗称奇。此时不暇细问，只听得那王大嫂道：“不是在你家里么？怎么问起我来？你又带了这两位来做甚么？”鸨妇涨红了脸道：“不是你带了他出来的，怎么说在我家？”王大嫂站起来大声道：“天在头上！你平白地含血喷人！自己做事不机密，却想把官司推在我身上！”鸨妇也大声道：“都是你带了这个不吉利、克死老公的货来带

累我！我明明看见那个货头不对，当时还了你的，怎么凭空赖起来！”王大嫂丢下了破芭蕉扇，口里嚷道：“天杀的！你自己胆小，和黎二少交易不成，我们当场走开，好好的一个秋菊在你房里，怎么平白地赖起我来！我同你拚了命，和你到十王殿里，请阎王爷判这是非！”说时迟，那时快，他一面嚷着，早一头撞到鸨妇怀里去。鸨妇连忙用手推开，也嚷着道：“你昨夜被鬼遮了眼睛，他两个同你一齐出来，你不看见么？”我听他两个对骂的话里有因，就劝住道：“你两个且不要闹，这个不是拚命的事。昨夜怎么他两个一同出来，你且告诉了我，我自有主意，可不要遮三瞒四的。说得明白，找出人来，你们也好脱累。”

王大嫂道：“你两位不厌烦琐，等我慢慢的讲来。”又指着端甫道：“这位王先生，我认得你，你只怕不认得我。我时常到黎家去，总见你的。前天黎二少来，说三少死了，要把秋菊卖掉，做盘费到天津寻黎老爷，越快越好。我道：‘卖人的事，要等有人要买才好讲得，哪里性急得来。’他说：‘妓院里是随时可以买人的。’我还对他说：‘恐怕不妥当，秋菊虽是丫头出身，然而却是你们黎公馆的少奶奶，卖到那里去须不好听，怕与你们老爷做官的面子有碍。’他说：‘秋菊何尝算甚么少奶奶！三少在日，并不曾和他圆房。只有老姨太太在时，叫他一声媳妇儿；老太太虽然也叫过两声，后来问得他做丫头的名叫秋菊，就把他叫着顽，后来就叫开了。阖家人等，那个当他是少奶奶。今日卖他，只当卖丫头。’他说得这么斩截，我才答应了他。”又指着鸨妇道：“我素知这个阿七妈要添个姑娘，就来和他说了。昨天早起，我就领了

秋菊到他家去看。到了晚上，我又带了黎二少去，等他们当面讲价。黎二少要他一百五十元，阿七妈只还他八十。还是我从中说合，说当日娶他的时候，也是我的原媒，是一百元财礼，此刻就照一百元的价罢。两家都依允了，契据也写好了，只欠未曾交银。忽然他家姑娘来说，有两个包探在楼上，要阿七妈去问话。我也吃了一惊，跟着到楼上去，在门外偷看，见你两位问话。我想王先生是他同居，此刻出头邀了包探来，这件事沾不得手。等问完了话，阿七妈也不敢买了，我也不敢做中了。当时大家分散，我便回来。他两个往哪里去了，我可不晓得了。”我问端甫道：“难道回去了？”端甫道：“断未回去！我同他同居，统共只有两楼两底的地方，我便占了一底，回去了岂有不知之理。”我道：“莫非景翼把他藏过了？然而这种事，正经人是不肯代他藏的，藏到哪里去呢？”端甫猛然省悟道：“不错，他有一个咸水妹相好，和我去坐过的，不定藏在那里。”我道：“如此，我们去寻来。”端甫道：“此刻不过十点钟，到那些地方太早。”我道：“我们只说有要紧事找景翼，怕甚么！”说罢，端甫领了路一同去。

好得就在虹口一带地方，不远就到了。打开门进去，只见那咸水妹蓬着头，象才起来的样子。我就问景翼有来没有。咸水妹道：“有个把月没有来了。他近来发了财，还到我们这里来么，要到四马路嫖长三去了！”我道：“他发了甚么财？”咸水妹道：“他的兄弟死了，八口皮箱里的金珠宝首饰、细软衣服，怕不都是他的么！这不是发了财了！”我见这情形，不象是同他藏着人的样子，便和端甫起身出来。端甫道：“这可没处寻了，我们散了罢，慢慢再想法子。”正想要分散，我忽然

想起一处地方来道：“一定在那里！”便拉着端甫同走。

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知想着甚么地方，且待下回再记。

第三十四回

蓬荜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当下正要分手，我猛然想起那个甚么王大嫂，说过当日娶的时候，也是他的原媒，他自然知道那秋菊的旧主人的了。或者他逃回旧主人处，也未可知，何不去找那王大嫂，叫他领到他旧主人处一问呢。当下对端甫说了这个主意，端甫也说不错。于是又回到广东街，找着了王大嫂，告知来意。王大嫂也不推辞，便领了我们，走到靖远街，从一家后门进去。门口贴了“蔡宅”两个字。王大嫂一进门，便叫着问道：“蔡嫂，你家秋菊有回来么？”我等跟着进去，只见屋内安着一铺床，床前摆着一张小桌子，这边放着两张竹机；地下爬着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广东的风炉，以及沙锅瓦罐等，纵横满地。原来这家人家，只住得一间破屋，真是寝于斯、食于斯的了。我暗想这等人家也养着丫头，也算是一件奇事。只见一个骨瘦如柴的妇人，站起来应道：“我道是谁，原来是王大嫂。那两位是谁？”王大嫂道：“是来寻你们秋菊的。”那蔡嫂道：

“我搬到这里来，他还不曾来过，只怕他还没有知道呢。要找他有甚么事，何不到黎家去？昨天我听见说他的男人死了，不知是不是？”王大嫂道：“有甚不是！此刻只怕尸也化了呢。”蔡嫂道：“这个孩子好命苦！我很悔当初不曾打听明白，把他嫁了个瘫子，谁知他瘫子也守不住！这两位怎么忽然找起他来？”一面说，一面把孩子抱到床上，一面又端了竹杌子过来让坐。王大嫂便把前情后节，详细说了出来。蔡嫂不胜错愕道：“黎二少枉了是个读书人，怎么做了这种禽兽事！无论他出身微贱，总是明媒正娶的，是他的弟妇，怎么要卖到妓院里去？纵使不遇见这两位君子仗义出头，我知道了也是要和他讲理的，有他的礼书、婚帖在这里。我虽然受过他一百元财礼，我办的陪嫁，也用了七八十。我是当女儿嫁的，不信，你到他家去查那婚帖，我们写的是义女，不是甚么丫头；就是丫头，这卖良为娼，我告到官司去，怕输了他！你也不是个人，怎么平白地就和他干这个丧心的事！须知这事若成了，被我知道，连你也不得了。你四个儿子死剩了一个，还不快点代他积点德，反去作这种孽。照你这种行径，只怕连死剩那个小儿子还保不住呢！”一席话，说得王大嫂哑口无言。我不禁暗暗称奇，不料这华门圭窦中，有这等明理女子，真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因说道：“此刻幸得事未办成，也不必埋怨了，先要找出人来要紧。”蔡嫂流着泪道：“那孩子笨得很，不定被人拐了，不但负了两位君子的盛心，也枉了我抚养他一场！”又对王大嫂道：“他在青云里旧居时，曾拜了同居的张婶婶做干娘。他昨夜不敢回夫家去，一定找我，我又搬了，张婶婶一定留住了他。然而为甚么今天还不送他来我

处呢？要就到他那里去看看，那里没有，就绝望了。”说着，不住的拭泪。我道：“既然有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去走走。”蔡嫂站起来道：“恕我走路不便，不能奉陪了，还是王大嫂领路去罢。两位君子做了这个好事，公侯万代！”说着，居然呜呜的哭起来，嘴里叫着“苦命的孩子”。

我同端甫走了出来，王大嫂也跟着。我对端甫道：“这位蔡嫂很明白，不料小户人家里面有这种人才！”端甫道：“不知他的男人是做甚么的？”王大嫂道：“是一个废人，文不文，武不武，穷的没饭吃，还穿着一件长衫，说甚么不要失了斯文体统。两句书只怕也不曾读通，所以教了一年馆，只得两个学生，第二年连一个也不来了。此刻穷的了不得，在三元宫里面测字。”我对端甫道：“其妇如此，其夫可知，回来倒可以找他谈谈，看是甚么样的人。”端甫道：“且等把这件正经事办妥了再讲。只是最可笑的是，这件事我始终不曾开一句口，是我闹起来的，却累了你。”我道：“这是甚么话！这种不平之事，我是赴汤蹈火，都要做的。我虽不认得黎希铨，然而先君认得鸿甫，我同他便是世交，岂有世交的妻子被辱也不救之理。承你一片热心知照我，把这个美举分给我做，我还感激你呢。”

端甫道：“其实广东话我句句都懂，只是说不上来。象你便好，不拘那里话都能说。”我道：“学两句话还不容易么，我是凭着一卷《诗韵》学说话，倒可以有‘举一反三’的效验。”端甫道：“奇极了！学说话怎么用起《诗韵》来？”我道：“并不奇怪。各省的方音，虽然不同，然而读到有韵之文，却总不能脱韵的。比如此地上海的口音，把歌舞的歌字读成

‘孤’音，凡五歌韵里的字，都可以类推起来：‘搓’字便一定读成‘粗’音，‘磨’字一定读成‘模’音的了。所以我学说话，只要得了一个字音，便这一韵的音都可以贯通起来，学着似乎比别人快点。”端甫道：“这个可谓神乎其用了！不知广东话又是怎样？”我道：“上海音是五歌韵混了六鱼、七虞，广东音却是六鱼、七虞混了四豪，那‘都’‘刀’两个字是同音的，这就可以类推了。”端甫道：“那么‘到’、‘妒’也同音了？”我道：“自然。”端甫道：“‘道’、‘度’如何？”我道：“也同音。”端甫喜道：“我可得了这个学话求音的捷径了。”

一面说着话，不觉到了青云里。王大嫂认准了门口，推门进去，我们站在他身后。只见门里面一个肥胖妇人，翻身就跑了进去，还听得咯蹬咯蹬的楼梯响。王大嫂喊道：“秋菊，你的救星恩人到了，跑甚么！”我心中一喜道：“好了！找着了！”就跟着王大嫂进去。只见一个中年妇人在那里做针黹，一个小丫头在旁边打着扇。见了人来，便站起来道：“甚风吹得王大嫂到？”王大嫂道：“不要说起！我为了秋菊，把腿都跑断了，却没有一些好处。张婶婶，你叫他下来罢。”那张婶婶道：“怎么秋菊会跑到我这里来？你不要乱说！”王大嫂道：“好张婶婶！你不要瞒我，我已经看见他了。”张婶婶道：“听见说你做媒，把他卖了到妓院里去，怎么会跑到这里。你要秋菊还是问你自己。”王大嫂道：“你还说这个呢，我几乎受了个大累！”说罢，便把如此长短的说了一遍。张婶婶才欢喜道：“原来如此。秋菊昨夜慌慌张张的跑了来，说又说得不甚明白，只说有两个包探，要捉他家二少。这两位想是包探了？”王大嫂道：“这一位是他们同居的王先生，那一位是包探。”我

听了，不觉哈哈大笑道：“好奇怪，原来你们只当我是包探。”王大嫂呆了脸道：“你不是包探么？”我道：“我是从南京来的，是黎二少的朋友，怎么是包探。”王大嫂道：“你既然和他是朋友，为甚又这样害他？”我笑道：“不必多说了，叫了秋菊下来罢。”张婶婶便走到堂屋门口，仰着脸叫了两声。只听得上面答道：“我们大丫头同他到隔壁李家去了。”原来秋菊一眼瞥见了王大嫂，只道是妓院里寻他，忽然又见他身后站着我和端甫两个，不知为了甚事，又怕是景翼央了端甫拿他回去，一发慌了，便跑到楼上。楼上同居的，便叫自己丫头悄悄的陪他到隔壁去躲避。张婶婶叫小丫头去叫了回来，那楼上的大丫头自上楼去了。

只见那秋菊生得肿胖脸儿，两条线缝般的眼，一把黄头发，腰圆背厚，臀耸肩横。不觉心中暗笑，这种人怎么能卖到妓院里去，真是无奇不有的了。又想这副尊容，怎么配叫秋菊！这秋菊两个字何等清秀，我们家的春兰，相貌甚是娇好，我姊姊还说他不配叫春兰呢。这个人的尊范，倒可以叫做冬瓜。想到这里，几乎要笑出来。忽又转念：我此刻代他办正经事，如何暗地里调笑他，显见得是轻薄了。连忙止了妄念道：“既然找了出来，我们且把他送回蔡嫂处罢，他那里惦记得很呢。”张婶婶道：“便是我清早就想送他回去，因为这孩子嘴舌笨，说甚么包探咧、妓院咧，又是二少也吓慌了咧，我不知是甚么事，所以不敢叫他露脸。此刻回去罢。但不知还回黎家不回？”我道：“黎家已经卖了他出来了，还回去作甚么！”于是一行四个人，出了青云里，叫了四辆车，到靖远街去。

那蔡嫂一见了秋菊，没有一句说话，搂过去便放声大哭。秋菊不知怎的，也哀哀的哭起来。哭了一会，方才止住。问秋菊道：“你谢过了两位君子不曾？”秋菊道：“怎的谢？”蔡嫂道：“傻丫头，磕个头去。”我忙说：“不必了。”他已经跪下磕头。那房子又小，挤了一屋子的人，转身不得，只得站着生受了他的。他磕完了，又向端甫磕头。我便对蔡嫂道：“我办这件事时，正愁着找了出来，没有地方安插他；我们两个，又都没有家眷在这里。此刻他得了旧主人最好了，就叫他暂时在这里住着罢。”蔡嫂道：“这个自然，黎家还去得么！他就在我这里守一辈子。我们虽是穷，该吃饭的熬了粥吃，也不多这一口。”我道：“还讲甚么守的话！我听说希铨是个瘫痪的人，娶亲之后，并未曾圆房，此刻又被景翼那厮卖出来，已是义断恩绝的了，还有甚么守节的道理。赶紧的同他另寻一头亲事，不要误了他的年纪是真。”蔡嫂道：“人家明媒正娶的，圆房不圆房，谁能知道。至于卖的事，是大伯子的不是。翁姑丈夫，并不曾说过甚么。倘使不守，未免礼上说不过去，理上也说不过去。”我道：“他家何尝把他当媳妇看待，个个都提着名儿叫，只当到他家当了几年丫头罢了。”蔡嫂沉吟了半晌道：“这件事还得与拙夫商量，妇道人家，不便十分作主。”

我听了，又叮嘱了两句好生看待秋菊的话，与端甫两个别了出来。取出表一看，已经十二点半了。我道：“时候不早了，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罢。”端甫道：“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办了去。”我讶道：“还有甚么？”端甫道：“这个蔡嫂，煞是来得古怪，小户人家里面，哪里出生这种女子。想来他的

男人，一定有点道理的，我们何不到三元宫去看看他？”我喜道：“我正要看他，我们就去来。只是三元宫在哪里，你可认得？”端甫向前指道：“就在这里去不远。”于是一同前去。

走到了三元宫，进了大门，却是一条甬道，两面空场，没有甚么测字。再走到庙里面，廊下摆了一个测字摊。旁边墙上，贴了一张红纸条子，写着“蔡侣笙论字处”。摊上坐了一人，生得眉清目秀，年纪约有四十上下，穿了一件捉襟见肘的夏布长衫。我对端甫道：“只怕就是他。我们且不要说穿，叫他测一个字看。”端甫笑着，点了点头。我便走近一步，只见摊上写着“论字四文”。我顺手取了一个纸卷递给他。他接在手里，展开一看，是个“捌”字。他把字写在粉板上，便问叩甚么事。我道：“走了一个人，问可寻得着。”他低头看了一看道：“这个字左边现了个‘拐’字之旁，当是被拐去的；右边现了个‘别’字，当是别人家的事，与问者无干；然而‘拐’字之旁，只剩了个侧刀，不成为利，主那拐子不利；‘别’字之旁明现‘手’字，若是代别人寻觅，主一定得手。却还有一层：这个‘别’字不是好字眼，或者主离别；虽然寻得着，只怕也要离别的意思。并且这个‘捌’字，照字典的注，含着有‘破’字、‘分’字的意思，这个字义也不见佳。”我笑道：“先生真是断事如神！但是照这个断法，在我是别人的事，在先生只怕是自己的事呢。”他道：“我是照字论断，休得取笑！”我道：“并不是取笑，确是先生的事。”他道：“我有甚么事，不要胡说！”一面说着，便检点收摊。我因问道：“这个时候就收摊，下半年不做生意么？”他也不言语，把摊上东西，寄在香火道人处道：“今天这时候还不送饭来，我只

得回去吃了再來。”我跟他後頭道：“先生，我們一起吃飯去，我有話告訴你。”他回過頭來道：“你何苦和我胡纏！”我道：“我是實話，並不是胡纏。”端甫道：“你告訴了他罷，你只管藏頭露尾的，他自然疑心你同他打趣。”他听了端甫的話，才問道：“二位何人？有何事見教？”我問道：“尊府可是住在靖遠街？”他道：“正是。”我指着牆上的招帖道：“侶笙就是尊篆？”他道：“是。”我道：“可是有個尊婢嫁在黎家？”他道：“是。”我便把上項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侶笙連忙作揖道：“原來是兩位義士！失敬，失敬！適間簡慢，望勿見怪！”

正在說話時，一個小女孩，提了一個籃，籃內盛了一盂飯，一盤子豆腐，一盤子青菜，走來說道：“蔡先生，飯來了。你家今天有事，你們阿杏也沒有工夫，叫我代送來的。”我便道：“不必吃了，我們同去找個地方吃罷。”侶笙道：“怎好打攪！”我道：“不是這樣講。我兩個也不會吃飯，我們同去談談，商量個善後辦法。”侶笙便叫那小孩子把飯拿回去，三人一同出廟。端甫道：“這裡虹口一帶沒有好館子，怎么好呢？”我道：“我們只要吃兩碗飯罷了，何必講究好館子呢。”端甫道：“也要干淨點的地方。那種蘇州飯館，脏的了不得，怎樣坐得下！還是廣東館子干淨點，不過這個要蔡先生才在行。”侶笙道：“這也沒有甚么在行不在行，我當得引路。”於是同走到一家廣東館子里，點了兩樣菜，先吃起酒來。我對侶笙道：“尊婢已經尋了回來了。我听说他虽嫁了一年多，却不會圓房，此刻男人死了，景翼又要把他賣出來，已是義斷恩絕的了。不知尊意還是叫他守，還是遣他嫁？”侶笙低头想了一想道：“講究女子從一而終呢，就应该守；此刻他家庭出了變

故，遇了这种没廉耻、灭人伦的人，叫他往哪里守？小孩子今年才十九岁，岂不是误了他后半辈子？只得遣他嫁的了。只是有一层，那黎景翼弟妇都卖得的，一定是个无赖，倘使他要追回财礼，我却没得还他。这一边任你说破了嘴，总是个再醮之妇，哪里还领得着多少财礼抵还给他呢。”我筹思了半晌道：“我有个法子，等吃过了饭，试去办办罢。”

只这一设法，有分教：凭他无赖横行辈，也要低头伏了输。不知是甚法子，如何办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我因想起一个法子，可以杜绝景翼索回财礼，因不知办得到与否，未便说穿。当下吃完了饭，大家分散，侣笙自去测字，端甫也自回去。我约道：“等一会，我或者仍要到你处说话，请你在家等我。”端甫答应去了。

我一个人走到那同顺里妓院里去，问那鸨妇道：“昨天晚上，你们几乎成交，契据也写好了，却被我来冲散，未曾交易。姓黎的写下那张契据在哪里？你拿来给我。”鸨妇道：“我并未有接收他的，说声有了包探，他就匆匆的走了，只怕他自己带去了。”我道：“你且找找看。”鸨妇道：“往哪里找

呀？”我现了怒色道：“此刻秋菊的旧主人出来了，要告姓黎的，我来找这契据做凭据。你好好的拿了出来便没事；不然，呈子上便带你一笔，叫你受点累！”鸨妇道：“这是哪里的晦气！事情不曾办成，倒弄了一窝子的是非口舌。”说着，走到房里去，拿了一个字纸篓来道：“我委实不曾接收他的，要就团在这里，这里没有便是他带去了。你自己找罢，我不识字。”我便低下头去细检，却被我检了出来，已是撕成了七八片了。我道：“好了，寻着了。只是你还要代我弄点浆糊来，再给我一张白纸。”鸨妇无奈，叫人到裁缝店里，讨了点浆糊，又给了我一张白纸，我就把那撕破的契据，细细的粘补起来。那上面写的是：

立卖婢契人黎景翼，今将婢女秋菊一口，年十九岁，凭中卖与阿七妈为女，当收身价洋二百元。自卖之后，一切婚嫁，皆由阿七妈作主。如有不遵教训，任凭为良为贱，两无异言，立此为据。

下面注了年月日，中保等人。景翼名字底下，已经签了押。我一面粘补，一面问道：“你们说定了一百元身价，怎么写上二百元？”鸨妇道：“这是规矩如此，恐怕他翻悔起来，要来取赎，少不得要照契上的价，我也不至吃亏。”我补好了，站起来要走。鸨妇忽然发了一个怔，问道：“你拿了这个去做凭据，不是倒像已经交易过了么？”我笑道：“正是。我要拿这个呈官，问你要人。”鸨妇听了，要想来夺，我已放在衣袋里，脱身便走。鸨妇便号啕大哭起来。我走出巷口，便叫一辆车，直到源坊街去。

见了端甫，我便问：“景翼在家么？”端甫道：“我回来还

不曾见着他，说是吃醉酒睡了，此刻只怕已经醒了罢。”说话时，景翼果然来了。我猝然问道：“令弟媳找着了没有？”景翼道：“只好由他去，我也无心去找他了。他年纪又轻，未必能守得住。与其他日出丑，莫若此时由他去了的干净。”我冷笑道：“我倒代你找着了。只是他不肯回来，大约要你做大伯伯的去接他才肯来呢。”景翼吃惊道：“找着在哪里？”我在衣袋里，取出那张契据，摊在桌上道：“你请过来，一看便知。”景翼过来一看，只吓得他唇青面白，一言不发。原来昨夜的事，他只知是两个包探，并不知是我和端甫干的。端甫道：“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找了出来？”我一面把契据收起，一面说道：“我方才吃饭的时候，说有法子想，就是这个法子。”回头对景翼道：“你是个灭绝天理的人，我也没有闲气和你说话！从此之后，我也不认你是个朋友！今日当面，我要问你讨个主意。我得了这东西，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是拿去交给蔡侣笙，叫他告你个卖良为贱；第二个是仍然交还阿七妈，叫他拿了这个凭据和你要人，没有人交，便要追还身价；第三个是把这件事的详细情形，写一封信，连这个凭据，寄给你老翁看。问你愿从哪一个办法？”景翼只是目定口呆，无言可对。我又道：“你这种没天理的人！向你讲道理，就同向狗讲了一般！我也不值得向你讲！只是不懂道理，也还应该要懂点利害。你既然被人知穿了，冲散了，这个东西，为甚还不当场烧了，留下这个祸根？你不要怨我设法收拾你，只怨你自己粗心荒唐。”端甫道：“你三个办法，第一个累他吃官司不好，第三个累他老子生气也不好，还是用了第二个罢。”景翼始终不发一言，到了此时，站起来走出去。才到了房门口，便放

声大哭，一直走到楼上去了。端甫笑向我道：“亏你沉得下这张脸！”我道：“这种没天理的人，不同他绝交等甚么！他嫡亲的兄弟尚且可以逼得死，何况我们朋友！”端甫道：“你拿了这凭据，当真打算怎么办？”我悄悄的道：“才说的三个办法，都可以行得，只是未免太狠了。他与我无怨无仇，何苦逼他到绝地上去。我只把这东西交给吕笙，叫他收着，遣嫁了秋菊，怕他还敢放一个屁！”端甫道：“果然是个好法子。”我又把对鸨妇说谎，吓得他大哭的话，告诉了端甫。端甫大笑道：“你一会工夫，倒弄哭了两个人，倒也有趣。”

我略坐了一会，便辞了出来，坐车到了三元宫，把那契据交给吕笙道：“你收好了，只管遣嫁秋菊。如他果来罗唆，你便把这个给他看，包他不敢多事。”吕笙道：“已蒙拯救了小婢，又承如此委曲成全，真是令人感入骨髓！”我道：“这是成人之美的事情，何必言感。如果有暇，可到我那里谈谈。”说罢，取一张纸，写了住址给他。吕笙道：“多领盛情，自当登门拜谢。”我别了出来，便叫车回去。

我早起七点钟出来，此刻已经下午三点多钟了。德泉接着道：“到哪里畅游了一天？”我道：“不是畅游，倒是乱钻。”德泉笑道：“这话怎讲？”我道：“今天汗透了，叫他们舀水来擦了身再说。”小伙计们舀上水来。德泉道：“你向来不出门，坐在家里没事；今天出了一天的门，朋友也来了，请吃酒的条子也到了，求题诗的也到了，南京信也来了。”我一面擦身，一面说道：“别的都不相干，先给南京信我看。”德泉取了出来，我拆开一看，是继之的信，叫我把买定的东西，先托妥人带去，且莫回南京，先同德泉到苏州去办一件事，那件事

只问德泉便知云云。我便问德泉。德泉道：“他也有信给我，说要到苏州开一家坐庄，接应这里的货物。”我道：“到苏州走一次倒好，只是没有妥人送东西去。并且那个如意匣子，不知几时做得好？”德泉道：“匣子今天早起送来了，妥人也有，你只写封回信，我包你办妥。”说罢，又递了一张条子给我，却是唐玉生的，今天晚上请在荟芳里花多福家吃酒，又请题他的那《啸庐吟诗图》。我笑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德泉道：“岂但是再，方才小云、佚庐都来过，佚庐说明天请你呢。上海的吃花酒，只要三天吃过，以后便无了无休的了。”我道：“这个了不得，我们明天就动身罢，且避了这个风头再说。”德泉笑道：“你不去，他又不来捉你，何必要避呢。你才说今天乱钻，是钻甚么来？”我道：“所有虹口那些甚么青云里、靖远街都叫我走到了，可不是乱钻。”德泉道：“果然你走到那些地方做甚么？”我就把今天所办的事，告诉了他一遍。德泉也十分叹息。我到房里去，只见桌上摆了一部大册子，走近去一看，却是唐玉生的《啸庐吟诗图》。翻开来看，第一张是小照，布景的是书画琴棋之类；以后便是各家的题咏，全是一班上海名士。我无心细看，便放过一边。想起他那以吟诗命图，殊觉可笑。这四个字的字面，本来很雅的，不知怎么叫他搬弄坏了，却一时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哪里有心去和他题。今日走的路多，有点倦了，便躺在醉翁椅上憩息，不觉天气晚将下来。方才吃过夜饭，玉生早送请客条子来。德泉向来人道：“都出去了，不在家，回来就来。”我忙道：“这样说累他等，不好，等我回他。”遂取过纸笔，挥了个条子，只说昨天过醉了，今天发了病，不能来。德泉道：“也代我写

上一笔。”我道：“你也不去么？”德泉点头。我道：“不能说两个都有病呀，怎么说呢？”想了一想，只写着说德泉忙着收拾行李货物，明日一早往苏州，也不得来。写好了交代来人。过了一会，玉生亲身来了，一定拉着要去。我推说身子不好，不能去。玉生道：“我进门就听见你说笑了，身子何尝不好，不过你不赏脸罢了。我的脸你可以不赏，今日这个高会，你可不能不到。”我问是甚么高会。玉生道：“今天请的全是诗人，这个会叫做竹汤饼会。”我道：“奇了！甚么叫做竹汤饼会？”玉生道：“五月十三是竹生日，到了六月十三，不是竹满月了么。俗例小孩子满月要请客，叫做汤饼宴；我们商量到了那天，代竹开汤饼宴，嫌那‘宴’字太俗，所以改了个‘会’字，这还不是个高会么。”我听了几乎忍不住笑。被他缠不过，只得跟着他走。

出门坐了车，到四马路，入荟芳里，到得花多福房里时，却已经黑压压的挤满一屋子人。我对玉生道：“今天才初九，汤饼还早呢。”玉生道：“我们五个人都要做，若是并在一天，未免太局促了，所以分开日子做。我轮了第一个，所以在今天。”我请问那些人姓名时，因为人太多，一时混的记不得许多了。却是个个都有别号的，而且不问自报，古离古怪的别号，听了也觉得好笑。一个姓梅的，别号叫做几生修得到客；一个游过南岳的，叫做七十二朵青芙蓉最高处游客；一个姓贾的，起了个楼名，叫做前生端合住红楼，别号就叫了前身端合住红楼旧主人，又叫做我也是多情公子。只这几个最奇怪的，叫我听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其余那些甚么诗人、词客、侍者之类，也不知多少。众人又问我的别号，我回说没

有。那姓梅的道：“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湮没不彰了。所以古来的诗人，如李白叫青莲居士，杜甫叫玉溪生。”我不禁扑嗤一声笑了出来。忽然一个高声说道：“你记不清楚，不要乱说，被人家笑话。”我忽然想起当面笑人，不是好事，连忙敛容正色。又听那人道：“玉溪生是杜牧的别号，只因他两个都姓杜，你就记错了。”姓梅的道：“那么杜甫的别号呢？”那人道：“樊川居士不是么。”这一问一答，听得我咬着牙，背着脸，在那里忍笑。忽然又一个道：“我今日看见一张颜鲁公的墨迹，那骨董掇客要一千元。字写得真好，看了他，再看那石刻的碑帖，便毫无精神了。”一个道：“要是真的，就是一千元也不贵，何况他总还要让点呢。但不知写的是甚么？”那一个道：“写的是苏东坡《前赤壁赋》。”这一个道：“那么明日叫他送给我看。”我方才好容易把笑忍住了，忽然又听了这一问一答，又害得我咬牙忍住；争奈肚子里偏要笑出来，倘再忍住，我的肚肠可要胀裂了。

姓贾的便道：“你们都不必谈古论今，赶紧分了韵，作竹汤饼会诗罢。”玉生道：“先要拟定了诗体才好。”姓梅的道：“只要作七绝，那怕作两首都不要紧。千万不要作七律，那个对仗我先怕：对工了，不得切题；切了题，又对不工；真是‘吟成七个字，捻断几根髭’呢。”我戏道：“怕对仗，何不作古风呢？”姓梅的道：“你不知道古风要作得长，这个竹汤饼是个僻典，哪里有许多话说呢。”我道：“古风不必一定要长，对仗也何必要工呢。”姓梅的道：“古风不长，显见得肚子里没有材料；至于对仗，岂可以不工！甚至杜少陵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我也嫌他那‘香’字对不得

‘碧’字，代他改了个‘白’字。海上这一般名士哪一个不佩服，还说我是杜少陵的一字师呢。”忽然一个问道：“前两个礼拜，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甚么人，查着了没有？”姓梅的道：“甚么书都查过，却只查不着。我看不必查他，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了。”那个人道：“你查过《幼学句解》没有？”姓梅的扑嗤一声，笑了出来道：“亏你只知得一部《幼学句解》！我连《龙文鞭影》都查过了。”我听了这些话，这回的笑，真是忍不住了，任凭咬牙切齿，总是忍不住。

正在没奈何的时候，忽然一个人走过来递了一个茶碗，碗内盛了许多纸阄，道：“请拈韵。”我倒一错愕道：“拈甚么韵？”那个人道：“分韵做诗呢。”我道：“我不会做诗，拈甚么韵呢？”那个人道：“玉生打听了足下是一位书后老夫子，岂有书后老夫子不会做诗的。我们遇了这等高会，从来不请不做诗的人，玉生岂是乱请的么。”我被他缠的不堪，只得拈了一个阄出来；打开一看，是七阳，又写着“竹汤饼会即席分韵，限三天交卷”。那个人便高声叫道：“没有别的新客号七阳。”那边便有人提笔记帐。那个人又递给姓梅的，他却拈了五微，便悔恨道：“偏是我拈了个窄韵。”那个人又高声报道：“几生修得到客五微。”如此一路递去。

我对姓梅的道：“照了尊篆的意思，倒可以加一个字，赠给花多福。”姓梅的道：“怎么讲？”我道：“代他起个别号，叫做几生修得到梅客，不是隐了他的‘花’字么。”姓梅的道：“妙极，妙极！”忽又顿住口道：“要不得。女人没有称客的，应该要改了这个字。”我道：“就改了个女史，也可以使得。”姓梅的忽然拍手道：“有了。就叫几生修得到梅词史。他们做

妓女的本来叫做词史，我们男人又有了词人、词客之称，这不成了对了么。”说罢，一叠连声，要找花多福，却是出局未回。他便对玉生道：“啸庐居士，你的贵相好一定可以成个名妓了，我们送他一个别号，有了别号，不就成了名妓了么。”忽又听得妆台旁边有个人大声说道：“这个糟蹋得还了得！快叫多福不要用！”原来上海妓女行用名片，同男人的一般起一个单名，平常叫的只算是号；不知那一个客人同多福写了个名片，是“花锡”二字，这明明是把“锡”贴切“福”字的意思。这个人不懂这个意思，一见了便大惊小怪的說道：“富贵人家的女子，便叫千金小姐；这上海的妓女也叫小姐，虽比不到千金，也该叫百金，纵使一金都不值，也该叫个银字，怎么比起锡来！”我听了，又是忍笑不住。

忽然号里一个小伙计来道：“南京有了电报到来，快请回去。”我听了此信，吃了一大惊，连忙辞了众人，匆匆出去。

正是：才苦笑肠几欲断，何来警信扰芳筵？不知此电有何要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谮 破奸谋妇弃夫逃

我从前在南京接送一回家乡的电报，在上海接送一回南

京的电报，都是传来可惊之信，所以我听见了“电报”两个字，便先要吃惊。此刻听说南京有了电报，便把我一肚子的笑，都吓回去了。匆匆向玉生告辞。玉生道：“你有了正事，不敢强留。不知可还来不来？”我道：“翻看了电报，没有甚么要紧事，我便还来；如果有事，就不来了。客齐了请先坐，不要等。”说罢，匆匆出来，叫了车子回去。

入门，只见德泉、子安陪吕笙坐着。我忙问：“甚么电报？可曾翻出来？”德泉道：“哪里是有甚么电报。我知道你不愿意赴他的席，正要设法请你回来，恰好蔡先生来看你，我便撒了个谎，叫人请你。”我听了，这才放心。蔡吕笙便过来道谢。我谦逊了几句，又对德泉道：“我从前接过两回电报，都是些恶消息，所以听了电报两个字，便吓的魂不附体。”德泉笑道：“这回总算是个虚惊。然而不这样说，怕他们不肯放你走。”我道：“还亏得这一吓，把我笑都吓退了。不然，我进了一肚子的笑，又不敢笑出来，倘使没有这一吓，我的肚子只怕要迸破了呢。”吕笙道：“有甚么事这样好笑？”我方把方才听得那一番高论，述了出来。吕笙道：“这班人可以算得无耻之尤了！要叫我听了，怒还来不及呢，有甚么可笑！”我道：“他平空把李商隐的玉溪生送给杜牧，又把牧之的樊川加到老杜头上，又把少陵、杜甫派做了两个人，还说是父子，如何不好笑。况且唐朝颜清臣又写起宋朝苏子瞻的文章来，还不要笑死人么。”吕笙笑道：“这个又有所本的。我曾经见过一幅《史湘云醉眠芍药焗图》，那题识上，就打横写了这九个字，下面的小字是‘曾见仇十洲有此粉本，偶背临之’。明朝人能画清朝小说的故事，难道唐朝人不能写宋朝人的文章么。”子

安道：“你们读书人的记性真了不得，怎么把古人的姓名、来历、朝代，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我道：“这个又算甚么呢。”吕笙道：“索性做生意人不晓得，倒也罢了，也没甚可耻。譬如此刻叫我做生意，估行情，我也是一窍不通的，人家可不能说我不甚么。我原是读书出身，不曾学过生意，这不懂是我分内的事。偏是他们那一班人，胡说乱道的，闹了个斯文扫地，听了也令人可恼。”

我又问起秋菊的事。吕笙道：“已和内人说定，择人遣嫁了。可笑那王大嫂，引了个阿七妈来，百般的哭求，求我不要告他。我对他说，并不告他。他一定不信，求之不已，好不容易才打发走了。我本来收了摊就要来拜谢，因为白天没有工夫，却被他缠绕的耽搁到此刻。”

我道：“我们豁去虚文，且谈谈正事。那阿七妈是我吓唬他的，也不必谈他。不知阁下到了上海几年，一向办些甚么事？这个测字摊，每天能混多少钱？”吕笙道：“说来话长。我到上海有了十多年了。同治末年，这里的道台姓马、是敝同乡；从前是个举人，在京城里就馆，穷的了不得，先父那时候在京当部曹，和他认得，很照应他。那时我还年纪轻，也在京里同他相识，事以父执之礼；他对了先父，却又执子侄之礼。人是十分和气的。日子久了，京官的俸薄，也照应不来许多。先母也很器重他，常时拿了钗钏之类，典当了周济他。后来先父母都去世了，我便奉了灵柩回去。服满之后，侥幸补了个廪。听见他放了上海道，我仗着从前那点交情，要出来谋个馆地。谁知上了二三十次衙门，一回也不曾见着。在上海住的穷了，不能回去。我想这位马道台，不象这等无情

的，何以这样拒绝我。后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我舍弟先见了他在，在他跟前，痛痛的说了我些坏话。因他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舍弟便头一件说我吃上了烟瘾。以后的坏话，也不知他怎么说的了。因此他恼了。我又见不着他，无从分辩，只得叹口气罢了。后来另外自己谋事，就了几回小馆地，都只不过仅可糊口。舍眷便寻到上海来，更加了一层累。这几年失了馆地，更闹的不得了。因看见敝同乡，多有在虹口一带设蒙馆的，到了无聊之时，也想效颦一二，所以去年就设了个馆。谁知那些学生，全凭引荐的。我一则不懂这个窍，二来也怕求人，因此只教得三个学生，所得的束脩，还不够房租，到了今年，就不敢干了。然而又不能坐吃，只得摆个摊子来胡混，哪里能混出几个钱呢。”我听了这话，暗想原来是个仕宦书香人家，怪不得他的夫人那样明理。因问道：“你令弟此刻怎样了呢？”吕笙道：“他是个小班子的候补，那时候马道台和货捐局说了，委了他浏河厘局的差使。不多两年，他便改捐了个盐运判，到两淮候补，近来听说可望补缺了。”

我道：“那测字断事，可有点道理的么？”吕笙道：“有甚么道理，不过胡说乱道，骗人罢了。我从来不肯骗人，不过此时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不得已而为之。好在测一个字，只要人家四个钱，还算取不伤廉；倘使有一个小小馆地，我也决不干这个的了。”我道：“是胡说乱道的，何以今日测那个‘捌’字，又这样灵呢？”吕笙笑道：“这不过偶然说着罢了。况且测字本是窥测、测度的意思，俗人却误了个拆字，取出一个字来，拆得七零八落，想起也好笑。还有一个测字的老笑话，说是：有人失了一颗珍珠，去测字，取了个酉字，这

个测字的断不出来。旁边一个朋友笑道：据我看这个酉字，那颗珠子是被鸡吃了。你回去杀了鸡，在鸡肚里寻罢。那失珠的果然杀了家里几个鸡，在鸡肚子里，把珠子寻出来了。欢喜得了不得，买了彩物去谢测字的，测字的也欢喜，便找了那天在旁边的朋友，要拜他做先生，说是他测的字灵。过两天，一个乡下人失了一把锄头，来测字，也取了个酉字。测字的猝然说道：这一把锄头一定是鸡吃了。乡人惊道：鸡怎的会吃下锄头去？测字的道：这是我先生说过，不会错吃。你只回去把所养的鸡杀了，包你在鸡肚里找出锄头来。乡人那里肯信，测字的便带了他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道：这把锄头在门里面。你家里有甚么常关着不开的门么？乡人道：有了门，哪里有常关着的呢。只有田边看更的草房，那两扇门是关的时候多。先生道：你便往那里去找。乡人依言，果然在看更草房里找着了。又一天，铁店里失了铁锤，也去测字，也拈了个酉字。测字的道：是鸡吃了。铁匠怒道：凭你牛也吃不下一个铁锤去，莫说是鸡！测字的道：你家里有常关着的门，在那门里找去，包你找着。铁匠又怒道：我店里的排门，是天亮就开，卸下来倚在街上的。我又不曾倒了店，哪里有常关着的门！测字的道：这是我先生说的，无有不灵，别的我不知道。铁匠不依，又同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道：起先那失珠的，因为十二生肖之中，酉生肖鸡，那珠子又是一样小而圆的东西，所以说是鸡吃了；后来那把锄头，因为酉字象掩上的两扇门，所以那么断；今天这个铁锤，他铁匠店里终日敞着门的，哪里有常关的门呢。这个酉字，竖看象铁砧，横看象风箱，你只往那两处去找罢。果然是在铁砧底

下找着了。这可虽是笑话，也可见得是测字不是拆字。”

我道：“测字可有来历？”吕笙道：“说到来历，可又是拆字不是测字了。曾见《玉堂杂记》内载一条云：‘谢石善拆字，有士人戏以乃字为问。石曰：及字不成，君终身不及第。有人遇于途，告以妇不能产，书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又《夷坚志》载：‘谢石拆字，名闻京师。’这个就是拆字的来历。”我道：“我曾见过一部书，专讲占卜的，我忘了书名了。内中分开门类，如六壬课、文王课之类，也有测字的一门。”吕笙道：“这都是后人附会的，还托名邵康节先生的遗法。可笑一代名人，千古之后，负了这个冤枉。”

我暗想这位先生甚是渊博，连《玉堂杂记》那种冷书都看了。想要试他一试，又自顾年纪比他轻得多，怎好冒昧。因想起玉生的图来，便对他说道：“有个朋友托我题一个图，我明日又要到苏州去了，无暇及此，敢烦阁下代作一两首诗，不知可肯见教？”吕笙道：“不知是个甚么图？”我便取出图来给他看。他一看见题签，便道：“图名先劣了。我常在报纸上，见有题这个图的诗，可总不曾见过一句好的。”我道：“我也不曾细看里面的诗，也觉得这个图名不大妥当。”吕笙道：“把这个诗字去了，改一个甚么吟啸图，还好些。”我道：“便是。字面都是很雅的，却是他们安放得不妥当，便搅坏了。”吕笙翻开图来看了两页，仍旧掩了，放下道：“这种东西，同他题些甚么！题了污了自己笔墨；写了名字上去，更是污了自己名姓。只索回了他，说不会作诗罢了。见委代作，本不敢推辞，但是题到这上头去的，我不敢作。倘有别样事见委，再当效劳。”我暗想这个人自视甚高，看来文字总也好的，便

不相强。再坐了一会，吕笙辞去。

德泉道：“此刻已经十点多钟了，你快去写了信，待我送到船上去，带给继之。”我道：“还来得及么？”德泉道：“来得及之至！并且托船上的事情，最好是这个时候。倘使去早了，船上帐房还没有人呢。”我便赶忙写了信，又附了一封家信，封好了交给德泉。德泉便叫人拿了小火轮船及如意，自己带着去了。

子安道：“方才那个蔡吕笙，有点古怪脾气。他已经穷到摆测字摊，还要说甚么污了笔墨，污了姓名，不肯题上去。难道题图不比测字干净么？”我道：“莫怪他。我今日亲见了那一班名士，实在令人看不起。大约此人的脾气也过于梗直，所以才潦倒到这步地位。他的那位夫人，更是明理慈爱。这样的人我很爱敬他，回去见了继之，打算要代他谋一个馆地。”子安道：“这种人只怕有了馆地也不得长呢。”我道：“何以见得？”子安道：“他穷到这种地位，还要看人不起；得了馆地，更不知怎样看不起人了。”我道：“这个不然。那一班人本来不是东西，就是我也看他们不起。不过我听了他们的胡说要笑，他听了要恨，脾气两样点罢了。”说着，我又想起他们的说话，不觉狂笑了一顿。一会，德泉回来了，便议定了明日一准到苏州。大家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早起，德泉叫人到船行里雇船。这里收拾行李。忽然方佚庐走来，约今夜吃酒，我告诉他要动身的话，他便去了。忽然王端甫又走来说道：“有一桩极新鲜的新闻。”我忙问甚么事。端甫道：“昨日你走了之后，景翼还在楼上哭个不了，哭了好久，才不听见消息。到得晚上八点来钟，他忽然

走下来，找他的老婆和女儿。说是他哭的倦了，不觉睡去，此时醒来，却不见老婆，所以下来找他。看见没有，他便仍上楼去。不一会，哭丧着脸下来，说是几件银首饰、绸衣服都不见了，可见得是老婆带了那五岁的女儿逃走了。”我笑道：“活应该的！他把弟妇拐卖了，还要栽他一个逃走的名字，此刻他的妻子真个逃走了也罢了。”端甫道：“他的妻子来路本不甚清楚，又不曾听见他娶妻，就有了这个人。有人说他是个咸水妹，还有人说他那女孩子也是带来的。”我一想道：“不错。我前年在杭州见他时，他还说不曾娶妻。算他说过就娶，这三年的工夫，那里能养成个五岁孩子呢。”端甫道：“他也是前年十月间到上海的。鸿甫把他们安顿好了，才带了少妾到天津去，不料就接二连三的死人，此刻竟闹的家散人亡了。景翼从昨夜到此刻还没有睡，今天早起又不想出去寻找，不知打甚么主意。”我道：“来路不正的，他自然见势头不妙，就先奉身以退了。他也明知寻亦无益，所以不去寻了，这倒是他的见识。”端甫见我们行色匆匆，也不久坐，就去了。我同德泉两个，叫人挑了行李，同到船上，解维向苏州而去。

一路上晓行夜泊，在水面行走，倒觉得风凉，不比得在上海那重楼迭角里面，热起来没处透气。两天到了苏州，找个客栈歇下。先把客栈住址，发个电报到南京去，因为怕继之有信没处寄之故。歇息已定，我便和德泉在热闹市上走了两遍。我道：“我们初到此地，人生路不熟，必要找作一个人做向导才好。”德泉道：“我也这么想。我有一个朋友，叫做江雪渔，住在桃花坞，只是问路不便。今天晚了，明日起早些乘着早凉去。”我道：“怕问路，我有个好法子。不然我也

不知这个法子，因为有一回在南京走迷了路，认不得回去，亏得是骑着马，得那马夫引了回去。后来我就买了一张南京地图，天天没事便对他看，看得烂熟，走起路来，就不会迷了。我们何不也买一张苏州地图看看。就容易找得多了。”德泉道：“你骑了马走，怎么也会迷路？难道马夫也不认得么？”我便把那回在南京看见“张大仙有求必应”的条子，一路寻去的话，说了一遍。德泉便到书坊店里要买苏州图，却问了两家都没有。

到了次日，只得先从栈里问起，一路问到桃花坞，果然会着了江雪渔。只见他家四壁都钉着许多画片，桌子上堆着许多扇面，也有画成的，也有未画成的。原来这江雪渔是一位画师，生得眉清目秀，年纪不过二十多岁。当下彼此相见，我同他通过姓名。雪渔便问：“几时到的？可曾到观前逛过？”原来苏州的玄妙观算是城里的名胜，凡到苏州之人都要去逛，苏州人见了外来的人，也必问去逛过没有。当下德泉便回说昨日才到，还没去过。雪渔道：“如此我们同去吃茶罢。”说罢，相约同行。我也久闻玄妙观是个名胜，乐得去逛一逛。谁知到得观前，大失所望，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正是：徒有虚名传齿颊，何来胜地足遨游。未知逛过玄妙观之后，又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我当日只当苏州玄妙观是个甚么名胜地方，今日亲身到了，原来只是一座庙；庙前一片空场，庙里摆了无数牛鬼蛇神的画摊；两廊开了些店铺，空场上也摆了几个摊。这种地方好叫名胜，那六街三市，没有一处不是名胜了。想来实在好笑。山门外面有两家茶馆，我们便到一家茶馆里去泡茶，围坐谈天。德泉便说起要找房子，请雪渔做向导的话。雪渔道：“本来可以奉陪，因为近来笔底下甚忙，加之夏天的扇子又多，夜以继日的都应酬不下，实在腾不出工夫来。”德泉便不言语。

雪渔又道：“近来苏州竟然没有能画的，所有求画的，都到我那里去。这里潘家、彭家两处，竟然没有一幅不是我的。今年端午那一天，潘伯寅家预备了节酒，前三天先来关照，说请我吃节酒。到了端午那天，一早就打发轿子来请，立等着上轿，抬到潘家，一直到仪门里面，方才下轿。座上除了主人之外，先有一位客，我同他通起姓名来，才知道是原任广东藩台姚彦土方伯，官名上头是个覲字，底下是个元字，是喜庆己未状元、姚文僖公的嫡孙。那天请的只有我们两个。因为伯寅系军机大臣，虽然丁忧在家，他自避嫌疑，绝不见客。因为伯寅令祖文恭公，是嘉庆己未会试房官，姚文僖公是这科的进士，两家有了年谊，所以请了来。你道他好意请我吃酒？原来他安排下纸笔颜料，要我代他画钟馗。人家端午日画的钟馗，不过是用朱笔大写意，钩两笔罢了。他又偏是要

设色的，又要画三张之多，都是五尺纸的。我既然入了他的牢笼，又碍着交情，只得提起精神，同他赶忙画起来。从早上八点钟赶到十一点钟，画好了三张，方才坐席吃酒。吃到了十二点钟正午，方才用泥金调了朱砂，点过眼睛。这三张东西，我自己画的也觉得得意，真是神来之笔。我点过睛，姚方伯便题赞。我方才明白请他吃酒，原来是为的要他题赞。这一天直吃到下午三点钟才散。我是吃得酩酊大醉，伯寅才叫打轿子送我回去，足足害了三天酒病。”

德泉等他说完了道：“回来就到我栈房里吃中饭，我们添两样菜，也打点酒来吃，大家叙叙也好。”雪渔道：“何必要到栈里，就到酒店里不好么？”德泉道：“我从来没有到过苏州，不知酒店里可有好菜？”雪渔道：“我们讲吃酒，何必考究菜，我觉得清淡点的好。所以我最怕和富贵人家来往，他们总是一来燕窝，两来鱼翅的，吃得人也腻了。”我因为没有话好说，因请问他贵府哪里。雪渔道：“原籍是湖南新宁县。”我道：“那么是江忠烈公一家了？”雪渔道：“忠烈公是五服内的先伯。”我道：“足下倒说的苏州口音。”雪渔道：“我们这一支从明朝万历年间，由湖南搬到无锡；康熙末年，再由无锡搬到苏州；到我已经八代了。”我听了，就同在上海花多福家听那种怪论一般，忍不住笑，连忙把嘴唇咬住。暗想今天又遇见一位奇人了，不知蔡侣笙听了，还是怒还是笑。因忍着笑道：“适在尊寓，拜观大作，佩服得很！”雪渔道：“实在因为应酬太忙，草草得很。幸得我笔底下还快，不然，就真正来不及了。”德泉道：“我们就到酒店里吃两杯如何？”雪渔道：“也罢。我许久不吃早酒了。翁六先生由京里寄信来，要

画一张丈二纸的寿星，待我吃两杯回去，乘兴挥毫。”说着，德泉会了茶钱，相将出来，转央雪渔引路，到酒店里去。坐定，要了两壶酒来，且斟且饮。雪渔的酒量，却也甚豪。酒至半酣，德泉又道：“我们初到此地，路径不熟，要寻一所房子，求你指引指引，难道这点交情都没有么？”雪渔道：“不是这样说。我实在一张寿星，明天就要的。你一定要我引路，让我今天把寿星画了，明天再来奉陪。”德泉又灌了他三四大碗，说道：“你今天可以画得好么？”雪渔道：“要动起手来，三个钟头就完了事了。”德泉又灌了他两碗，才说道：“我们也不回栈吃饭了，就在这里叫点饭菜吃饭，同到你尊寓，看你画寿星，当面领教你的法笔。在上海时我常看你画，此刻久不看见了，也要看看。”雪渔道：“这个使得。”于是交代酒家，叫了饭菜来，吃过了，一同仍到桃花坞去。

到了雪渔家，他叫人舀了热水来，一同洗过脸。又拿了一锭大墨，一个墨海，到房里去。又到厨下取出几个大碗来，亲自用水洗净；把各样颜色，分放在碗里，用水调开；又用大海碗盛了两大碗清水。一面张罗，一面让我们坐。我也一面应酬他，一面细看他墙上画就的画片：也有花卉翎毛，也有山水，也有各种草虫小品，笔法十分秀劲；然而内中失了章法的也不少。虽然如此，也不能掩其所长。我暗想此公也可算得多才多艺了。我从前曾经要学画两笔山水，东涂西抹的，闹了多少时候，还学不会呢。不知他这是从哪里学来的。因问道：“足下的画，不知从那位先生学的？”雪渔道：“先师是吴三桥。”我暗想吴三桥是专画美人的，怎么他画出这许多门来。可见此人甚是聪明，虽然喜说大话，却比上海那班名

士高的多了。我一面看着画，一面想着，德泉在那里同他谈天。

过了一会，只听见房里面一声“墨磨好了”，雪渔便进去，把墨海端了出来。站在那里想了一想，把椅子板凳，都搬到旁边。又央着德泉，同他把那靠门口的一张书桌，搬到天井里去。自己把地扫干净了，拿出一张丈二纸来，铺在地下，把墨海放在纸上。又取了一碗水，一方干净砚台，都放下。拿一枝条幅笔，脱了鞋子，走到纸上，跪下弯着腰，用笔蘸了墨，试了浓淡，先画了鼻子，再画眼睛，又画眉毛画嘴，钩了几笔胡子，方才框出头脸，补画了耳朵。就站起来自己看了一眼。我站在旁边看着，这寿星的头，比巴斗还大。只见他退后看了看地步，又跪下去，钩了半个大桃子，才画了一只手；又把桃子补完全了，恰好是托在手上。方才起来，穿了鞋子，想了半天，取出一枝对笔、一根头绳、一枝帐竿竹子，把笔先洗净了，扎在帐竿竹子上，拿起地下的墨水等，把帐竿竹子扛在肩膀上，手里拿着对笔，蘸了墨，试了浓淡，然后双手拿起竹子，就送到纸上去，站在地上，一笔一笔的画起来；双脚一进一退的，以补手腕所不及。不一会儿，全身衣褶都画好了，把帐竿竹子倚在墙上，说道：“见笑，见笑！”我道：“果然画法神奇！”雪渔道：“不瞒两位说，自我画画以来，这种大画，连这张才两回。上回那个是借裱画店的裱台画的，还不如今日这个爽快。”德泉道：“亏你想出这个法子来！”雪渔道：“不由你不想，家里哪里有这么大的桌子呢。莫说桌子，你看铺在地下，已经占了我半间堂屋了。”一面谈着天，等那墨笔干了，他又拿了揸笔，蹲到画上，着了颜色。等

到半干时候，他便把钉在墙上的画片都收了下来，到隔壁借了个竹梯子，把一把杌子放在桌上，自己站上去，央德泉拿画递给他，又央德泉上梯子上去，帮他把画钉起来。我在底下看着，果然神采奕奕。

又谈了一会，我取表一看，才三点多钟。德泉道：“我们再吃酒去罢。”雪渔道：“此刻就吃，未免太早。”德泉道：“我们且走着顽，到了五六点钟再吃也好。”于是一同走了出来，又到观前去吃了一回茶，才一同回栈。德泉叫茶房去买了一坛原坛花雕酒来，又去叫了两样菜，开坛炖酒，三人对吃。德泉道：“今天看房子来不及了，明日请你早点来，陪我们同去。”雪渔道：“这苏州城大得很，象这种大海捞针一般，往哪里看呢？”德泉道：“只管到市上去看看，或者有个空房子，或者有店家召盘的，都可以。”雪渔道：“召盘的或者还可以碰着，至于空房子，市面上是不会有有的。到明日再说罢。”于是痛饮一顿，雪渔方才辞去。

德泉笑道：“几碗黄汤买着他了。”我道：“这个人酒量很好。”德泉道：“他生平就是欢喜吃酒，画两笔画也过得去。就是一个毛病，第一欢喜嫖，又是欢喜说大话。”我想起他在酒店里的话，不觉笑起来道：“果然是个说大话的人，然而却不能自完其说。他认了江忠源做五服内的伯父，却又说是明朝万历年间由湖南迁江苏的，岂不可笑！以此类推，他说的话，都不足信的了。”德泉道：“本来这扯谎说大话，是苏州人的专长。有个老笑话，说是一个书呆子，要到苏州，先向人访问苏州风俗。有人告诉他，苏州人专会说谎，所说的话，只有一半可信。书呆子到了苏州，到外面买东西，买卖人要十

文价，他还了五文，就买着了。于是信定了苏州人的说话，只能信一半的了。一天问一个苏州人贵姓，那苏州人说姓伍。书呆子心中暗暗称奇道，原来苏州人有姓‘两个半’的。这个虽是形容书呆子，也可见苏州人之善于扯谎，久为别处人所知的了。”

我道：“他今天那张寿星的画法，却也难为他。不知多少润笔？”德泉道：“上了这样大的，只怕是面议的了。他虽然定了仿单，然而到了他穷极渴酒的时候，只要请他到酒店里吃两壶酒，他就甚么都肯画了。”我道：“他说忙得很，家里又画下了那些，何至于穷到没酒吃呢？”德泉笑道：“你看他有一张人物么？”我道：“没有。”德泉道：“凡是画人物，才是人家出润笔请他画的；其余那些翎毛、花卉、草虫小品，都是画了卖给扇子店里的，不过几角洋钱一幅中堂，还不知几时才有人来买呢。他们这个，叫做‘交行生意’。”

我道：“喜欢扯谎的人，多半是无品的，不知雪渔怎样？”德泉道：“岂但扯谎的无品，我眼睛里看见画得好的画家，没有一个有品的。任伯年是两三个月不肯剃头的，每剃一回头，篦下来的石青、石绿，也不知多少。这个还是小节。有一位任立凡，画的人物极好，并且能小照。刘芝田做上海道的时候，出五百银子，请他画一张合家欢。先差人拿了一百两，放了小火轮到苏州来接他去。他到了衙门里，只画了一个脸面，便借了二百两银子，到租界上去顽，也不知他顽到那里，只三个月没有见面。一天来了，又画了一只手，又借了一百两银子，就此溜回苏州来了。那位刘观察，化了四百银子只得了一张脸、一只手。你道这个成了甚么品格呢？又吃的顶重

的烟瘾，人家好好的出钱请他画的，却搁着一年两年不画；等穷的急了，没有烟吃的时候，只要请他吃二钱烟，要画甚么是甚么。你想这种人是受人抬举的么！说起来他还是名士派呢。还有一个胡公寿，是松江人，诗、书、画都好，也是赫赫有名的。这个人人品倒也没甚坏处，只是一件，要钱要的太认真了。有一位松江府知府任满进京引见，请他写的，画的不少，打算带进京去送大人先生礼的；开了上款，买了纸送去，约了日子来取。他应允了，也就写画起来。到了约定那一天，那位太守打发人拿了片子去取。他对来说道：‘所写所画的东西，照仿单算要三百元的润笔，你去拿了润笔来取。’来说道：‘且交我拿去，润笔自然送来。’他道：‘我向来是先润后动笔的，因为是太尊的东西，先动了笔，已经是个情面，怎么能够一文不看见就拿东西去！’来人没法，只得空手回去，果然拿了三百元来，他也把东西交了出来。过了几天，那位太守交卸了，还住在衙门里。定了一天，大宴宾客，请了满城官员，与及各家绅士，连胡公寿也请在内。饮酒中间，那位太守极口夸奖胡公寿的字画，怎样好，怎样好。又把他前日所写所画的，都拿出来彼此传观，大家也都赞好。太守道：‘可有一层，象这样好东西，自然应该是个无价宝了，却只值得三百元！我这回拿进京去，送人要当一份重礼的；倘使京里面那些大人先生，知道我仅化了三百元买来的，却送几十家的礼，未免要怪我吝啬，所以我也不要他了。’说罢，叫家人拿火来一齐烧了。羞得胡公寿逃席而去。从此之后，他遇了求书画的，也不敢孳孳计较了，还算他的好处。”我道：“这段故事，好象《儒林外史》上有的，不过没有这许多曲折。

这位太守，也算善抄蓝本的了。”说话之间，天色晚将下来，一宿无话。

次日起来，便望雪渔，谁知等到十点钟还不见到。我道：“这位先生只怕靠不住了。”德泉道：“有酒在这里，怕他不来。这个人酒便是他的性命。再等一等，包管就到了。”说声未绝，雪渔已走了进来，说道：“你们要找房子，再巧也没有，养育巷有一家小钱庄，只有一家门面，后进却是三开间、四厢房的大房子，此刻要把后进租与人家。你们要做字号，那里最好了。我们就去看来。”德泉道：“费心得很！你且坐坐，我们吃了饭去看。”雪渔道：“先看了罢，吃饭还有一会呢；而且看定了，吃饭时便好痛痛的吃酒。”德泉笑道：“也罢，我们去看了来。”于是一同出去，到养育巷看了，果然甚为合式。说定了，明日再来下定。

于是一同回栈，德泉沿路买了两把团扇，几张宣纸，又买了许多颜料、画笔之类。雪渔道：“你又要我画甚么了？”德泉道：“随便画甚么都好。”回到栈里，吃午饭时，雪渔又吃了好些酒。饭后，德泉才叫他画一幅中堂。雪渔道：“是你自己的，还是送人的？”德泉道：“是送一位做官的，上款写‘继之’罢。”雪渔拿起笔来，便画了一个红袍纱帽的人，骑了一匹马，马前画一个太监，双手举着一顶金冠。画完了，在上面写了“马上升官”四个字。问道：“这位继之是甚么官？”德泉道：“是知县。”他便写“继之明府大人法家教正”。我暗想，继之不懂画，何必称他法家呢。正这么想着，只见他接着又写“质诸明眼，以为何如”。这“明眼”两个字，又是抬头写的。我心中不觉暗暗可惜道：“画的很好，这个款可下坏

了!”再看他写下款时，更是奇怪。

正是：偏是胸中无点墨，喜从纸上乱涂鸦。要知他写出甚么下款来，且待下回再记。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只见他写的下款是：“吴下雪渔江签醉笔，时同客姑苏台畔。”我不禁暗暗顿足道：“这一张画可糟蹋了!”然而当面又不好说他，只得由他去罢。此时德泉叫人买了水果来醒酒，等他画好了，大家吃西瓜，旁边还堆着些石榴莲藕。吃罢了，雪渔取过一把团扇，画了鸡蛋大的一个美人脸，就放下了。德泉道：“要画就把他画好了，又不是杀强盗示众，单画一个脑袋做甚么呢?”雪渔看见旁边的石榴，就在团扇上也画了个石榴，又加上几笔衣褶，就画成了一个半截美人，手捧石榴。画完，就放下了道：“这是谁的?”德泉道：“也是继之的。”雪渔道：“可惜我今日诗兴不来，不然，题上一首也好。”我心中不觉暗暗好笑，因说道：“我代作一首如何?”雪渔道：“那就费心了。”我一想，这个题目颇难，美人与石榴甚么相干，要把他扭在一起，也颇不容易。这个须要用作无情搭的钩挽钩渡法子，才可以连得合呢。想了一想，取过笔来写出四句

是：

兰闺女伴话喃喃，摘果拈花笑语憨。闻说石榴最多子，何须藟草始宜男。

雪渔接去看了道：“萱草是宜男草，怎么这藟草也是宜男草么？”他却把这“藟”字念成“爰”音，我不觉又暗笑起来。因说道：“这个‘藟’字同‘萱’字是一样的，并不念做‘爰’音。”雪渔道：“这才是呀，我说的天下不能有两种宜男草呢。”说罢，便把这首诗写上去。那上下款竟写的是：“继之明府大人两政，雪渔并题。”我心中又不免好笑，这竟是当面抢的。我虽是答应过代作，这写款又何妨含糊些，便老实到如此，倒是令人无可奈何。

只见他又拿起那一把团扇道：“这又是谁的？”德泉指着我说：“这是送他的。”雪渔便问我欢喜甚么。我道：“随便甚么都好。”他便画了一个美人，睡在芭蕉叶上。旁边画了一度红栏，上面用花青烘出一个月亮。又对我说道：“这个也费心代题一首罢。”我想这个题目还易，而且我作了他便攘为己有的，就作得不好也不要紧，好在作坏了由他去出丑，不干我事。我提笔写道：

一天凉月洗炎暎，庭院无人太寂寥。扑罢流萤微倦后，戏从栏外卧芭蕉。

雪渔见了，就抄了上去，却一般的写着“两政”“并题”的款。我心中着实好笑，只得说了两声“费心”。

此时德泉又叫人去买了三把团扇来。雪渔道：“一发拿过来都画了罢。你有本事把苏州城里的扇子都买了来，我也有本事都画了他。”说罢，取过一把，画了个浔阳琵琶，问写甚

么款。德泉道：“这是我送同事金子安的，写‘子安’款罢。”雪渔对我道：“可否再费心题一首？”我心中暗想，德泉与他是老朋友，所以向他作无厌之求；我同他初会面，怎么也这般无厌起来了！并且一作了，就攘为己有，真可以算得涎脸的了。因笑了笑道：“这个容易。”就提笔写出来：

四弦弹起一天秋，凄绝浔阳江上头。我亦天涯伤老大，知音谁是白江州？

他又抄了，写款不必赘，也是“两政”“并题”的了。德泉又递过一把道：“这是我自己用的，可不要美人。”他取笔就画了一幅苏武牧羊，画了又要我题。我见他画时，明知他画好又要我题的了，所以早把稿子想好在肚里，等他一问，我便写道：

雪地冰天且耐寒，头颅虽白寸心丹。眼前多少匈奴辈，等作群羊一例看。

雪渔又照抄了上去，便丢下笔不画了。德泉不依道：“只剩这一把了，画完了我们再吃酒。”我问德泉道：“这是送谁的？”德泉道：“我也不曾想定。但既买了来，总要画了他。这一放过，又不知要搁到甚么时候了。”我想起文述农，因对雪渔道：“这一把算我求你的罢。你画了，我再代你题诗。”雪渔道：“美人、人物委实画不动了，画两笔花卉还使得。”我道：“花卉也好。”雪渔便取过来，画了两枝夹竹桃。我见他画时，先就把诗作好了。他画好了，便拿过稿去，抄在上面。诗云：

林边斜绽一枝春，带笑无言最可人。欲为优婆宣法语，不妨权现女儿身。

却把“宣”字写成了个“宜”字。又问我上款。我道：“述农。”他便写了上去。写完，站起来伸一伸腰道：“够了。”我看看表时，已是五点半钟。德泉叫茶房去把藕切了，炖起酒来，就把藕下酒。吃到七点钟时，茶房开上饭来，德泉叫添了菜，且不吃，仍是吃酒；直吃到九点钟，大家都醉了，胡乱吃些饭，便留雪渔住下。

次日早起，便同到养育巷去，立了租折，付了押租，方才回栈。我便把一切情形，写了封信，交给栈里帐房，代交信局，寄与继之。及至中饭时，要打酒吃，谁知那一坛五十斤的酒，我们三个人，只吃了三顿，已经吃完了。德泉又叫去买一坛。饭后央及雪渔做向导，叫了一只小船，由山塘摇到虎丘去，逛了一次。那虎丘山上，不过一座庙。半山上有一堆乱石，内中一块石头，同馒头一般，上面鐫了“点头”两个字，说这里是生公说法台的故址，那一块便是点头的顽石。又有剑池、二仙亭、真娘墓。还有一块吴王试剑石，是极大的一个石卵子，截做两段的，同那点头石一般，都是后人附会之物，明白人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因为他是个古迹，不便说破他去杀风景。那些无知之人，便啧啧称奇，想来也是可笑。

过了一天，又逛一次范坟。对着的山，真是万峰齐起，半山上鐫着钱大昕写的“万笏朝天”四个小篆。又逛到天平山上去。因为天气太热，逛过这回，便不再到别处了。这天接到继之的信，说电报已接到，嘱速寻定房子，随后便有人来办事云云。这两天闲着，我想起伯父在苏州，但不知住在哪里，何不去打听打听呢。他到此地，无非是要见抚台，见藩

台，我只到这两处的号房里打听，自然知道了。想罢，便出去问路，到抚台衙门号房里打听，没有。因为天气热了，只得回栈歇息。过一天，又到藩台衙门去问，也没有消息，只得罢了。

这天雪渔又来了，翩着要吃酒，还同着一个人来。这个人叫做许澄波，是一个苏州候补佐杂。相见过后，我和德泉便叫茶房去叫了几样菜，买些水果之类，炖起酒来对吃。这位许澄波，倒也十会倜傥风流，不象个风尘俗吏。我便和他谈些官场事情，问些苏州吏治。澄波道：“官场的事情有甚么谈头，无非是靠着奥援与及运气罢了。所以官场与吏治，本来是一件事。晚近官场风气日下，官场与吏治，变成东西背驰的两途了。只有前两年的谭中丞还好，还讲究些吏治。然而又嫌他太亲细事了，甚至于卖烧饼的摊子，他也叫人逐摊去买一个来，每个都要记着是谁家的，他老先生拿天平来逐个秤过，拣最重的赏他几百文，那最轻的便传了来大加申斥。”我道：“这又何必呢，未免太琐屑了。”澄波道：“他说这些烧饼，每每有贫民买来抵饭吃的，重一些是一些。做买卖的人，只要心平点，少看点利钱，那些贫民便受惠多了。”我笑道：“这可谓体贴入微了。”

澄波道：“他有一件小事，却是大快人意的。有一个乡下人，挑了一挑粪，走过一家衣庄门口，不知怎样，把粪桶打翻了，溅到衣庄的里面去。吓的乡下人情愿代他洗，代他扫，只请他拿水拿扫帚出来。那衣庄的人也不好，欺他是乡下人，不给他扫帚，要他脱下身上的破棉袄来揩。乡下人急了，只是哭求。登时就围了许多人观看，把一条街都塞满了。恰好

他老先生拜客走过，见许多人，便叫差役来问是甚么事。差役过去把一个衣庄伙计及乡下人，带到轿前，乡下人哭诉如此如此。他老先生大怒，骂乡下人道：‘你自己不小心，弄齷齪了人家地方，莫说要你的破棉袄来揩，就要你舐干净，你也只得舐了。还不快点揩了去！’乡下人见是官分付的，不敢违拗，哭哀哀的脱下衣服去揩。他又叫把轿子抬近衣庄门口，亲自督看。衣庄里的人，扬扬得意。等那乡下人揩完了，他老先生却叫衣庄伙计来，分付‘在你店里取一件新棉袄赔还乡下人’。衣庄伙计稍为迟疑，他便大怒，喝道：‘此刻天冷的时候，他只得这件破棉袄御寒，为了你们弄坏了，还不应该赔他一件么。你再迟疑，我办你一个欺压乡愚之罪！’衣庄里只得取了一件绸棉袄，给了乡下人。看的人没有一个不称快。”我道：“这个我也称快。但是那衣庄里，就给他一件布的也够了，何必要给他绸的，格外讨好呢？”澄波笑道：“你须知大衣庄里，不卖布衣服的呀。”我不觉拍手道：“这乡下人好造化也！”

澄波道：“自从谭中丞去后，这里的吏治就日坏了。”雪渔道：“谭中丞非但吏治好，他的运气也真好。他做苏州府的时候，上海道是刘芝田。正月里，刘观察上省拜年，他是拿手版去见的。不多两个月，他放了粮道，还没有到任。不多几天，又升了臬台，便交卸了府篆，进京陛见。在路上又奉了上谕，着毋庸来京，升了藩台，就回到苏州来到任。不上几个月，抚台出了缺，他就护理抚台。那时刘观察仍然是上海道，却要上省来拿手版同他叩喜。前后相去不过半年，就颠倒过来。你道他运气多好！”说罢，满满的干了一杯，面有

得意之色。

澄波道：“若要讲到运气，没有比洪观察再好的了！”雪渔愕然道：“是哪一位？”澄波道：“就是洪瞎子。”雪渔道：“洪瞎子不过一个候补道罢了，有甚么好运气？”澄波道：“他两个眼睛都全瞎了，要是别人一百个也参了，他还是络绎不绝的差使，还要署臬台，不是运气好么。”我道：“认真是瞎子么？”澄波道：“怎么不是！难道这个好造他谣言的么。”雪渔笑道：“不过是个大近视罢了，怎么好算全瞎。倘使认真全瞎了，他又怎样还能够行礼呢？不能行礼，还怎样能做官？”澄波道：“其实我也不知他还是全瞎，还是半瞎。有一回抚台请客，坐中也有他。饮酒中间，大家都往盘子里抓瓜子磕，他也往盘子里抓，可抓的不是瓜子，抓了一手的糖黄皮蛋，闹了个哄堂大笑。你若是说他全瞎，他可还看见那黑黑儿的皮蛋，才误以为瓜子，好象还有一点点的光。可是他当六门总巡的时候，有一天差役拿了个地棍来回他，他连忙升了公座，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他就‘混帐羔子’‘忘八蛋’的一顿臭骂。又问你一共犯过多少案子了，又问你姓甚么，叫甚么，是哪里人。问了半天，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谁去答应他呢。两旁差役，只是抿着嘴暗笑。他见没有人答应，忽然拍案大怒，骂那差役道：‘你这个狗才！我叫你去访拿地棍，你拿不来倒也罢了，为什么又拿一个哑子来搪塞我！’”澄波这一句话，说的众人大笑。澄波又道：“若照这件事论，他可是个全瞎的了。若说是大近视，难道公案底下有人没有都分不出么。”我道：“难道上头不知道他是个瞎子？这种人虽不参他，也该叫他休致了。”澄波道：“所以我说他运气好呢。”德泉道：“俗语说

的好，朝里无人莫做官，大约这位洪观察是朝内有人的了。”四个人说说笑笑，吃了几壶酒就散了。雪渔、澄波辞了去。

次日，继之打发来的人已经到了，叫做钱伯安。带了继之的信来，信上说苏州坐庄的事，一切都托钱伯安经管。伯安到后，德泉可回上海。如已看定房子，叫我也回南京，还有别样事情商量云云。当下我们同伯安相见过后，略为憩息，就同他到养育巷去看那所房子，商量应该怎样装修。看了过后，伯安便去先买几件木器动用家伙，先送到那房子里去。在客栈歇了一宿，次日伯安即搬了过去。我们也叫客栈里代叫一只船，打算明日动身回上海去。又拖德泉到桃花坞去看雪渔，告诉他要走的话。雪渔道：“你二位来了，我还不曾稍尽地主之谊，却反扰了你二位几遭。正打算过天风凉点叙叙，怎么就走了？”德泉道：“我们至好，何必拘拘这个。你几时到上海去，我们再叙。”德泉在那里同他应酬，我抬头看见他墙上，钉了一张新画的美人，也是捧了个石榴，把我代他题的那首诗写在上面，一样的“两政”“并题”的上下款，心中不觉暗暗好笑。雪渔又约了同到观前吃了一碗茶，方才散去。临别，雪渔又道：“明日恕不到船上送行了。”德泉道：“不敢，不敢。你几时到上海去，我们痛痛的吃几顿酒。”雪渔道：“我也想到上海许久了，看几时有便我就来。这回我打算连家眷一起都搬到上海去了。”说罢作别，我们回棧。

次日早起，就结算了房饭钱，收拾行李上船，解维开行，向上海进发。回到上海，金子安便交给我一张条子，却是王端甫的，约着我回来即给他信，他要来候我，有话说云云。我暂且搁过一边，洗脸歇息。子安又道：“唐玉生来过两次，头

一次是来催题诗，我回他到苏州去了；第二次他来把那本册页拿回去了。”我道：“拿了去最好，省得他来麻烦。”当下德泉便稽查连日出进各项货物帐目。我歇息了一会，便叫车到源坊街去访端甫，偏他又出诊去了。问景翼时，说搬去了。我只得留下一张条子出来，缓步走着，去看吕笙，谁知他也不曾摆摊，只得叫了车子回来。回到号里时，端甫却已在座。相见已毕，端甫先道：“你可知吕笙今天嫁女儿么？”我道：“嫁甚么女儿，可是秋菊？”端甫道：“可不是。他恐怕又象嫁给黎家一样，夫家仍只当他丫头，所以这回他认真当女儿嫁了。那女婿是个木匠，倒也罢了。他今天一早带了秋菊到我那里叩谢。因知道你去了苏州，所以不曾来这里。我此刻来告诉你景翼的新闻。”我忙问：“又出了甚么新闻了？”端甫不慌不忙的说了出来。

正是：任尔奸谋千百变，也须落魄走穷途。未知景翼又出了甚么新闻，且待下回再记。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我听见端甫说景翼又出了新闻，便忙问是甚么事。端甫道：“这个人只怕死了！你走的那一天，他就叫了人来，把几

件木器及空箱子等，一齐都卖了，却还卖了四十多元。那房子本是我转租给他的，欠下两个月房租，也不给我，就这么走了。我到楼上去看，竟是一无所有的了。”我道：“他家还有慕枚的妻子呀，哪里去了？”端甫道：“慕枚是在福建娶的亲，一向都是住在娘家，此刻还在福建呢。那景翼拿了四十多元洋钱，出去了三天，也不知他到哪里去的。第四天一早，我还没有起来，他便来打门。我连忙起来时，家人已经开门放他进来了。蓬着头，赤着脚，鞋袜都没有，一条蓝夏布裤子，也扯破了，只穿得一件破多罗麻的短衫。见了我就磕头，要求我借给他一块洋钱。问他为何弄得这等狼狈，他只流泪不答。又告诉我说，从前逼死兄弟，图卖弟妇，一切都是他老婆的主意。他此刻懊悔不及。我问他要一块洋钱做甚么，他说到杭州去做盘费，我只得给了他，他就去了。直到今天，仍无消息。前天我已经写了一封信，通知鸿甫去了。”我道：“这种人由他去罢了，死了也不足惜。”端甫道：“后来我听见人说，他拿了四十多元钱，到赌场上去，一口气就输了一半；第二天再赌，却赢了些；第三天又去赌，却输的一文也没了。出了赌场，碰见他的老婆，他便去盘问。谁知他老婆已经另外跟了一个人，便甜言蜜语的引他回去，却叫后跟的男人，把他毒打了一顿。你道可笑不可笑呢。”

我道：“侣笙今日嫁女儿，你有送他礼没有？”端甫道：“我送了他一元，他一定不收，这也没法。”我道：“这个人竟是个廉士！”端甫道：“他不廉，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了。况且我们同他奔走过一次，也更是不好意思受了。他还送给我一副对，写的甚好。他说也送你一副，你收着了么？”我道：

“不會。”因走进去问子安。子安道：“不错，是有的，我忘了。”说着，在架子上取下来。我拿出来同端甫打开来看，写的是“慷慨丈夫志，跌宕古人心”一联，一笔好董字，甚是飞舞。我道：“这个人潦倒如此，真是可惜可叹！”端甫道：“你看南京有甚么事，荐他一个也好。”我道：“我本有此意。而且我还嫌回南京去急不及待，打算就在这号里安置他一件事，好歹送他几元银一月。等南京有了好事，再叫他去。你道如何？”端甫道：“这更好了。”当下又谈了一会，端甫辞了去。我封了四元洋银贺仪，叫出店的送到吕笙那里去。一会仍旧拿了回来，说他一定不肯收。子安笑道：“这个人倒穷得硬直。”我道：“可知道不硬直的人，就不穷了。”子安道：“这又不然，难道有钱的人，便都是不硬直的么？”我道：“不是如此说。就是富翁也未尝没有硬直的。不过穷人倘不是硬直的，便不肯安于穷，未免要设法钻营，甚至非义之财也要妄想，就不肯象他那样摆个测字摊的了。”当下歇过一宿。

次日，我便去访吕笙，怪他昨日不肯受礼。但笙道：“小婢受了莫大之恩，还不曾报德，怎么敢受！”我道：“这些事还提他做甚么。我此刻倒想代你弄个馆地，只是我到南京去，不知几时才有机会。不如先奉屈到小号去，暂住几时，就请帮忙办理往来书信。”吕笙连忙拱手道：“多谢提挈！”我道：“日间就请收了摊，到小号里去。”吕笙沉吟了一会道：“宝号办笔墨的，向来是那一位？”我道：“向来是没有的。不过我为足下起见，在这里摆个摊，终不是事，不如到小号里去，奉屈几时，就同干俸一般。等我到南京去，有了机会，便来相请。”吕笙道：“这却使不得！我与足下未遇之先，已受先施

之惠；及至萍水相遇，怎好为我破格！况且生意中的事情，与官场截然两路，断不能多立名目，以致浮费，岂可为我开了此端。这个断不敢领教！如蒙见爱，请随处代为留心，代谋一席，那就受惠不浅了。”我道：“如此说，就同我一起到南京去谋事如何？”吕笙道：“好虽好，只是舍眷无可安顿，每日就靠我混几文回去开销，一时怎撇得下呢。”我道：“这不要紧，在我这里先拿点钱安家便是。”吕笙道：“足下盛情美意，真是令人感激无地！但我向来非义不取，无功不受；此刻便算借了尊款安家，万一到南京去谋不着事，将何以偿还呢。还求足下听我自便的好。如果有了机会，请写个信来，我接了信，就料理起程。”我听了他一番话，不觉暗暗嗟叹，天下竟有如此清洁的人，真是可敬！只得辞了他出来，顺路去看端甫。端甫也是十分叹息道：“不料风尘中有此等气节之人！你到南京，一定要代他设法，不可失此朋友。但不知你几时动身？”我道：“打算今夜就走。在苏州就接了南京信，叫快点回去，说还有事，正不知是甚么事。”说话时，有人来诊脉，我就辞了回去。

是夜附了轮船动身，第三天一早，到了南京。我便叫挑夫挑了行李上岸，骑马进城，先到里面见过吴老太太及继之夫人。老太太道：“你回来了！辛苦了！身子好么？我惦记你得很呢。”我道：“托干娘的福，一路都好。”老太太道：“你见过娘没有？”我道：“还没有呢。”老太太道：“好孩子！快去罢！你娘念你得很。你回来了，怎么不先见娘，却先来见我？你见了娘，也不必到关上去，你大哥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今天做东，整备了酒席，贺荷花生日。你回来了，就带着代

你接风了。”我陪笑道：“这个哪里敢当！不要折煞干儿子罢！”老太太道：“胡说！掌嘴！快去罢。”

我便出来，由便门过去，见过母亲、婶婶、姊姊。母亲问几时到的。我道：“才到。”母亲问见过干娘和嫂子没有。我道：“都见过了。我这回在上海，遇见伯父的。”母亲道：“说甚么来？”我道：“没说甚么，只告诉我说小七叔来了。”母亲讶道：“来甚么地方？”我道：“到了上海，在洋行里面。我去见过两次。他此刻白天学生意，晚上念洋书。”姊姊道：“这小孩子怪可怜的，六七岁上没了老子，没念上两年书就荒废了，在家里养得同野马一般。此刻不知怎样了？”我道：“此刻好了，很沉静，不象从前那种七纵八跳的了。”母亲瞅了我一眼道：“你小时候安静！”姊姊道：“没念几年书，就去念洋书，也不中用。”我道：“只怕他自己还在那里用功呢。我看他两遍，都见他床头桌上，堆着些《古文观止》、《分类尺牋》之类；有不懂的，还问过我些。他此刻自己改了个号，叫做叔尧；他的小名叫土儿，读书的名字，就是单名叫一个‘尧’字，此刻号也用这个‘尧’字。我问他是甚么意思。他说小时候，父母因为他的八字五行缺土，所以叫做土儿，取‘尧’字做名字，也是这个意思。其实是毫无道理的，未必取了这种名字，就可以补上五行所缺。不过要取好的号，取不出来。他底下还有老八、老九，所以按孟、仲、叔、季的排次，加一个‘叔’字在上面做了号，倒爽利些。”姊姊讶道：“读了两年书的孩子，发出这种议论，有这种见解，就了不得！”

我道：“本来我们家里没有生出笨人过来。”母亲道：“单是你最聪明！”我道：“自然。我们家里的人已经聪明了，更

是我娘的儿子，所以又格外聪明些。”婶婶道：“了不得，你走了一次苏州，就把苏州人的油嘴学来了。从来拍娘的马屁，也不曾有过这种拍法。”我道：“我也不是油嘴，也不是拍马屁，相书上说的‘左耳有痣聪明，右耳有痣孝顺’。我娘左耳朵上有一颗痣，是聪明人，自然生出聪明儿子来了。”姊姊走到母亲前，把左耳看了看道：“果然一颗小痣，我们一向倒不曾留心。”又过来把我两个耳朵看过，拍手笑道：“兄弟这张嘴真学油了！他右耳上一颗痣，就随口杜撰两句相书，非但说了伯娘聪明，还要夸说自己孝顺呢。”我道：“娘不要听姊姊的话，这两句我的确在《麻衣神相》上看下来的。”姊姊道：“伯娘不要听他，他连书名都闹不清楚，好好的《麻衣相法》，他弄了个《麻衣神相》。这《麻衣相法》是我看了又看的，哪里有这两句。”我道：“好姊姊！何苦说破我！我要骗骗娘相信我是个天生的孝子，心里好偷着欢喜，何苦说破我呢。”说的众人都笑了。

只见春兰来说道：“那边吴老爷回来了。”我连忙过去，到书房里相见。继之笑着道：“辛苦，辛苦！”我也笑道：“费心，费心！”继之道：“你费我甚么心来？”我道：“我走了，我的事自然都是大哥自己办了，如何不费心。”坐下便把上海、苏州一切细情都述了一遍。继之道：“我催你回来，不为别的，我这个生意，上海是个总字号，此刻苏州分设定了，将来上游芜湖，九江、汉口，都要设分号，下游镇江，也要设个字号，杭州也是要的。你口音好，各处的话都可以说，我要把这件事烦了你。你只要到各处去开辟码头，经理的我自有人。将来都开设定了，你可往来稽查。这里南京是个中站，又可

以时常回来，岂不好么。”我道：“大哥何以忽然这样大做起来？”继之道：“我家里本是经商出身，岂可以忘了本。可有一层：我在此地做官，不便出面做生意，所以一切都用的是某记，并不出名。在人家跟前，我只推说是你的。你见了那些伙计，万不要说穿，只有管德泉一个知道实情，其余都不知道的。”我笑道：“名者，实之宾也；吾其为宾乎？”继之也一笑。

我道：“我去年交给大哥的，是整数二千银子。怎么我这回去查帐，却见我名下的股份，是二千二百五十两？”继之道：“那二百五十两，圣年年底帐房里派到你名下的。我料你没有甚么用处，就一齐代你入了股。一时忘记了，没有告诉你。你走了这一次，辛苦了，我给你一样东西开开心。”说罢，在抽屉里取出一本极旧极残的本子来。这本子只有两三百页，上面浓圈密点的，是一本词稿。我问道：“这是那里来的？”继之道：“你且看了再说，我和述农已是读的烂熟了。”我看第一阙是《误佳期》，题目是“美人嚏”。我笑道：“只这个题目便有趣。”继之道：“还有有趣的呢。”我念那词：

浴罢兰汤夜，一阵凉风恁好。陡然娇嚏两三声，消息难分晓。

莫是意中人，提着名儿叫？笑他鹦鹉却回头，错道依家恼。

我道：“这倒亏他着想。”再看第二阙是《荆州亭》，题目是“美人孕。”我道：“这个可向来不曾见过题咏的，倒是头一次。”再看那词是：

一自梦熊占后，惹得娇慵病久。个里自分明，羞向

人前说有。

镇日贪眠作呕，茶饭都难适口。含笑问檀郎：梅子枝头黄否？

我道：“这句‘羞向人前说有’，亏他想出来。”又有第三阕是《解佩令》“美人怒”，词是：

喜容原好，愁容也好，蓦地间怒容越好，一点娇嗔，衬出桃花红小，有心儿使乖弄巧。问伊声悄，凭伊怎了，拚温存解伊懊恼。刚得回嗔，便笑把檀郎推倒，甚来由到底不晓。

我道：“这一首是收处最好。”第四阕是《一痕沙》“美人乳”。我笑道：“美人乳明明是两堆肉，他用这《一痕沙》的词牌，不通！”继之笑道：“莫说笑话，看罢。”我看那词是：

迟日昏昏如醉，斜倚桃笙慵睡。乍起领环松，露酥胸。

小簇双峰莹膩，玉手自家摩戏。欲扣又还停，尽憨生。

我道：“这首只平平”。继之道：“好高法眼！”我道：“不是我的法眼高，实在是前头三阕太好了；如果先看这首，也不免要说好的。”再看第五阕是《蝶恋花》“夫婿醉归。”我道：“咏美人写到夫婿，是从对面着想，这题目先好了，词一定好的。”看那词是：

日暮挑灯闲徙倚，郎不归来留恋谁家里？及至归来沈醉矣，东歪西倒难扶起。不是贪杯何至此？便太常般，难道依嫌你？只恐瞢腾伤玉体，教人怜惜浑无计。

我道：“这却全在美人心意上着想，倒也体贴入微。”第六阕是《眼儿媚》“晓妆”：

晓起娇慵力不胜，对镜自忪惺。淡描青黛，轻匀红粉，约略妆成。檀郎含笑将人戏，故问夜来情。回头斜眄，一声低啐，你作么生！

我道：“这一阕太轻佻了，这一句‘故问夜来情’，必要改了他方好。”继之道：“改甚么呢？”我道：“这种香艳词句，必要使他流入闺阁方好。有了这种猥亵句子，怎么好把他流入闺阁呢！”继之道：“你改甚么呢？”我道：“且等我看完了，总要改他出来。”因看第七阕，是《忆汉月》“美人小字”。词是：

恩爱夫妻年少，私语喁喁轻悄。问到小字每模糊，欲说又还含笑。被他缠不过，说便说郎须记了。切休说与别人知，更不许人前叫！

我不禁拍手道：“好极，好极！这一阕要算绝唱了，亏他怎么想得出来！”继之道：“我和述农也评了这阕最好，可见得所见略同。”我道：“我看了这一阕，连那‘故问夜来情’也改着了。”继之道：“改甚么？”我道：“改个‘悄地唤芳名’，不好么？”继之拍手道：“好极，好极！改得好！”再看第八阕，是《忆王孙》“闺思”：

昨宵灯爆喜情多，今日窗前鹊又过。莫是归期近了么？鹊儿呵！再叫声儿听若何？

我道：“这无非是晨占喜鹊，夕卜灯花之意，不过痴得好顽。”第九阕是《三字令》“闺情”。我道：“这《三字令》最难得神理，他只限着三个字一句，那得跌宕！”看那词是：

人乍起，晓莺鸣，眼犹饧；帘半卷，槛斜凭，绽新红，呈嫩绿，雨初经。开宝镜，扫眉轻，淡妆成；才

歇息，听分明，那边厢，墙角外，卖花声。

我道：“只有下半阙好。”这一本稿，统共只有九阙，都看完了。我问继之道：“词是很好，但不知是谁作的？看这本子残旧到如此，总不见得是个时人了。”继之道：“那天我闲着没事，到夫子庙前闲逛，看见冷摊上有这本东西，只化了五个铜钱买了来。只恨不知作者姓名。这等名作，埋没在风尘中，也不知几许年数了；倘使不遇我辈，岂不是徒供鼠啮虫伤，终于复瓿！”我因继之这句话，不觉触动了一桩心事。

正是：一样沉沦增感慨，伟人环宝共风尘。不知触动了甚么心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我听见继之赞叹那几阕词，说是倘不遇我辈，岂不是终于复瓿，我便忽然想起蔡侣笙来，因把在上海遇见黎景翼，如此这般，告诉了一遍。又告诉他蔡侣笙如何廉介，他的夫人如何明理，都说了一遍。继之道：“原来你这回到上海，干了这么一回事，也不虚此一行。”我道：“我应允了蔡侣笙，一到南京，就同他谋事，求大哥代我留意。”继之道：“你同他写下两个名条，我觑便同他荐个事便了。”

说话间，春兰来叫我吃午饭，我便过去。饭后在行李内取出团扇及画片，拿过来给继之，说明是德泉送的。继之先看扇子，把那题的诗念了一遍道：“这回倒没有抄错。”我道：“怎么说是抄的？”继之道：“你怎么忘了？我头回给你看的那把团扇，把题花卉的诗题在美人上，不就是这个人画的么。”我猛然想起当日看那把团扇来，并想起继之说的诗画交易的故事，又想起江雪渔那老脸攘诗，才信继之从前的话，并不曾有意刻画他们。因把在苏州遇见江雪渔的话，及代题诗的话，述了一遍。老太太在旁听见，便说道：“原来是你题的诗，快念给我听。”继之把扇子递给他夫人。他夫人便念了一遍，又逐句解说了。老太太道：“好口彩！好吉兆！果然石榴多子！明日继之生了儿子，我好好的请你。”我笑说“多谢”。

继之摊开那画片来看，见了那款，不觉笑道：“他自己不通，如何把我也拉到苏州去？好好的一张画，这几个字写的成了废物了。”我道：“我也曾想过，只要叫裱画匠，把那几个字挖了去，还可以用得。继之道：“只得如此的了。”我又回去，把我的及送述农的扇子，都拿来给继之看。继之道：“这都是你题的么？”我道：“是的。他画一把，我就题一首。”继之道：“这个人画的着实可以，只可惜太不通了。但既然不通，就安分些，好好的写个上下款也罢了，偏要题甚么诗。你看这几首诗，他将来又不知要错到甚么画上去了。”我道：“他自己说是吴三桥的学生呢。”继之道：“这也说不定的。说起吴三桥，我还买了一幅小中堂在那里，你既喜欢题诗，也同我题上两首去。”我道：“画在那里？”继之道：“在书房里，我同你去看来。”于是一同到书房里去。继之在书架上取下画来，原来是一幅美人，布景是满幅梅花，梅梢上烘出一钩斜月，当中月洞里，露出美人，斜倚在熏笼上。裱的全绫边，那绫边上都题满了，却剩了一方。继之指着道：“这一方就是虚左以待的。”我道：“大哥那里去找了这些人题？”继之道：“我那里去找人题，买来就是如此的了。”我道：“这一方的地位很大，不是一两首绝诗写得满的。”继之道：“你就多作几首也不妨。”我想了一想道：“也罢。早上看了绝妙好词，等我也效颦填一阕词罢。”继之道：“随你便。”我取出《诗韵》翻了一翻，填了一阕《疏影》，词曰：

香消烬歇，正冷侵翠被，霜禽啼彻。斜月三更，谁鼓城笳，一枕梦痕明灭。无端惊起佳人睡，况酒醒天寒时节。算几回倚遍熏笼，依旧黛眉双结。良夜迢迢甚

伴？对空庭寂寞，花光清绝。萼逗春心，偷数年华，独自暗伤离别。年来消瘦知何似，应不减素梅孤洁。且待伊塞上归来，密与拥炉愁说。

用纸写了出来，递给继之道：“大哥看用得，我便写上去。”继之看了道：“你倒是个词章家呢。但何以忽然用出那离别字眼出来？”我道：“这有甚一定的道理，不过随手拈来，就随意用去。不然，只管赞梅花的清幽，美人的标致，有甚意思呢。我只觉得词句生涩得很。”继之道：“不生涩！很好！写上去罢。”我摊开画，写了上去，署了款。继之便叫家人来，把他挂起。

日长无事，我便和继之对了一局围棋。又把那九阕香奁词抄了，只把《眼儿媚》的“故问夜来情”，改了个“悄地唤芳名”，拿去给姊姊看，姊姊看了一遍道：“好便好，只是轻薄些。”我道：“这个只能撇开他那轻薄，看他的巧思。”姊姊笑道：“我最不服气，男子们动不动拿女子做题目来作诗填词，任情取笑！”我道：“岂但作诗填词，就是画画，何尝不是！只画美人，不画男子；要画男子，除非是画故事，若是随意坐立的，断没有画个男子之理。”姊姊道：“正是。我才看见你的一把团扇，画的很好，是在那里画来的？”我道：“在苏州。姊姊欢喜，我写信去画一把来。”姊姊道：“我不要。你几时便当，顺便同我买点颜料来，还要买一份画碟、画笔。我的丢在家里，没有带来。”我欢喜道：“原来姊姊会画，是几时学会的？我也要跟着姊姊学。”

正说到这里，吴老太太打发人来请，于是一同过去。那边已经摆下点心。吴老太太道：“我今天这个东做得着，又做

了荷花生日，又和干儿子接风。这会请先用点心，晚上凉快些再吃酒。”我因为荷花生日，想起了竹汤饼会来，和继之说了。继之道：“这种人只算得现世！”我道：“有愁闷时听听他们的问答，也可以笑笑。”于是把在花多福家所闻的话，述了一遍。母亲道：“你到妓院里去来？”我道：“只坐得一坐就走的。”姊姊道：“依我说，到妓院里去倒不要紧，倒是那班人少亲近些。”我道：“他硬拉我去的，谁去亲近他。”姊姊道：“并不是甚么亲近不得，只小心被他们熏臭了。”说的大众一笑。当夜陪了吴老太太的高兴，吃酒到二炮才散。

次日，继之出城，我也到关上去，顺带了团扇送给述农。大家不免说了些别后的话，在关上盘桓了一天。到晚上，继之设了个小酌，单邀了我同述农两个吃酒，赏那香奁词。述农道：“徒然赏他，不免为作者所笑，我们也应该和他一阅。”我道：“香奁体我作不来；并且有他的珠玉在前，我何敢去佛头着粪！”继之道：“你今天题画的那一阕《疏影》，不是香奁么？”我道：“那不过是稍为带点香奁气。他这个是专写儿女的，又自不同。”述农道：“说起题画，一个朋友前天送来一个手卷要我题，我还没工夫去作。不如拿出来，大家题上一阕词罢。”我道：“这倒使得。”述农便亲自到房里取了来，签上题着“金陵图”三字。展开来看，是一幅工笔青绿山水，把南京的大概，画了上去。继之道：“用个甚么词牌呢？”述农道：“词牌倒不必限。”我道：“限了的好。不限定了，回来有了一句合这个牌，又有一句合那个牌，倒把主意闹乱了。”继之道：“秦淮多丽，我们就用《多丽》罢。”我道：“好。我已经有起句了：‘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述农道：“好敏捷！”

我道：“起两句便敏捷，这个牌，还有排偶对仗，颇不容易呢。”继之道：“我也有个起句，是‘古金陵，秦淮烟水冥冥’。”我道：“既如此，也限了八庚韵罢。”于是一面吃酒，一面寻思。倒是述农先作好了，用纸誊了出来。继之拿在手里，念道：

水盈盈，吴头楚尾波平。指参差帆樯隐处，三山天外摇青。丹脂销墙根蛰泣，金粉灭江上烟腥。北固云颓，中泠泉咽，潮声怒吼石头城。只千古《后庭》一曲，回首不堪听！休遗恨霸图销歇，王、谢飘零！但南朝繁华已烬，梦蕉何事重醒？舞台倾夕烽惊雀，歌馆寂磷火为萤。荒径香埋，空庭鬼啸，春风秋雨总愁凝。更谁家秦淮夜月，笛韵写凄清？伤心处画图难足，词客牵情。

继之念完了，便到书案上去写，我站在前面，看他写的是：

古金陵，秦淮烟水冥冥。写苍茫势吞南北，斜阳返射孤城。泣胭脂泪干陈井，横铁锁缆系吴舲。《玉树》歌残，铜琶咽断，怒潮终古不平声。算只有蒋山如壁，依旧六朝青。空余恨凤台寂寞，鸦点零星。叹豪华灰飞王、谢，那堪鼙鼓重惊！指灯船光销火蜃，凭水榭影乱秋萤。坏堞荒烟，寒笳夜雨，鬼磷鹃血暗愁生。画图中长桥片月，如对碧波明。乌衣巷年年燕至，故国多情。

我等继之写完，我也写了出来，交给述农看。我的词是：

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忆六朝几番兴废，恍如一局棋枰。见风飏去来眼底，望楼橹颓败心惊。几代笙歌，十年鼙鼓，不堪回首叹雕零。想昔日秦淮觞咏，似幻梦

初醒。空留得一轮明月，渔火零星。最销魂红羊劫尽，但余一座孤城。剩铜驼无言衰草，闻铁马凄断邮亭。举目沧桑，感怀陵谷，落花流水总关情。偶披图旧时景象，历历可追凭。描摹出江山如故，输与丹青。

当下彼此传观，又吃了一回酒。述农自回房安歇。

继之对我道：“你将息两天，到芜湖走一次。你但找定了屋子，就写信给我，这里派人去；你便再到九江、汉口，都是如此。”我道：“这找房子的事，何必一定要我？”继之道：“你去找定了，回来可以告诉我一切细情；若叫别人去，他们去了，就在那里办事了。还有一层：将来你往来稽查，也还可以熟悉些。”我道：“这里南京开办么？”继之道：“这里叫德泉倒派人上来办，才好掩人耳目。你从上江回来，就可以到镇江去。”我道：“这里书后的事怎样呢？”继之道：“我这个差事，上前天奉了札子，又连办一年；书后我打算另外再请人。”我道：“那么何不就请了蔡侣笙呢？”继之道：“但不知他笔下如何？”我道：“包你好！我虽然未见过他的东西，然而保过廪的人，断不至于不通；顶多作出来的东西，有点腐八股气罢了，何况还不见得。他还送我一副对子，一笔好董字。”继之道：“我就请了他，你明日就写信去罢，连关书一齐寄去也好。”我听说不胜之喜，连夜写好了，次日一早，便叫家人寄去。又另外寄给王端甫一信，嘱他劝驾。

我便赁马进城，顺路买了画碟、画笔、颜料等件；又买了几张宣纸、扇面、画绢等，回来送与姊姊，并央他教我画。姊姊道：“你只要在旁边留着心看我画，看多了就会了，难道还要把着手教么。”我道：“我从前学画山水，学了三个多月，

画出来的山，还象一个土馒头，我就丢下了。”姊姊便裁了一张小中堂。我道：“画甚么？”姊姊道：“画一幅美人，送我干嫂子。”说罢坐下，调开颜色，先画了个美人面，又布了一树梅花。我道：“姊姊可是看见了书房那张，要背临他的稿子？”姊姊道：“大凡作画要临稿本，便是低手。书房那是我看见的，我却并不临他。”我道：“初学时总是要临的。”姊姊道：“这个自然。但是学会之后，总要胸中有了丘壑，要画甚么，就是甚么，才能称得画家。”

说话间，春兰拿了一卷东西进来，说是他家周二爷从关上带回来的。拆开看时，原是那幅《金陵图》，昨夜的词，未曾写上，今天继之、述农都写了，拿来叫我写的。姊姊道：“书房那张，你也题了一阕词，怎么这样词兴大发？我这张也要请教一阕了。”我道：“才题过一张梅花美人，今日再题，恐怕要犯了。”姊姊道：“胡说！我不信你腹俭到如此。我已经填了一阕《解语花》，在干嫂子那里，你去看来。”我道：“既如此，我不看词，且看画的是甚么样子个大局，我好切题做去。”姊姊道：“没有甚么样子，就是一个月亮。一个美人，站在梅花树下。”我便低头思索一会，问姊姊要纸写出来。姊姊道：“填的甚么词牌？不必写，先念给我听。”我道：“自然也是《解语花》。”因念道：

思萦邓尉，梦绕罗浮，身似梅花瘦。故园依旧，慵梳掠，谁共寻芳携手？芳心恐负，正酒醒天寒时候。唤丫鬟招鹤归来，请与冰魂守。羌笛怕听吹骤，念陇头人远，怎堪回首，翠蛾愁皱。相偎处，惹得暗香盈袖。凝情待久，无限恨，瘦仙知否？应为伊惆怅江南，月落参横后。

姊姊听了道：“大凡填词，用笔要如快马入阵，盘旋曲折，随意所之。我们不知怎的，总觉着有点拙涩，词句总不能圆转，大约总是少用功之过。念我的你听：

芳痕淡抹，粉影含娇，隐隐云衣迭。一般清绝，偎花立，空自暗伤离别。销魂似妾，心上事更凭谁说？倩何人寄语陇头，镜里春难折。寂寞黄昏片月，伴珊珊环佩，满庭香雪，蛾眉愁切。关情处，怕听丽谯吹彻。冰姿似铁，叹尔我，生来孤洁。恐飘残倦倚风前，一任霜华拂。”

我道：“姊姊这首就圆转得多了。姊姊道：“也不见得。”此时那画已画好了，我便把题词写上。又写了那《金陵图》的题词。

过得两天，我便到芜湖去，看定了房子，等继之派人来经理了，我又到九江，到汉口。回南京歇了几天，又到镇江，到杭州。从此我便来往苏、杭及长江上下游。原来继之在家乡，提了一笔巨款来，做这个买卖，专收各路的土货，贩到天津，牛庄、广东等处去发卖，生意倒也十分顺手。我只管往来稽查帐目，在路的日子多，在家的日子少，这日子就觉得容易过了。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周年。直到次年七月里，我稽查到了上海，正在上海号里住下，忽接了继之的电报，叫速到南京去，电文简略，也不曾叙明何事。我想继之大关的差使，留办一年，又已期满，莫非叫我去办交代。然而办交代用不着我呀。既然电报来叫，必定是一件要事，我且即日动身去罢。

正是：只道书来询货殖，谁知此去却衡文。未知此去有何要事，且听下回再记。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我接了继之电信，便即日动身，到了南京，便走马进城，问继之有甚要事。恰好继之在家里，他且不说做甚么，问了些各处生意情形，我一一据实回答。我问起蔡侣笙。继之道：“上月藩台和我说，要想请一位清客，要能诗，能酒，能写，能画的，杂技愈多愈好；又要能谈天，又要品行端方，托我找这样一个人，你想叫我往哪里去找。只有侣笙，他琴棋书画，件件可以来得，不过就是脾气古板些；就把他荐去了，倒甚是相得。大关的差事，前天也交卸了。”我道：“述农呢？”继之道：“述农馆地还连下去。”我道：“这回叫我回来，有甚么事？”继之道：“你且见了老伯母，我们再细谈。”我便出了书房，先去见了吴老太太及继之夫人，方才过来见了母亲、婶娘、姊姊，谈了些家常话。

我见母亲房里，摆着一枝三镶白玉如意，便问是哪里来的。母亲道：“上月我的生日，蔡侣笙送来的，还有一个董其昌手卷。”我仔细看了那如意一遍，不觉大惊道：“这个东西，怎么好受他的！虽然我荐他一个馆地，只怕他就把这馆地一年的薪水还买不来！这个如何使得！”母亲道：“便是我也说是小生日，不惊动人，不肯受。他再三的送来，只得收下。原是预备你来家，再当面还他的。”我道：“他又怎么知道母亲

生日呢？”姊姊道：“怕不是大哥谈起的。他非但生日那天送这个礼，就是平常日子送吃的，送用的，零碎东西，也不知送了多少。”我道：“这个使不得！偏是我从荐了他的馆地之后，就没有看见过他。”姊姊道：“难道一回都没见过？”我道：“委实一回都没见过。他是住在关上的，他初到时，来过一次，那时我到芜湖去了。嗣后我就东走西走，偶尔回来，也住不上十天八天，我不到关上，他也无从知道，赶他知道了，我又动身了，所以从来遇不着。还有那手卷呢？”姊姊在抽屉里取出来给我看，是一个三丈多长的绫本。我看了，便到继之那边，和继之说。继之道：“他感激你得很呢，时时念着你。这两样东西，我也曾见来。若讲现买起来呢，也不知要值多少钱。他说这是他家藏的东西，在上海穷极的时候，拿去押给人家了。两样东西，他只押得四十元。他得了馆地之后，就赎了回来，拿来送你。”我道：“是他先代之物，我更不能受，明日待我当面还了他。此刻他在藩署里，近便得很，我也想看看他去。”

继之道：“你自从丢下了书本以来，还能作八股么？”我笑道：“我就是未丢书本之前，也不见得能作八股。继之道：“说虽是如此说，你究竟是在那里作的。我记得你十三岁考书院，便常常的取在五名前；以后两年出了门，我可不知道了。”我道：“此刻凭空还问这个做甚么呢？”继之道：“只管胡乱谈谈，有何不可。”我道：“我想这个不是胡乱谈的，或者另外有甚么道理。”继之笑着，指着一个大纸包道：“你看这个是甚么？”我拆开来一看，却是锺山书院的课卷。我道：“只怕又是藩台委看的？”继之道：“正是。这是生卷。童卷是侣笙

在那里看。藩台委了我，我打算要烦劳了你。”我道：“帮着看是可以的，不过我不能定甲乙。”继之道：“你只管定了甲乙，顺着迭起来，不要写上，等我看过再写就是了。”我道：“这倒使得。但不知几时要？这里又是多少卷？要取几名？”继之道：“这里其是八百多卷，大约取一百五十卷左右。佳卷若多，就多取几卷也使得。你几时可以看完就几时要，但是越快越好，藩台交下来好几天了，我专等着你。你在这里看，还是拿过去看？”我道：“但只看看，不过天把就看完了；但是还要加批加圈，只怕要三天。我还是拿过去看的好。那边静点，这边恐怕有人来。”继之道：“那么你拿过去看罢。”我笑道：“看了使不得，休要怪我。”继之道：“不怪你就是。”

当下又谈了一会，继之叫家人把卷子送到我房里去，我便过来。看见姊姊正在那里画画。我道：“画甚么？”姊姊道：“九月十九，是干娘五十整寿，我画一堂海满寿屏，共是八幅。”我道：“呀！这个我还不曾记得。我们送甚么呢？”姊姊道：“这里有一堂屏了；还有一个多月呢，慢慢办起来，甚么不好送。”我道：“这份礼，是很难送的：送厚了，继之不肯收；送薄了，过不去。怎么好呢？”想了一想道：“有了一样了，我前月在杭州，收了一尊柴窑的弥勒佛，只化得四吊钱，的真是古货。只可惜放在上海。回来写个信，叫德泉寄了来。”姊姊道：“你又来了，柴窑的东西，怎么只卖得四吊钱？”我道：“不然我也不知，因为这东西买得便宜，我也有点疑心，特为打听了来。原来这一家人家，本来是杭州的富户，祖上在扬州做盐商的。后来折了本，倒了下来，便回杭州。生意虽然倒了，却也还有几万银子家资。后来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

起初是卖田，后来卖房产，卖桌椅东西，卖衣服首饰，闹的家人仆妇也用不起了。一天在堆存杂物的楼上，看见有一大堆红漆竹筒子，也不知是几个。这是扬州戴春林的茶油筒子，知道还是祖上从扬州带回来的茶油，此刻差不多上百年了，想来油也干了，留下他无用，不如卖了，打定了主意，就叫了收买旧货的人来，讲定了十来个钱一个，当堂点过，却是九十九个都卖了。过得几天，又在角子上寻出一个，想道：‘这个东西原是一百个，那天怎样寻他不出来’。摇了一摇，没有声响，想是油都干了。想这油透了的竹子，劈细了生火倒好，于是拿出来劈了。原来里面并不是油，却是用木屑藏着一条十两重的足赤金条子。不觉又惊又喜，又悔又恨：惊的是许久不见这样东西，如今无意中又见着了；喜的是有了这个，又可以换钱化了；悔的是那九十九个，不应该卖了；恨的是那天见了这筒子，怎么一定当他是茶油，不劈开来先看看再卖。只得先把这金子去换了银来。有银在手，又忘怀了，吃喝嫖赌，不上两个月又没了。他自想眼睁睁看着九百九十两金子，没福享用，吊把钱把他卖了，还要这些东西作甚么，不如都把他卖了完事。因此索性在自己门口，摆了个摊子，把那眼前用不着的家私什物，都拿出来。只要有人还价就卖。那天我走过他门口，看见这尊佛，问他要多少钱，他并不要价，只问我肯出多少。我说了四吊，原不过说着顽，谁知他当真卖了。”姊姊道：“不要撒谎，天下那里有这种呆人。”我道：“惟其呆，所以才能败家；他不呆，也不至于如此了。这些破落户，千奇百怪的形状，也说不尽许多，记得我小时候上学，一天放晚学回家，同着一个大学生走，遇了一个人，手里提

着一把酒壶，那大学生叫我去揭开他那酒壶盖，看是甚么酒。我顽皮，果然蹑足潜踪在他后头，把壶盖一揭，你道壶里是些甚么？原来不是酒，不是茶，也不是水，不是湿的，是干的，却是一壶米！”说的姊姊噗嗤的一声笑了道：“这是怎么讲？”我道：“那个人当时就大骂起来，要打我，吓得我摔了壶盖，飞跑回家去。明日我问那大学生，才知道这个人是就近的一个破落户，穷的逐顿买米；又恐怕人识笑，所以拿一把酒壶来盛米。有人遇了他，他还说顿顿要吃酒呢。就是前年我回去料理祠堂的一回，有一天在路上遇见子英伯父，抱着一包衣服，在一家当铺门首东张西望。我知道他要当东西，不好去撞破他，远远的躲着偷看。那当门是开在一个转角子上，他看见没人，才要进去，谁知角子上转出一个地保来，看见了他，抢行两步，请了个安，羞得他脸上青一片、红一片，嘴里喃喃呐呐的不知说些什么，就走了，只怕要拿到别家去当了。”姊姊道：“大约越是破落户，越要摆架子，也是有的。”我道：“非但摆架子，还要贪小便宜呢。我不知听谁说的，一个破落户，拾了一个斗死了的鹌鹑，拿回家去，开了膛，拔了毛，要炸来吃，又嫌费事，家里又没有那些油。因拿了鹌鹑，假意去买油炸脍，故意把鹌鹑掉在油锅里面，还做成大惊小怪的样子；那油锅是沸腾腾的，不一会就熟了。人家同他捞起来，他非但不谢一声，还要埋怨说：‘我本来要做五香的，这一炸可炸坏了，五香的吃不成了！’”姊姊笑道：“你少要胡说罢，我这里赶着要画呢。”

我也想起了那尊弥勒佛，便回到房里，写了一封寄德泉的信，叫人寄去。一面取过课本来看，看得不好的，便放在

一边；好的，便另放一处。看至天晚，已看了一半。暗想原来这件事甚容易的。晚饭后，又潜心去看，不知不觉，把好不好都全分别出来了。天色也微明了，连忙到床上去睡下。一觉醒来，已是十点钟。母亲道：“为什睡到这个时候”我道：“天亮才睡的呢。”母亲道：“晚上做甚么来？”我道：“代继之看卷子。”母亲便不言语了。我便过来，和继之说了些闲话。

饭后，再拿那看过好的，又细加淘汰，逐篇加批加圈点。又看了一天，晚上又看了一夜，取了一百六十卷，定了甲乙，一顺迭起。天色已经大明了，我便不再睡，等继之起来了，便拿去交给他，道：“还有许多落卷，叫人去取了来罢。”继之翻开看了两卷，大喜道：“妙，妙！怎么这些批语的字，都摹仿着我的字迹，连我自己粗看去，也看不出来。”我道：“不过偶尔学着写，正是婢学夫人，那里及得到大哥什一！”继之道：“辛苦得很！今夜请你吃酒酬劳。”我道：“这算甚么劳呢。我此刻先要出去一次。”继之问到那里。我道：“去看蔡侣笙。”继之道：“正是。他和我说过，你一到了就知照他，我因为你要看卷子，所以不曾去知照得。你去看看他也好。”

我便出来，带了片子，走到藩台衙门，到门房递了，说明要见蔡师爷。门上拿了进去，一会出来，说是蔡师爷出去了，不敢当，挡驾。我想来得不凑巧，只得怏怏而回，对继之说侣笙不在家的话。继之道：“他在关上一年，是足迹不出户外的，此刻怎么老早就出去了呢？”话还未说完，只见王富来回说：“蔡师爷来了。”我连忙迎到客堂上，只见蔡侣笙穿了衣冠，带了底下人，还有一个小厮挑了两个食盒。侣笙出落得精神焕发，洗绝了从前那落拓模样，眉宇间还带几分威

严气象。见了我，便抢前行礼，吓的我连忙回拜。起来让坐。吕笙道：“今日带了贽见，特地叩谒老伯母，望乞代为通禀一声。我道：“家母不敢当，阁下太客气了！”吕笙道：“前月老伯母华诞，本当就来叩祝，因阁下公出，未曾在侍，不敢造次；今日特具衣冠叩谒，千万勿辞！”我见他诚挚，只得进来，告知母亲。母亲道：“你回了他就是了。”我道：“我何尝不回；他诚挚得很，特为具了衣冠，不如就见他一见罢。”姊姊道：“人家既然一片诚心，伯娘何必推托，只索见他一见罢了。”母亲答应了，婢娘、姊姊都回避过，我出来领了吕笙进去。吕笙叫小厮挑了食盒，一同进去，端端正正的行了礼。我在旁陪着，又回谢过了。吕笙叫小厮端上食盒道：“区区几色敝省的土仪，权当贽见，请老伯母赏收。”母亲道：“一向多承厚赐，还不曾道谢，怎好又要费心！”我道：“吕笙太客气了！我们彼此以心交，何必如此烦琐？”吕笙道：“改日内子还要过来给老伯母请安。”母亲道：“我还没有去拜望，怎敢枉驾！”我道：“嫂夫人几时接来的？”吕笙道：“上月才来的，没有过来请安，荒唐得很。”我道：“甚么话！嫂夫人深明大义，一向景仰的，我们书房里坐罢。”吕笙便告辞母亲，同到书房里来。我忙让宽衣。

吕笙一面与继之相见。我说道：“吕笙何必这样客气，还具起衣冠来？”吕笙道：“我们原可以脱略，要拜见老伯母，怎敢褻渎。”我道：“上月家母寿日，承赐厚礼，概不敢当，明日当即璧还。”吕笙道：“这是甚么话！我今日披肝沥胆的说一句话：我在穷途之中，多承援手，荐我馆谷，自当感激。然而我从前也就过几次馆，也有人荐的；就是现在这个馆，是

继翁荐的，虽是一般的感激，然而总没有这种激切。须知我这个是知己之感，不是恩遇之感。当我落拓的时候，也不知受尽多少人欺侮。我摆了那个摊，有些居然自命是读书人的，也三三两两常来戏辱。所谓人穷志短，我哪里敢和他较量，只索避了。所以头一次阁下过访时，我待要理不理的，连忙收了摊要走，也是被人戏辱的多了，吓怕了，所以才如此。”我道：“这班人就很不讲道理，人家摆个摊，碍他甚么。要来戏侮人家呢？”吕笙道：“说来有个缘故。因为我上一年做了个蒙馆，虹口这一班蒙师，以为又多了一个，未免要分他们的润，就很不愿意了。次年我因来学者少，不敢再干，才出来测字。他们已经是你一嘴我一嘴的说是只配测字的，如何妄想坐起馆来。我因为坐在摊上闲着，常带两本书去看看。有一天，我看的是《经世文编》，被一个刻薄鬼看见了，就同我哄传起来。说是测字先生看《经世文编》，看来他还想做官，还想大用呢。从此就三三两两，时来挖苦。你想我在这种境地上处着，忽然天外飞来一个绝不相识、绝不相知之人，赏识我于风尘之中，叫我焉得不感！”说到这里，流下泪来。“所以我当老伯母华诞之日，送上两件薄礼，并不是表我的心，正要阁下留着，做个纪念；倘使一定要还我，便是不许我感这知己了。”说着，便起身道：“方伯那里还有事等着，先要告辞了。”我同继之不便强留，送他出去。我回来对继之说道：“在我以为闲闲一件事，却累他送了礼物，还赔了眼泪，倒叫我难为情起来。”继之道：“这也足见他的诚挚。且不必谈他，我们谈我们的正事罢。”我问谈甚么正事。继之指着我看定的课卷，说出一件事来。

正是：只为金篦能刮眼，更将玉尺付君身。未知继之说出甚么事来，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入文闱童生射猎

当下继之对我说道：“我日来得了个闱差，怕是分房，要请一个朋友到里面帮忙去，所以打电报请你回来。我又恐怕你荒疏了，所以把这课卷试你一试，谁知你的眼睛竟是很高的，此刻我决意带你进去。”我道：“只要记得那八股的范围格局，那文章的魄力之厚薄，气机之畅塞，词藻之枯腴，笔仗之灵钝，古文时文，总是一样的。我时文虽荒了，然而当日也曾入过他那范围的，怎会就忘了，况且我古文还不肯丢荒的。但是怎能够同着进去？这个顽意儿，却没有干过。”继之道：“这个只好要奉屈的了，那天只能扮作家人模样混进去。”我道：“大约是房官，都带人进去的了？”继之道：“岂但房官，是内帘的都带人进去的。常有到了里面，派定了，又更动起来的。我曾记得有过一回，一个已经分定了房的，凭空又撤了，换了一个收掌。”我道：“这又为甚么？”继之道：“他一得了这差使，便在外头通关节，收门生，谁知临时闹穿了，所以弄出这个笑话。”

我道：“这科场的防范，总算严密的了，然而内中的毛病，我看总不能免。”继之道：“岂但不能免，并且千奇百怪的毛病，层出不穷。有偷题目出去的，有传递文章进号的，有换卷的。”我道：“传递先不要说他，换卷是怎样换法呢？”继之道：“通了外收掌，初十交卷出场，这卷先不要解，在外面请人再作一篇，誊好了，等进二场时交给他换了。广东有了闹姓一项，便又有压卷及私拆弥封的毛病。广东曾经闹过一回，一场失了十三本卷子的。你道这十三个人是哪里的晦气。然而这种毛病，都不与房官相干，房官只有一个关节是毛病。”我道：“这个顽意儿我没干过，不知关节怎么通法？”继之道：“不过预先约定了几个字，用在破题上，我见了便荐罢了。”我道：“这么说，中不中还不能必呢。”继之道：“这个自然。他要中，去通主考的关节。”

我道：“还有一层难处，比如这一本不落在他房里呢？”继之道：“各房官都是声气相通的，不落在他那里，可以到别房去找；别房落到他那里的关节卷子，也听人家来找。最怕遇见一种拘迂古执的，他自己不通关节，别人通了关节，也不敢被他知道。那种人的房，叫做黑房。只要卷子不落在黑房里，或者这一科没有黑房，就都不要紧了。”我笑道：“大哥还是做黑房，还是做红房？”继之道：“我在这里，绝不交结绅士，就是同寅中我往来也少，固然没有人来通我的关节，我也不管关节。然而到了里面，我却不做什么正颜厉色的君子，去讨人厌，有人来寻什么卷子，只管叫他拿去。”我笑道：“这倒是取巧的办法，正人也做了，好人也做了。”继之道：“你不知道，黑房是做不得的。现在新任的江宁府何太尊，他

是翰林出身，在京里时有一回会试分房，他同人家通了关节，就是你那个话，偏偏这本卷子不曾到他房里。他正在那里设法搜寻，可巧来了一位别房的房官是个老翰林，著名的是个清朝孔夫子，没有人不畏惮他的。这位何太尊不知怎样一时糊涂，就对他说有个关节的话。谁知被他听了，便大嚷起来，说某房有关节，要去回总裁。登时闹的各房都知道了，围过来看，见是这位先生吵闹，都不敢劝。这位太尊急了，要想个阻止他的法子，哪里想得出来，只得对他作揖打拱的求饶。他哪里肯依，说甚么‘皇上家抡才大典，怎容得你们为鬼为蜮！照这样做起来，要屈煞了多少寒畯，这个非回明白了，认真办一办，不足以警将来’。何太尊到了此时，人急智生，忽的一下，直跳起来，把双眼瞪直了，口中大呼小叫，说神说鬼的，便装起疯来。那位老先生还冷笑道：‘你便装疯，也须瞒不过去。’何太尊更急了，便取起桌上的裁纸刀，飞舞起来，吓的众人倒退。他又是东奔西逐的，忽然又撩起衣服，在自己肚子上划了一刀。众人才劝住了那位老先生，说他果然真疯了，不然哪里肯自己戳伤身子。那位老先生才没了说话。当时回明了，开门把他扶了出去，这才了事。你想，自己要做君子，立崖岸，却不顾害人，这又何苦呢。”我道：“这一场风波，确是闹的不小。那位先生固然太过，然而士人进身之始，即以贿求，将来出身做官的品行，也就可想了。”继之道：“这个固是正论，然而以‘八股’取士，那作‘八股’的就何尝都是正人！”

说话时，春兰来说午饭已经开了，我就别了继之，过来吃饭，告诉母亲，说进场看卷的话。母亲道：“你有本事看人

家的卷，何不自己去中一个？你此刻起了服，也该回去赶小考，好歹挣个秀才。”我道：“挣了秀才，还望举人；挣了举人，又望进士；挣了进士，又望翰林；不点翰林还好，万一一点了，两吊银子的家私，不上几年，都要光了；再没有差使，还不是仍然要处馆。这些身外的功名，要他做甚么呢？”母亲道：“我只一句话，便惹了你一大套。这样说，你是不望上进的了。然则你从前还读书做甚么？”我道：“读书只求明理达用，何必要为了功名才读书呢。”姊姊道：“兄弟今番以童生进场看卷，将来中了几个出来，再是他们去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却都是兄弟的门生了。”我笑道：“果然照姊姊这般说，我以后不能再考试了。”姊姊道：“这却为何？”我道：“我去考试，未必就中，倘迟了两科，我所荐中的都已出了身，万一我中在他们手里，那时候明里他是我的老师，暗里实在我是他的老师，那才不值得呢。”

吃过了饭，我打算去回看侣笙，又告诉了他方才的话。姊姊道：“他既这样说，就不必退还他罢。做人该爽直的地方，也要爽直些才好，若是太古板，也不入时宜。”母亲道：“他才说他的太太要来，你要去回拜他，先要和他说明白，千万不要同他那个样子，穿了大衣服来，累我们也要穿了陪他。”我道：“我只说若是穿了大衣服，我们挡驾不会他，他自然不穿了。”说罢，便出来，到藩台衙门里，会了侣笙。只见他在那里起草稿。我问他作甚么。侣笙道：“这里制军的折稿。衙门里几位老夫子都弄不好，就委了方伯，方伯又转委我。”我道：“是甚么奏稿，这般烦难？”侣笙道：“这有甚么烦难，不过为了前回法越之役，各处都招募了些新兵，事定了，又遣

散了；募时与散时，都经奏闻。此时有个廷寄下来，查问江南军政，就是这件事要作一个复折罢了。”我又把母亲的话，述了一遍。吕笙道：“本来应该要穿大衣过去的，既然老伯母分付，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又问是几时来。吕笙道：“本来早该去请安了，因为未曾得先容，所以不敢冒昧。此刻已经达到了，就是明天过来。”

我道：“尊寓在哪里？”吕笙道：“这署内闲房尽多着，承方伯的美意，指拨了两间，安置舍眷。”我道：“秋菊没有跟了来么？”吕笙道：“他已经嫁了人，如何能跟得来。前天接了信，已经生了儿子了。这小孩子倒好，颇知道点好歹。据内人说，他自从出嫁之后，不象那般蠢笨了，聪明了许多。他家里供着端甫和你的长生禄位，旦夕香花供奉，朔望焚香叩头。”我大惊道：“这个如何使得！快写信叫他不要如此。况且这件事是王端甫打听出来的，我在旁边不过代他传了几句话，怎么这样起来。他要供，只供端甫就够了，攀出我来做甚么呢。”吕笙笑道：“小孩子要这样，也是他一点穷心，由他去干罢了，又不费他甚么。”我道：“并且无谓得很！他只管那样仆仆亟拜，我这里一点不知，彼有所施，我无所受，徒然对了那木头牌子去拜，何苦呢！”吕笙道：“这是他出于至诚的，谅来止也止他不住，去年端甫接了家眷到上海，秋菊那小孩子时常去帮忙；家眷入宅时，房子未免要另外装修油漆，都是他男人做的，并且不敢收受工价，连物料都是送的。这虽是小事，也可见得他知恩报恩的诚心，我倒很喜欢。”我道：“施恩莫望报，何况我这个断不能算恩，不过是个路见不平，聊助一臂之意罢了。”吕笙道：“你便自己要做君子，施

恩不望报；却不能责他人必为小人，受恩竟忘报呀。”说得我笑了，然而心中总是闷闷不乐。辞了回来，告诉姊姊这件事。母亲、婶婶一齐说道：“你快点叫他写信去止住了，不要折煞你这孩子！”姊姊笑道：“那里便折得煞，他要如此，不过是尽他一点心罢了。”

我道：“这样说起来，我初到南京时，伯父出差去了，伯母又不肯见我，倘不遇了继之，怕我不流落在南京；幸得遇了他，不但解衣推食，并且那一处不受他的教导，我也应该供起继之的长生禄位了？”姊姊笑道：“枉了你是个读书明理之人！这种不过是下愚所为罢了。岂不闻‘士为知己者死’？又岂不闻‘国土遇我，国土报之’？从古英雄豪杰，受人意外之恩时，何尝肯道一个‘谢’字！等他后来行他那报恩之志时，却是用出惊天动地的手段，这才是叫做报恩呢。据我看，继之待你，那给你馆地招呼你一层，不过是朋友交情上应有之义；倒是他那随时随事教诲你，无论文字的纡繆，处世的机宜，知无不言，这一层倒是可遇不可求的殊恩，不可不报的。”我道：“拿甚么去报他呢？”姊姊道：“比如你今番跟他去看卷子，只要能放出眼光，拔取几个真才，本房里中的比别房多些，内中中的还要是知名之士，让他享一个知文之名，也可以算得报他了。其余随时随事，都可以报得。只要存了心，何时非报恩之时，何地非报恩之地，明人还要细说么。”

我道：“只是我那回的上海走的不好，多了一点事，就闹的这里说感激，那里也说感激，把这种贵重东西送了来，看看他也有点难受。我从此再不敢多事了。”姊姊道：“这又不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本来是抑强扶弱，互相维持之意。

比如遇了老虎吃人，我力能杀虎的，自然奋勇去救；就是力不能杀虎，也要招呼众人去救，断没有坐视之理。你见了他送你的东西难受，不过是怕人说你望报的意思。其实这是出于他自己的诚心，与你何干呢。”我道：“那一天寻到了吕笙家里，他的夫人口口声声叫我君子；见了吕笙，又是满口的义士，叫得人怪害臊的。”母亲道：“叫你君子、义士不好，倒是叫你小人、混帐行子的好！”姊姊道：“不是的。这是他的天真，也是他的稚气，以为做了这一点点的事，值不得这样恭维。你自己看见并没有出甚么大力量，又没有化钱，以为是一件极小的事。不知那秋菊从那一天以后的日子，都是你和王端甫给他过的了，如何不感激！莫说供长生禄位，就是天天来给你们磕头，也是该的。”我摇头道：“我到底不以为然。”姊姊笑道：“所以我说你又是天真，又是稚气。你满肚子要做施恩不受报的好汉，自己又说不出来。照着你这个性子，只要莫磨灭了，再加点学问，将来怕不是个侠士！”我笑道：“我说姊姊不过，只得退避三舍了。”说罢，走了出来，暗想姊姊今天何以这样恭维我，说我可以做侠士，我且把这话问继之去。走到书房里，继之出去了，问知是送课卷到藩台衙门去的。我便到上房里去，只见老妈子、丫头在那里忙着迭锡箔，安排香烛，整备素斋。我道：“干娘今天上甚么供？”吴老太太道：“今天七月三十，是地藏王菩萨生日。他老人家，一年到头都是闭着眼睛的，只有今天是张开眼睛。祭了他，消灾降福。你这小孩子，怎不省得？”我向来厌烦这些事，只是老太太做的，不好说甚么，便把些别话岔开去。

继之夫人道：“这一年来，兄弟总没有好好的在家里住。

这回来了，又叫你大哥拉到场里去，白白的关一个多月，这是那里说起。”我道：“出闱之后，我总要住到拜了干娘寿才动身，还有好几天呢。”老太太道：“你这回进去帮大哥看卷，要小心些，只要取年轻的，不要取年老的，最好是都在十七岁以内的。”我道：“这是何意？”老太太道：“你才十八岁，倘使那五六十岁的中在你手里，不叫他羞死么！”我笑道：“我但看文章，怎么知道他的年纪？”老太太道：“考试不要填了三代、年、貌的么？”我道：“弥封了的，看不见。”老太太道：“还有个法子，你只看字迹苍老的，便是个老头子。”我道：“字迹也看不见，是用誊录誊过的。”老太太笑道：“这就没法了。”正说笑着，继之回来了，问笑甚么，我告诉了，大家又笑了一笑。我谈了几句，便回到自己房里略睡一会，黄昏时，方才起来吃饭。

一宿无话。次日，蔡侣笙夫人来了，又过去见了吴老太太、继之夫人。我便在书房陪继之。他们盘桓了一天才散。

光阴迅速，不觉到了初五日入闱之期，我便青衣小帽，跟了继之，带了家人王富，同到至公堂伺候。行礼已毕，便随着继之入了内帘。继之派在第三房，正是东首的第二间。外面早把大门封了，加上封条。王富便开铺盖。开到我的，忽诧异道：“这是甚么？”我一看，原来是一枝风枪。继之道：“你带这个来做甚么？”我道：“这是在上海买的，到苏、杭去，沿路猎鸟，所以一向都是卷在铺盖里的。这回家来了，家里有现成铺陈，便没有打开他，进来时就顺便带了他，还是在轮船上卷的呢。”说罢，取过一边。这一天没有事。

第二天早起，主考差人出来，请了继之去，好一会才出

来。我问有甚么事。继之道：“这是照例的写题目。”我问甚么题。继之道：“告诉了你，可要代我拟作一篇的。”我答应了。继之告诉了我，我便代他拟作了一个次题、一首诗。

到了傍晚时候，我走出房外闲望，只见一个鸽子，站在檐上。我忽然想起风枪在这里，这回用得着了。忙忙到房里，取了枪，装好铅子，跑出来，那鸽子已飞到墙头上；我取了准头，板动机簧，飏的一声着了，那鸽子便掉了下来。我连忙跑过去拾起一看，不觉吃了一惊。

正是：任尔关防严且密，何如一弹破玄机。不知为了何事大惊，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闹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当时我无意中拿风枪打着了一个鸽子，那鸽子便从墙头上掉了下来，还在那里腾扑。我连忙过去拿住，觉得那鸽子尾巴上有异，仔细一看，果是缚着一张纸。把他解了下来，拆开一看，却是一张刷印出来已经用了印的题目纸。不觉吃了一惊。丢了鸽子，拿了题目纸，走到房里，给继之看。继之大惊道：“这是哪里来的？”我举起风枪道：“打来的。我方才进来拿枪时，大哥还低着头写字呢。”继之道：“你说明白点，

怎么打得来？”我道：“是拴在鸽子尾巴上，我打了鸽子，取下来的。”继之道：“鸽子呢？”我道：“还在外面墙脚下。”说话间，王富点上蜡烛来。继之对王富道：“外面墙脚下的鸽子，想法子把他藏过了。”王富答应着去了。

我道：“这不消说是传递了。但是太荒唐些，怎么用这个笨鸽子传递？”继之道：“鸽子未必笨，只是放鸽子的人太笨了，到了这个时候才放。大凡鸽子，到了太阳下山时，他的眼睛便看不见，所以才被你打着。”说罢，便把题目纸在蜡烛上烧了。我道：“这又何必烧了他呢？”继之道：“被人看见了，这岂不是嫌疑所在。你没有从此中过来，怨不得你不知道此中利害。此刻你和我便知道了题目，不足为奇；那外面买传递的不知多少，这一张纸，你有本事拿了出去，包你值得五六百元，所以里面看这东西很重。听说上一科，题目已经印了一万六千零六十张，及至再点数，少了十张，连忙劈了板片，另外再换过题目呢。”我笑道：“防这些士子，就如防贼一般。他们来考试，直头是来取辱。前几天家母还叫我回家乡去应小考，我是再也不去讨这个贱的了。”

继之道：“科名这东西，局外人看见，似是十分名贵，其实也贱得很。你还不知，到中进了进士去殿试，那个矮桌子，也有三条腿的，也有两条腿的，也有破了半个面子的，也有全张松动的。总而言之，是没有一张完全能用的。到了殿试那天，可笑一班新进士，穿了衣冠，各人都背着一张桌子进去。你要看见了，管你肚肠也笑断了，嘴也笑歪了呢。”我笑道：“大哥想也背过的了？”继之道：“背的又不是我一个。”我道：“背了进去，还要背出来呢。”继之道：“这是定做的粗东西，

考完了就撂下了，谁还要他。”

闲话少提。到了初十以后，就有朱卷送来了。起先不过几十本，我和继之分看，一会就看完了；到后来越弄越多，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只得每卷只看一个起讲：要得的就留着，待再看下文；要不得的，便归在落卷一起。拣了好的，给继之再看；看定了，就拿去荐。头场才了，二场的经卷又来；二场完了，接着又是三场的策问。可笑这第三场的卷子，十本有九本是空策，只因头场的八股荐了，这个就是空策，也只得荐在里面。我有心要拣一本好策，却只没有好的，只要他不空，已经算好了。后来看了一本好的，却是头、二场没有荐过，便在落卷里对了出来；看他那经卷，也还过得去，只是那八股不对。我问继之道：“这么一本好策，奈何这个人不会作八股！”继之看了道：“他这个不过枝节太多，大约是个古文家，你何妨同他略为改几个字，成全了这个人。”我吐出舌头，提起笔道：“这个笔，怎么改得上去？”继之道：“我文具箱里带着有银朱锭子。”我道：“亏大哥怎么想到，就带来了。可是预备改朱卷的？”继之道：“是内帘的，那一个不带着。你去看，有两房还堂而皇之的摆在桌上呢。”我开了文具箱，取了朱锭、朱砚出来，把那本卷子看了两遍，同他改了几个字，收了朱砚，又给继之看。继之看过了，笑道：“真是点铁成金，会者不难，只改得二三十个字，便通篇改观了。这一份我另外特荐，等他中了，叫他来拜你的老师。”我道：“大哥莫取笑。请你倒是力荐这本策，莫糟蹋了，这个人是有实学的。”继之果然把他三场的卷子，迭做一迭，拿进去荐。回来说道：“你特荐的一本，只怕有望了。两位主考正在那里

发烦，说没有好策呢。”

三场卷子都看完了，就没有事，天天只是吃饭睡觉。我道：“此刻没有事，其实应该放我们出去了，还当囚犯一般，关在这里做甚么呢。此刻倒是应试的比我们逍遥了。”继之忽地扑嗤的笑了一声。我道：“这有甚么好笑？”继之道：“我不笑你，我想着一个笑话，不觉笑了。”我道：“甚么笑话？”继之道：“也不知是那一省那一科的事，题目是‘邦君之妻’一章。有一本卷子，那破题是：‘圣人思邦君之妻，愈思而愈有味焉。’”我听了不觉大笑。继之道：“当下这本卷子，到了房里，那位房官看见了，也象你这样一场大笑，拿到隔壁房里去，当笑话说。一时惊动了各房，都来看笑话。笑的太厉害了，惊动了主考，吊了这本卷子去看，要看他底下还有甚笑话。谁知通篇都是引用《礼经》，竟是堂皇典丽的一篇好文章。主考忙又交出去，叫把破题改了荐进去，居然中在第一名。”我道：“既是通篇好的，为何又闹这个破题儿？”继之道：“传说是他梦见他已死的老子，教他这两句的，还说不用这两句不会中。”我道：“那里有这么灵的鬼，只怕靠不住。”继之道：“我也这么说。这件事没有便罢，倘若有的，那个人一定是个狂士，恐怕人家看不出他的好处，故意在破题上弄个笑话，自然要彼此传观，看的人多了，自然有看得出的。是这个主意也不定。”

我道：“这个也难说。只是此刻我们不得出去，怎么好呢？”继之道：“你怎么那么野性？”我道：“不是野性。在家里那怕一年不出门，也不要紧。此地关着大门，不由你出去，不觉就要烦躁起来。只要把大门开了，我就住在这里不出去也不

要紧。”继之道：“这里左右隔壁，人多得很，找两个人谈天，就不寂寞了。”我道：“这个更不要说。那做房官的，我看见他，都是气象尊严，不苟言笑的，那种官派，我一见先就怕了。那些请来帮阅卷的，又都是些耸肩曲背的，酸的怕人；而且又多半是吃丫片烟的，那嘴里的恶气味，说起话直喷过来，好不难受！里面第七房一个姓王的，昨天我在外面同他说了几句话，他也说了十来句话，都是满口之乎者也的；十来句话当中，说了三个‘夫然后’”。继之笑道：“亏你还同他记着帐！”我道：“我昨天拿了风枪出去，挂了装茶叶的那个洋铁罐的盖做靶子，在那里打着顽。他出来一见了，便摇头摆尾的说道：“此所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他正说这话时，我放了一枪，中了靶子，砵的一声响了。他又说道：‘必以此物为靶始妙，盖可以聆声而知其中也；不然，此弹太小，不及辨其命中与否矣。’说罢，又过来问我要枪看，又问我如何放法。我告诉了他，又放给他看。他拿了枪，自言自语的，一面试演，一面说道：‘必先屈而折之，夫然后纳弹；再伸之以复其原，夫然后拨其机簧；机动而弹发，弹着于靶，夫然后有声。’”继之笑道：“不要学了，倒是你去打靶消遣罢。”我便取了洋铁罐盖和枪，到外头去打了一回靶，不觉天色晚了。

自此以后，天天不过打靶消遣。主考还要搜遗，又时时要斟酌改几个朱卷的字，这都是继之自己去办了。直等到九月十二方才写榜，好不热闹！监临、主考之外，还有同考官、内外监试、提调、弥封、收掌、巡绰各官，挤满了一大堂。一面拆弥封唱名，榜吏一面写，从第六名写起，两旁的人，都点了一把蜡烛来照着，也有点一把香的，只照得一照，便拿

去熄了，换点新的上来，这便是甚么“龙门香”、“龙门烛”了。写完了正榜，各官歇息了一回，此时已经四更天光景了，众官再出来升座，再写了副榜，然后填写前五名。到了此时，那点香点烛的，更是热闹。直等榜填好了，卷起来，到天色黎明时，开放龙门，张挂全榜。

此时继之还在里面，我不及顾他，犹如临死的人得了性命一般，往外一溜，就回家去了。时候虽早，那看榜的人，却也万头攒动。一路上往来飞跑的，却是报子分投报喜的。我一面走，一面想着：“作了几篇臭八股，把姓名写到那上头去，便算是个举人，到底有甚么荣耀？这个举人，又有甚么用处？可笑那班人，便下死劲的去争他，真是好笑！”又想到：“我何妨也去弄他一个。但是我未进学，必要捐了监生，才能下场。化一百多两银子买那张皮纸，却也犯不着。”一路想着，回到家，恰好李升打着轿子出来去接继之。我到里面去，家里却没有，连春兰也不看见，只有一个老妈子在那里扫地。我知道都在继之那边了，走了过去，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上前一一见过。

母亲道：“怎么你一个人回来？大哥呢？”我道：“大哥此刻只怕也就要出来了。我被关了一个多月，闷得慌了，开了龙门就跑的。”吴老太太道：“我的儿，你辛苦了！我们昨天晚上也没有睡，打了一夜牌，一半是等你们，一半也替你们分些辛苦。”说着，自己笑了。姊姊道：“只关一个多月，便说是慌了，象我们终年不出门的怎样呢！”我道：“不是这要说。叫我在家里不出门，也并不至于发闷。因为那里眼睁睁看着有门口，却是封锁了，不能出来的，这才闷人呢。而且

他又不是不开，也常常开的，拿伙食东西等进来，却不许人出进，一个在门外递入，一个在门里接收；拿一个碗进来，连碗底都要看过。无论何人，偶然脚踹了门闩，旁边的人便叱喝起来。主考和监临说话，开了门，一个坐在门里，一个坐在门外。”母亲道：“怎么场里面的规矩这么严紧？”我道：“甚么规矩！我看着直头是捣鬼！要作弊时，何在乎这个门口。我还打了一个鸽子，鸽子身上带着题目呢。”老太太道：“规矩也罢，捣鬼也罢，你不要管了，快点吃点心罢。”说着，便叫丫头：“拿我吃剩下的莲子汤来。”我忙道：“多谢干娘。”

等了一会，继之也回来了。与众人相见过，对我说道：“本房中了几名，你知道了么？”我道：“我只管看卷子，不管记帐，哪里知道。”继之道：“中了十一卷，又拨了三卷给第一房，这回算我这房最多了。你特荐的好策，那一本中在第十七名上。两位主考都赞我好法眼，那里知道是你的法眼呢。”我道：“大哥自己也看的不少，怎么都推到我身上？”继之道：“说也奇怪，所中的十一卷，都是你看的，我看的一卷也不曾中。”说罢，吃了点心，又出去了。大约场后的事，还要料理两天，我可不去帮忙了。

坐了一会，我便回去。母亲、婶婶、姊姊，也都辞了过来。只见那个柴窑的弥勒佛，已经摆在桌上了。我问寿屏怎样了。姊姊道：“已经裱好了。但只有这两件，还配些甚么呢？伯娘意思，要把这如意送去。我那天偶然拿起来看，谁知紫檀柄的背后，镶了一块小小的象牙，吕笙把你救秋菊和遇见他的事，详详细细的撰了一篇记刻在上面，这如何能送得人。”我听见连忙开了匣了，取出如意来看，果然一片小牌子，上

面刻了一篇记。那字刻得细入毫芒，却又波磔分明。不觉叹道：“此公真是多才多艺！”姊姊道：“你且慢赞别人，且先料理了这件事，应该再配两样甚么？”我道：“急甚么！明日去配上两件衣料便是。”

忽然春兰拿了一封信来，是继之给我的。拆开看时，却是叫我写请帖的签条，说帖子都在书房里。我便过去，见已套好了一大叠帖子，签条也粘好了，旁边一本簿子，开列着人名，我便照写了。这一天功夫，全是写签条，写到了晚上九点钟，才完了事。交代家人，明日一早去发。一宿无话。

次日，我便出去，配了两件衣料回来，又配了些烛酒面之类，送了过去。却只受了寿屏、水礼，其余都退了回来。往返推让了几次，总是不受，只得罢了。

继之商通了隔壁，到十九那天，借他的房子用，在客堂外面天井里，拆了一堵墙，通了过去。那隔壁是一所大房子，前面是五开间大厅；后进的宽大，也相仿佛，不过隔了东西两间暗房，恰好继之的上房开个门，可以通得过去。就把大厅上的屏风撤去，一律挂了竹帘，以便女客在内看戏。前面天井里，搭了戏台；在自己的客堂里，设了寿座。先一天，我备了酒，过去暖寿。又叫了变戏法的来，顽了一天。连日把书房改做了帐房，专管收礼、发赏号的事。

到了十九那一天，一早我先过去拜寿。只见继之夫妇，正在盛服向老太太行礼。铺设得五色缤纷，当中挂了姊姊画的那一堂寿屏，两旁点着五六对寿烛。我也上前去行过礼。那边母亲、婶婶、姊姊，也都过来了。我恐怕有女客，便退了出来，到外面寿堂上去。只见当中挂着一堂泥金寿屏，是藩

台送的，上面却是吕笙写的字；两旁是道台、首府、首县的寿幛；寿座上供了一匣翡翠三镶如意，还有许多果品之类，也不能尽记。地下设了拜垫，两旁点了两排寿烛，供了十多盆菊花。走过隔壁看时，一律的挂着寿联、寿幛，红光耀眼。阶沿墙脚，都供了五色菊花。不一会，继之请的几位知客，都衣冠到了。除了上司挡驾之外，其余各同寅纷纷都到，各局所的总办、提调、委员，无非是些官场。

到了午间，摆了酒席，一律的是六个人一桌。入席开戏，席间每来一个客，便跳一回加官，后面来了女客，又跳女加冠，好好的一本戏，却被那跳加官占去了时候不少。

到了下午时候，我回到后面去解手，方才走到寿座的天井里，只见一个大脚女人，面红耳赤，满头是汗，直闯过来。家人们连忙拦住道：“女客从这边走。”就引他到上房里去。我回家解过手，仍旧过来，只见座上各人，都不看戏，一个个的都回过脸来，向帘内观看。那帘内是一片叫骂之声，不绝于耳。

正是：庭前方竞笙歌奏，座后何来叫骂声？不知叫骂的是谁，又是为着甚事叫骂，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当日女客座上，来的是藩台夫人及两房姨太太，两位少太太、一位小姐，这是他们向有交情的，所以都到了；其余便是各家官眷，都是很有体面的，一个个都是披风红裙。当这个热闹的时候，那里会叫骂起来？原来那位苟才，自从那年买嘱了那制台亲信的人，便是接二连三的差事；近来又委了南京制造局总办，又兼了筹防局、货捐局两个差使，格外阔绰起来。时常到秦淮河去嫖，看上了一个妓女，化上两吊银子，讨了回去做妾，却不叫大老婆得知，另外租了小公馆安顿。他那位大老婆是著名泼皮的，日子久了，也有点风闻，只因不曾知得实在，未曾发作。这回继之家的寿事，送了帖子去，苟才也送了一份礼。请帖当中，也有请的女客帖子。他老婆便问去不去。苟才说：“既然有了帖子，就去一遭儿也好。”谁知到了十八那天，苟才对他说：“吴家的女帖是个虚套，继之夫人病了，不能应酬，不去也罢。”他老婆倒也信了。你道他为何要骗老婆？只因那讨来的婊子，知道这边有寿事唱戏，便撒娇撒痴的要去观热闹。苟才被缠不过，只得应许了。又怕他同老婆当面不便，因此撒了一个谎，止住了老婆，又想只打发侍妾来拜寿，恐怕继之见怪。好在两家眷属不曾来往过，他便置备了二品命妇的服式，叫婊子穿上，扮了旗装，只

当是正室。传了帖子进去，继之夫人相见时，便有点疑心，暗想他是旗人，为甚裹了一双小脚，而且举动轻佻，言语鹕突，喜笑无时，只是不便说出。

苟才的公馆与继之处相去不过五六家，今日开通了隔壁，又近了一家，这边锣鼓喧天，鞭炮齐放，那边都听得见。家人仆妇在外面看见女客来的不少，便去告诉了那苟太太。这几个仆妇之中，也有略略知道这件事的，趁便讨好，便告诉他说：听说老爷今天叫新姨太太到吴家拜寿听戏，所以昨天预先止住了太太，不叫太太去。他老婆听了，便气得三尸乱暴，七窍生烟。趁苟才不在家，便传了外面家人来拷问。家人们起先只推不知，禁不起那妇人一番恫喝，一番软骗，只得说了出来。妇人又问了住处，便叫打轿子。再三吩咐家人，有谁去送了信的，我回来审出来了，先撕下他的皮，再送到江宁县里打屁股，因此没有人敢给信。他带了一个家人，两名仆妇，径奔小公馆来。进了门去，不问情由，打了个落花流水。喝叫把这边的家人仆妇绑了，叫带来的家人看守，“不是我叫放，不准放”。

又带了两名仆妇，仍上轿子，奔向继之家来。我在寿座天井里碰见的正是他。因为这天女客多，进出的仆妇不少，他虽跟着有两个仆妇，我可不会留意。他一径走到女座里，又不认得人，也不行礼，直闯进去。继之夫人也不知是甚么事，只当是谁家的一个仆妇。他竟直闯第一座上，高声问道：“那一个是秦淮河的蹄子？”继之夫人吃了一惊。我姊姊连忙上去拉他下来，问他找谁，“怎么这样没规矩！那首座的是藩台、盐道的夫人，两边陪坐的都是首府、首县的太太，你胡说些

甚么！”妇人道：“便是藩台夫人便怎么！须知我也不弱！”继之夫人道：“你到底找谁？”妇人道：“我只找秦淮河的蹄子！”我姊姊怒道：“秦淮河的蹄子是谁？怎么会走到这里来？那里来的疯婆子，快与我打出去！”妇人大叫道：“你们又下帖子请我，我来了又打我出去，这是甚么话！”继之夫人道：“既然如此，你是谁家宅眷？来找谁？到底说个明白。”妇人道：“我找苟才的小老婆。”继之夫人道：“苟大人的姨太太没有来，倒是他的太太在这里。”妇人问是哪一个，继之夫人指给他看。妇人便撇了继之夫人，三步两步闯了上去，对准那姨子的脸上，劈面就是一个大巴掌。那姨子没有提防，被他猛一下打得耳鸣眼热，禁不得劈拍劈拍接连又是两下，只打得珠花散落一地。连忙还手去打，却被妇人一手挡开。只这一挡一格，那姨子带的两个镀金指甲套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妇人顺手把姨子的头发抓住，拉出座来，两个扭做一堆，口里千蹄子，万淫妇的乱骂。姨子口里也嚷骂老狐狸，老泼货。我姊姊道：“反了！这成个甚么样子！”喝叫仆妇把这两个怪物，连拖带拽的拉到自己上房那边去；又叫继之夫人，“只管招呼众客，这件事我来安排”；又叫家人快请继之。此时我正解完了手，回到外面，听见里面叫骂，正不知为着甚事，当中虽然挂的是竹帘，望进去却隐隐约约的，看不清楚。看见家人来请继之，我也跟了进去看看。只见他两个在天井里仍然扭做一团，妇人伸出大脚，去踩那姨子的小脚；踩着他的小脚尖儿，痛的他站立不住，便倒了下来，扭着妇人不放；妇人也跟着倒了；姨子在妇人肩膀上，死命的咬了一口，而且咬住了不放；妇人双手便往他脸上乱抓乱打，两个都哭了。我姊

姊却端坐在上面不动。各家的仆妇挤了一天井看热闹。继之忙问甚么事。姊姊道：“连我们都不知道。大哥快请苟大人进来，这总是他的家事，他进来就明白了，也可以解散了。”继之叫家人去请。姊姊便仍到那边去了。

不一会，家人领着苟才进来。那妇人见了，便撒了婊子，尽力挣脱了咬口，飞奔苟才，一头撞将过去，便动手撕起来，把朝珠扯断了，撒了一地。妇人嘴里嚷道：“我同你去见将军去！问问这宠妾灭妻，是出在《大清会典》那一条上？你这老杀才！你嫌我老了，须知我也曾有年轻的时候对付过你来！你就是讨婊子，也不应该叫他穿了我的命服，居然充做夫人！你把我安放到哪里？须知你不是皇帝，家里没有冷宫！你还一个安放我的所在来，我便随你去干！”苟才气的目瞪口呆，只连说“罢了罢了”。那婊子盘膝坐在地上，双手握着脚尖儿，嘴里也是老泼货，老不死的乱骂。一面爬起来，一步一拐的，走到苟才身边撕住了哭喊道：“你当初许下了我，永远不见泼辣货的面，我才嫁你；不然，南京地面，怕少了年轻标致的人，怕少了万贯家财的人，我要嫁你这个老杀才！你骗了我入门，今天做成这个圈套捉弄我！到了这里，当着许多人羞辱我！”一边一个，把苟才橛住，倒闹得苟才左右为难。我同继之又不好上前去劝。”苟才只有叹气顿足，被他两个闹得衣宽带松，补服也扯了下来。闹了好一会，方才说道：“人家这里拜寿做喜事，你们也太闹的不成话了，有话回家去说呀。”妇人听说，拉了苟才便走。继之倒也不好去送，只得由他去了。婊子倒是一松手道：“凭你老不要脸的抢了汉子去，我看你死了也搂他到棺材里！”继之对我道：“还是请你姊姊招呼

他罢。”说着出去了。我叫仆妇到那边，请了姊姊过来，姊姊便带那婊子到我们那边去，我也到外面去了。

此时众人都卸了衣冠，撤了筵席，桌上只摆了瓜子果碟。众人看见继之和我出去，都争着问是甚么事，只得约略说了点。大家议论纷纷，都说苟才的不是，怎么把命服给姨娘穿起来，怪不得他夫人动气，然而未免暴躁些。有个说苟观察向来讲究排场，却不道今天丢了这个大脸。

正在议论之间，忽听得外面一迭连声叫报喜。正要叫人打听时，早抢进了一个人，向继之请了个安道：“给吴老爷报喜、道喜！”继之道：“甚么事？”那人道：“恭喜吴老爷！署理江都县，已经挂了牌了！”原来藩台和继之，是几代的交情，向来往来甚密；只因此刻彼此做了官，反被官礼拘束住了，不能十分往来，也是彼此避嫌的意思。藩台早就有心给继之一个署缺，因知道今天是他老太太的整寿，前几天江都县出了缺，论理就应该即刻委人，他却先委了扬州府经历暂行代理，故意挨到今日挂牌，要博老太太一笑。这来报喜的，却是藩台门上。向来两司门上是很阔的，候补州县官，有时要望同他拜个把子也够不上呢，他如何肯亲来报喜？因为他知道藩台和继之交情深，也知道藩台今天挂牌的意思，所以特地跑来讨好。又出来到寿座前拜了寿。继之让他坐，他也不敢就坐，只说公事忙，便辞去了。这话传到了里头去，老太太欢喜不尽，传话出来，叫这出戏完了，点一出《连升三级》（戏名也）。戏班里听见这个消息，等完了这出戏，又跳了一个加官讨了赏，才唱点戏。

到了晚上，点起灯烛，照耀如同白日，重新设席，直到

三鼓才散。我进去便向老太太道喜。劳乏了一天，大家商量要早点安歇。我和姊姊便奉了母亲、婶婶回家。我问起那位苟姨太太怎样了。姊姊道：“那种人真是没廉耻！我同了他过来，取了奁具给他重新理妆，他洗过了脸，梳掠了头髻，重施脂粉，依然穿了命服，还过去坐席，毫不羞耻。后来他家里接连打发三起人接他，他才去了。”我道：“回去还不知怎样吵呢。”姊姊道：“这个我们管他做甚！”说罢，各自回房歇息。

次日，继之先到藩署谢委，又到督辕稟知、稟谢，顺道到各处谢寿。我在家中，帮着指挥家人收拾各处，整整的忙了三天，方才停当。此时继之已经奉了劄子，饬知到任，便和我商量。因为中秋节后，各码头都未去过，叫我先到上江一带去查一查帐目，再到上海、苏、杭，然后再回头到扬州衙门里相会。我问继之，还带家眷去不帶。继之道：“这署事不过一年就回来了，还搬动甚么呢。我就一个人去，好在有你来往于两间，这一年之中，我不定因公晋省也有两三次，莫若仍旧安顿在这里罢。”我听了，自然无甚说话。当下又谈谈别的事情。

忽然家人来报说：“藩台的门上大爷来了。”继之便出去会他。一会儿进来了，我忙问是甚么事。继之道：“方伯升了安徽巡抚，方才电报到了，所以他来给我一个信。”说着，便叫取衣服来，换过衣帽，上衙门去道喜。继之去后，我便到上房里去，恰好我母亲和姊姊也在这边，大家说起藩台升官，都是欢喜，自不必说。只有我姊姊，默默无言，众人也不在意。过了一会，继之回来了，说道：“我本来日间便要稟辞到

任，此刻只得送过中丞再走的了。”我道：“新任藩台是谁？只怕等新任到了算交代，有两个月呢。”继之道：“新藩台是浙江臬台升调的，到这里本来有些日子，因为安徽抚台是被参的，这里中丞接的电谕是‘迅赴新任，毋容来京请训’，所以制台打算委巡道代理藩司，以便中丞好交卸赴新任去，大约日子不能过远的，顶多不过十天八天罢了。”说着话，一面卸下衣冠，又对我说道：“起先我打算等我走后，你再动身；此刻你犯不着等我了，过一两天，你先到上江去，我们还是在江都会罢。我近来每处都派了自己家里人在那里，你顺便去留心查察，看有能办事的，我们便派了他们管理；算来自己家里人，总比外人靠得住。”我答应了。

过了两天，附了上水船，到汉口去，稽查一切。事毕回到九江，一路上倒没有甚么事。九江事完之后，便附下水船到了芜湖，耽搁了两天。打听得今年米价甚是便宜，我便译好了电码，亲自到电报局里去，打电报给上海管德泉，叫他商量应该办否。刚刚走到电报局门口，只见一乘红轿围的蓝呢中轿，在局门口憩下，轿子里走出一个人来，身穿湖色绉纱密行棉袍，天青缎对襟马褂，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墨晶眼镜，头上戴着瓜皮纱小帽。下得轿来，对我看了一眼，便把眼镜摘下，对我拱手道：“久违了！是几时到的？”我倒吃了一个闷葫芦，仔细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在大关上和挑水阿三下象棋的毕镜江；面貌丰腴的了不得，他不向我招呼，我竟然要认不得他了。当下只得上前厮见。镜江便让我到电局里客堂上坐。我道：“我要发个电信呢。”他道：“这个交给我就是。”我只得随他到客堂里去，主宾坐下。他便要了

我的底子，叫人送进去。一面问我现在在甚么地方，可还同继之一起。我心里一想，这种人何犯上给他说真话，因说道：“分手多时了。此刻在沿江一带跑跑，也没有一定事情。”他道：“继之这种人，和他分了手倒也罢了，这个人刻薄得很。舍亲此刻当这局子的老总，带了兄弟来，当一个收支委员。本来这收支上面还有几位司事，兄弟是很空的；无奈舍亲事情忙，把一切事都交给兄弟去办，兄弟倒变了这局子的老总的。说来也不值当，拿了收支的薪水，办的总办的事，你说冤不冤呢。”我听了一席话，不觉暗暗好笑，嘴里只得应道：“这叫做能者多劳啊。”正说话时，便来了两个人，都是趾高气扬的，嚷着叫调桌子打牌。镜江便邀我入局，我推说不懂，要了电报收单，照算了报费，便辞了回去。

第二天德泉回电到了，说准定赁船来装运。我一面交光照办，便附了下水船，先回南京去一趟。继之已经送过中丞，自己也到任去了。姊姊交给我一封信，却是蔡侣笙留别的，大约说此番随中丞到安徽去，后会有期的话。我盘恒了两天，才到上海，和德泉商量了一切。又到苏州走了一趟，才到杭州去。料理清楚，要打算回上海去，却有一两件琐事不曾弄明白，只得暂时歇下。

这天天气清明，我想着人家逛西湖都在二三月里，到了这个冬天，湖上便冷落得很；我虽不必逛湖，又何妨到三雅园去吃一杯茶，望望这冬天的湖光山色呢。想罢，便独自一人，缓步前去。刚刚走到城门口，劈头遇见一个和尚，身穿破衲，脚踏草鞋，向我打了一个问讯。

正是：不是偷闲来竹院，如何此地也逢僧？不知这和尚

是谁，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你道那和尚是谁？原来不是别人，正是那逼死胞弟、图卖弟妇的黎景翼。不觉吃了一惊，便问道：“你是几时出家的？为甚弄到这个模样？”景翼道：“一言难尽！自从那回事之后，我想在上海站不住了，自己也看破一切，就走到这里来，投到天竺寺，拜了师傅做和尚。谁知运气不好，就走到哪里都不是。那些僧伴，一个个都和我不对。只得别了师傅，到别处去挂单，终日流离浪荡，身边的盘费，弄的一文也没了，真是苦不胜言！”他一面说话，我一面走，他只管跟着，不觉到了三雅园。我便进去泡茶，景翼也跟着进去坐下。茶博士泡上茶来。景翼又问我到这里为甚事，住在哪里。我心中一想，我个人招惹他不得，因说道：“我到这里没有甚么事，不过看个朋友，就住我朋友家里。”景翼又问我借钱，我无奈，在身边取了一圆洋银给他，他才去了。

那茶博士见他去了，对我说道：“客人怎么认得这个和尚？”我道：“他在俗家的时候，我就认得他的。”茶博士道：“客人认得他也罢！”我道：“这话奇了！我已经认得他了，怎

么能够不认得呢。”茶博士道：“客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不是个好东西，专门调戏人家妇女，被他师傅说他不守清规，把他赶了出来。他又投到别家庙儿里去。有一回，城里乡绅人家做大佛事，请了一百多僧众念经，他也投在里面，到了人家，却乘机偷了人家许多东西，被人家查出了，送他到仁和县里去请办，办了个枷号一个月示众。从此他要挂单，就没有人家肯留他了。”我听了这话，只好不做理会。闲坐了一回，眺望了一回湖光山色，便进城来。

忽然想起当年和我办父亲后事的一位张鼎臣，我来到杭州几次，总没有去访他；此时想着访他谈谈，又不知他住在哪里。仔细想来，我父亲开店的时想，和几家店铺有来往，我在帐簿上都看见过的，只是一是时想不起来。猛可想起鼓楼弯保和和广东丸药店，是当日来往极熟的，只怕他可以知道鼎臣下落。想罢，便一径问路到鼓楼弯去，寻到了保和和，只见里面纷纷发行李出来，不知何故。我便挨了进去，打着广东话，向一位有年纪的拱手招呼，问他贵姓。那人见我说出广东话，以为是乡亲，便让坐送茶，说是姓梁，号展图。又转问了我，我告诉了，并说出来意，问他知道张鼎臣下落不知。展图道：“听说他做了官了，我也不知底细，等我问问舍侄便知道了。”说罢，便向一个后生问道：“你知道张鼎臣现在在哪里？”那后生道：“他捐了个盐知事，到两淮候补去了。”只见一个人闯了进来道：“客人快点下船罢，不然潮要来了！”展图道：“知道，我就来。”我道：“原来老丈要动身，打扰了！”说罢起身。展图道：“我是要到兰溪去走一次。”我别了出来，自行回去。

到了次日，便叫了船仍回上海，耽搁一天，又到镇江稽查了两天帐目，才雇了船渡江到扬州去。入到了江都县衙门，自然又是一番景象。除了继之之外，只有文述农是个熟人。我把各处的帐目给继之看了，又述了各处的情形，便与述农谈天。此时述农派做了帐房，彼此多时未见，不免各诉别后之事。我便在帐房里设了榻位，从此和述农联床夜话。好得继之并不叫我管事，闲了时，便到外面访访古迹，或游几处名胜。最好笑的，是相传扬州的二十四桥，一向我只当是个名胜地方。谁知到了此地问时，那二十四桥竟是一条街名。被古人欺了十多年，到此方才明白。继之又带了我去逛花园。原来扬州地方，花园最多，都是那些盐商盖造的。上半年任人游玩，到了下午，园主人就来园里请客，或做戏不等。

这天述农同了我去逛容园。据说这容园是一个姓张的产业，扬州花园，算这一所最好；除了各处楼台亭阁之外，单是厅堂，就有了三十八处，却又处处的装璜不同。游罢了回来，我问起述农，说这容园的繁华，也可以算绝顶了。久闻扬州的盐商阔绰，今日到了此地，方才知是名不虚传。述农道：“他们还是拿着钱不当钱用，每年冤枉化去的不知多少；若是懂得的，少化几个冤枉钱，还要阔呢。”我道：“银钱都积在他们家里也不是事，只要他肯化了出来，外面有得流通便好，管他冤枉不冤枉。搁不住这班人都做了守财奴，年年只有入款，他却死搂着不放出来，不要把天下的钱，都掣到他家么。”述农道：“你这个自是正论。然而我看他们化的钱，实在冤枉得可笑！平白无端的，养了一班读书不成的假名士在家里，以为是亲近风雅，要借此洗刷他那市侩的名字。化

了钱养了几个寒酸倒也罢了，那最奇的，是养了两班戏子，不过供几个商家家宴之用，每年要用到三万多银子！这还说是养了几个人；只有他那买古董，却另外成就一种癖性，好好的东西拿去他不买，只要把东西打破了拿去，他却出了重价。”我不觉笑道：“这却为何？”述农道：“这件事你且慢点谈，可否代我当一个差，我请你吃酒。”我道：“说得好好的，又当甚么差？”

述家在箱子里，取出一卷画来，展开给我看，却是一幅横披，是阮文达公写的字。我道：“忽然看起这个做甚么？”述农指着一方图书道：“我向来知道你会刻图书，要请你摹出这一个来，有个用处。”我看那图书时，却是“节性斋”三个字。因说道：“这是刻的近于邓石如一派，还可以仿摹得来，若是汉印就难了。但不知你仿来何用？”述农一面把横披卷起，仍旧放在箱子里道：“摹下来自有用处。方才说的那一班盐商买古董，好东西他不要，打破了送去，他却肯出价钱，你道他号甚么意思？原来他拿定了一个死主意，说是那东西既是千百年前相传下来的，没有完全之理；若是完全的，便是假货。因为他们个个如此，那一班贩古董的知道了，就弄了多少破东西卖给他们。你说冤枉不冤枉？有一个在江西买了一个花瓶是仿成化窑的东西，并不见好，不过值上三四元钱；这个人却叫玉工来，把瓶口磨去了一截，配了座子，贩到扬州来，却卖了二百元。你说奇不奇呢。他那买字画，也是这个主意，见了东西，也不问真假，先要有名人图书没有；也不问这名人图书的真假，只要有了两方图书，便连字画也是真的了。我有一个董其昌手卷，是假的，藏着他没用，打算冤给他们，所

以请你摹了这方图书下来，好盖上去。”我笑道：“这个容易，只要买了石来。但怕他看出是假的，那就无谓了。”述农道：“只要先通了他的门客，便不要紧。”我道：“他的门客，难道倒帮了外人么？”述农道：“这班东西懂得甚么外人内人，只要有了回用，他便拍合。有一回有个人拿了一幅画去卖，要价一千银子，那门客要他二成回用，那人以为做生意九五回用，是有规矩的，如何要起二成来，便不答应他。他说若不答应，便交易不成，不要后悔。卖画的自以为这幅画是好的，何忧卖不去，便没有答应他。及至拿了画去看，却是画的一张人物，大约是‘岁朝图’之类，画了三四个人，围着掷骰子，骰盘里两颗骰子坐了五，一个还在盘里转，旁边一个人，举起了手，五指齐舒，又张开了口，双眼看着盘内，真是神彩奕奕。东家看了，十分欢喜，以为千金不贵。那门客却在旁边说道：‘这幅画虽好，可惜画错了，便一文不值。’东家问他怎么画错了。他说：‘三颗骰子，两顶坐了五，这一颗还转着未定，喝骰子的人，不消说也喝六的了；他画的那喝骰子的，张开了口，这“六”字是合口音，张开了口，如何喝得“六”字的音来？’东家听了，果然不错，便价也不还，退了回去。那卖画的人，一场没趣，只得又来求那门客。此时他更乐得拿腔了，说已经说熟了，挽回不易，必要三成回用。卖画的只得应允了。他却拿了这幅画，仍然去见东家，说我仔细看了这画，足值千金。东家问有甚凭据。他说：‘这幅画是福建人画的，福建口音叫“六”字，犹如扬州人叫“落”字一般，所以是开口的；他画了开口，正所以传那叫“六”字之神呢。’他的东家听了，便打着扬州话‘落落’的叫了两声，

果然是开口的，便乐不可支，说道：‘亏得先生渊博，不然几乎当面错过。’马上兑了一千银子出来，他便落了三百。”

我听了，不觉笑起来道：“原来多懂两处方言，却有这等用处。但不知这班盐商怎么弄得许多钱？我看此中必定有个弊端。”述农道：“这个何消说得。这里面的毛病，我也弄不清楚。闻得两淮盐额有一千六百九万多引，叫做纲盐。每引大约三百七十斤，每斤场价不过七八文，课银不过三厘多。运到汉口，便每斤要卖五六十文不等。愈远愈贵，并且愈远愈杂。这里场盐是雪白的，运到汉口，便变了半黄半黑的了。有部帖的盐商，叫做根窝。有根窝的，每盐一引，他要抽银一两，运脚公用。每年定额是七十万，近来加了差不多一倍。其实运脚所用，不及四分之一，汉口的岸费，每引又要派到一两多，如何不发财！所以盐院的供应，以及缉私犒赏，瞻养穷商子孙，一切费用，都出在里面。最奇的，他们自己对自己，也要做弊：总商去见运司，这是他们商家的公事了，见运司那个手本，不过几十文就买来了，他开起帐来，却是一千两。你说奇不奇？”我听到这里，不觉吐出了舌头道：“这还了得！难道众商家就由得他混开么？”述农道：“这个我们局外人哪里知道，他自然有许多名目立出来。其实纲盐之利，不在官不在民，商家独占其利；又不能尽享，大约幕友、门客等辈分的不少，甚至用的底下人、丫头、老妈子，也有余润可沾。船户埠行，有许多代运盐斤，情愿不领脚价，还怕谋不到手的，所以广行贿赂，连用人也都贿遍了，以求承揽载运。”我道：“不领脚价，也有甚好处么？”述农道：“自然有好处。凡运盐到了汉口，靠在码头上，逐船编了号头，挨

号轮销。他只要弄了手脚，把号头编得后些，赶未及轮到他船时，先把盐偷着卖了；等到轮着他时，却就地买些私盐来充数。这个办法，叫做过笼蒸糕。万一买不着私盐，他便连船也不要了，等夜静时，凿穿了船底，由他沉下去，便报了个沉没。这个办法叫做‘放生’。后来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知道这种弊端，便创了一个票盐的办法：无论哪一省的人，都可以领票，也不论数目多少；只要领了票，一样的到场灶上计引授盐，却仍然要按着引地行销。此时一众盐商，无弊可作，窘的了不得，于是怨恨陶公，入于骨髓。无可发泄，却把陶公的一家人编成了纸牌。我还记得有一张是画了一个人，拿了一双斧头砍一棵桃树，借此以为咒诅之计。你道可笑么。”

我道：“这种不过儿戏罢了，有甚益处。”述农道：“从行了票盐之后，却是倒了好几家盐商，盐法为之一变。此时为日已久，又不知经了多少变局了。”

我因为谈了半天盐务，忽然想起张鼎臣，便想去访他，因开了他的官阶名姓，叫人到盐运司衙门去打听。一面踱到继之签押房里来。继之正在那里批着公事，见了我，便放下了笔道：“我正要找你，你来得恰好。”我道：“有甚么事找我呢？”继之道：“我到任后，放告的头一天，便有一个已故盐商之妾罗魏氏，告他儿子罗荣统的不孝。我提到案下问时，那罗荣统呆似木鸡，一句话也说不出。问他话时，他只是哭。问罗魏氏，却又说不出个不孝的实据，只说他不听教训，结交匪人。问他匪人是哪个，他又说不出，只说是都已跑了。只得把罗荣统暂时管押。不过一天，又有他罗氏族长来具结保了去，只说是领回管束。本来就放下了，前几天我偶然翻检旧

案卷，见前任官内，罗魏氏已经告过他一次忤逆，便问起书吏。据那书吏说：罗荣统委实不孝，有一年结交了几个匪徒，谋弑其母。幸而机谋不密，得为防备，那匪徒便逃走了。罗魏氏便把儿子送了不孝，经族长保了出去。从此每一个新官到任，罗魏氏便送一次，一连四五任官，都是如此。我想这个里面，必定有个缘故。你闲着没事，何妨到外面去查访个明白。”我道：“他母亲送了不孝，他族长保了去便罢了。自古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哪里管得许多呢，访他做甚么。”继之道：“这件事可小可大。果然是个不孝之子，也应该设法感化他，这是行政上应有之义。万一他果然是个结交匪类的人，也要提防他，不要在我手里出了个逆伦重案，这是我们做官的私话，如何好看轻了。”我道：“既如此，我便去查访便了。只是怎么个访法呢？”继之道：“这个哪里论得定。好在不是限定日子，只要你在外面，随机应变的暗访罢了。茶坊酒肆之中，都可以访得。况且他罗家也是著名的盐商，不过近年稍为疲了点罢了，在外面还是赫赫有名的，怕没人知道么。”于是我便答应了。

谈了一会，仍到帐房里来。述农正在有事，我只在旁边闲坐。过一会，述农事完了，对我笑道：“我恰才开发厨房里饭钱，忽然想着一件可笑的事，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我忙问是甚么事。述农不慌不忙，说出一件事来。

正是：一任旁人讥齷齪，无如廉吏最难为。不知述农到底说出甚么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当下我笑对述农道：“因为开销厨子想出来的话，大约总不离吃饭的事情了？”述农道：“虽然是吃饭的事情，却未免吃的齷齪一点。前任的本县姓伍，这里的百姓起他一个浑名，叫做‘五谷虫’。”我笑道：“《本草》上的‘五谷虫’不是粪蛆么？”述农道：“因为粪蛆两个字不雅，所以才用了这个别号呀。那位伍大令初到任时，便发誓每事必躬必亲，绝不假手书吏家丁；大门以内的事，无论公私，都要自己经手。百姓们听见了，以为是一个好官，欢喜的了不得。谁知他到任之后，做事十分刻薄，又且一钱如命。别的刻剥都不说了，这大门里面的一所毛厕，向来系家丁们包与乡下人淘去的，每月多少也有几文好处。这位伍大令说：‘是我说过不假手家丁的，还得我老爷自己经手。’于是他把每月这几文臭钱也囊括了，却叫厨子经手去收，拿来抵了饭钱。这不是个大笑话么。”我道：“那有这等琐碎的人，真是无奇不有了！”

说话之间，去打听张鼎臣的人回来了，言是打听得张老爷在古旗亭地方租有公馆。我听了便记着，预备明日去拜访。一面正和述农谈天，忽然家人来报说：“继之接了电报。”我连忙和述农同到签押房来，问是甚事。原来前回那江宁藩台升了安徽抚台，未曾交卸之前数天，就把继之请补了江都县，

此时部复回来议准了，所以藩署书吏，打个电报来通知。于是大家都向继之道喜。

过了这天，明日一早，我便出了衙门，去拜张鼎臣。鼎臣见了我，十分欢喜，便留着谈天。问起我别后的事，我便大略告诉了一遍。又想起当日我父亲不在时，十分得他的力。他又曾经拦阻我给电信与伯父，是我不听他的话，后来闹到如此。我虽然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然而母亲已是极不愿意的了。当日若是听了他的话，何至如此。鼎臣又问起我伯父来，我只得也略说了点。说到自从他到苏州以后，便杳无音信的话，鼎臣叹了一口气道：“我拿一样东西你看。”说罢，引我到他书房去坐，他在文具箱里，取出一个信封，在信封里面，抽出一张条子来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原来是我伯父亲笔写给他的一百两银子借票。我还没有开口，鼎臣便说道：“那年在上海长发栈，令伯当着大众说谢我一百两银子的，我为人爽直，便没有推托。他到了晚上，和我说穷的了不得，你令先翁遗下的钱，他又不肯乱用，要和我借这一百银子。你想当时我怎好回复他，只好允了，他便给了我这么一张东西。自别后，他并一封信也不曾有来过。我前年要办验看，寄给他一封信，要张罗点盘费，他只字也不曾回。”我道：“便是小侄别后，也不曾有信给世伯请安，这两年事情又忙点，还求世伯恕我荒唐。”鼎臣道：“这又当别论。我们是交割清楚的了，彼此没了手尾，便是事忙路远，不写信也极平常。纠葛未清的，如何也好这样呢。”此时我要代伯父分辩几句，却是辩无可辩，只好不做声；而且自己家里人做下这等对不住人的事，也觉得难为情。想到这里，未免局

促不安。鼎臣便把别话岔开，谈谈他的官况，又讲讲两淮的盐务。

我便说起述农昨天所说纲盐的话。鼎臣道：“这是几十年前的话了。自从改了票盐之后。盐场的举动都大变了。大约当改盐票之时，很有几家盐商吃亏的；慢慢的这个风波定了之后，倒的是倒定了，站住的也站住了。只不过商家之外，又提拔了多少人发财，那就是盐票之功了。当日曾文正做两江时，要栽培两个戚友，无非是送两张盐票，等他们凭票贩盐，这里头发财的不少。此刻有盐票的人，自己不愿做生意，还可以拿这票子租给人家呢。”我道：“改了票盐之后，只怕就没有弊病了。”鼎臣道：“天下事有一利即有一弊，哪里有没有弊病的道理。不过我到这里日子浅，统共只住了一年半，不曾探得实在罢了。”当下又谈了一会，便辞了回来。

回到衙门口，只见许多轿马。到里面打听，才知道继之补实的信，外面都知道了，此时同城各官与及绅士，都来道喜。过得几天，南京藩台的饬知到了，继之便打点到南京去禀谢。我此时离家已久，打算一同前去。继之道：“我去，顶多前后五天，便要回到此地的，你何不等我回来了再走呢。”我便答应了。

过一天，继之便到府里禀知动身。我无事便访鼎臣；或者不出门，便和述农谈天。忽然想起继之叫我访察罗荣统的事，据说是个盐商，鼎臣现在是个盐官，我何不问问鼎臣，或者他知道些，也说不定。想罢，便到古旗亭去，访着鼎臣，寒暄已毕，我问起罗荣统的事。鼎臣道：“这件事十分奇怪，外面的人言不一，有许多都说是他不孝，又有许多说他母亲不

好的。大抵家庭不睦是有的，那罗荣统怎样不孝，只怕不见得。若要知道底细，只有一个人知道。”我忙问是谁。鼎臣道：“大观楼酒馆里的一个厨子，是他家用的多年老仆，今年不知为着甚么，辞了出来，便投到大观楼去。他是一定知道的。”我道：“那厨子姓甚么？叫甚么呢？”鼎臣道：“这可知道了。不过前回有人请我吃馆子，说是罗家出来了一个厨子，投到大观楼去，做得好鱼翅。这厨子是在罗家二十多年，专做鱼翅的，合扬州城里的盐商请客，只有他家的鱼翅最出色。后来无论谁家请客，多有借他这厨子的。我不过听了这句话罢了，哪里去问他姓名呢。”我道：“这就难了。不比馆子里当跑堂的，还可以去上馆子，假以辞色，问他底细。这厨子是虽上他馆子，也看不见的，怎样打听呢。”鼎臣道：“你苦苦的打听他做甚么呢？”我道：“也不是一定要苦苦打听他，不过为的人家多说扬州城里有个不孝子，顺便问一声罢了。”

当下又扯些别话，谈了几句，便辞了鼎臣回去，和述农商量，有甚法子可以访察得出的。述农道：“有了这厨子，便容易了。多駮继翁请客，叫他传了那厨子来当一次差，我们在旁边假以辞色，逐细盘问他，怕问不出来！”我道：“这却不好。我们这里是衙门，他那里敢乱说，不怕招是非么。”述农道：“除此之外，可没有法子了。”我道：“因为那厨子，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他罗家用的仆人，一定不少，总有辞了出来的，只要打听着一个，便好商量。”述农道：“这又从何打听起来呢？”我道：“这个只好慢慢来的了。”当时便把这件事暂行搁下。

不多几天，继之回来了，又到本府去禀知，即日备了文

书，申报上去，即日作为到任日子。一班书吏衙役，都来叩贺；同城文武官和乡绅等，重新又来道喜。继之一一回拜谢步，忙了几天，方才停当。我便打算回南京去走一遭。继之便和我商量道：“日子过的实在是快，不久又要过年了。你今番回去，等过了年，便到上江一带去查看。我陆续都调了些自己本族人在各号里，你去查察情形，可以叫他们管事的，就派了他们管事，左右比外人靠得住些；回头便到下江一带去，也是如此。都办好了，大约二月底三月初，可以到这里，我到了那时，预备和你接风。”我笑道：“一路说来，都是正事，忽然说这么一句收梢，倒象唱戏的好好一出正戏，却借着科诨下场，格外见精神呢。”说的继之也笑了。

我因为日内要走，恐怕彼此有甚话说，便在签押房和继之盘桓，谈谈说说。我问起新任方伯如何，继之摇头道：“方伯倒没有甚么，所用的人，未免太难了，到任不到两个月，便闹了一场大笑话。”我道：“是甚么事呢？”继之道：“总不过为补缺的事。大约做藩台的，照例总有一个手折，开列着各州县姓名；那捐班人员，另有一个轮补的规矩。这件事连我也闹不清楚。大抵每出了一个缺，看应该是哪一个轮到，这个轮到的人，才具如何，品行如何，藩台都有个成见的。或者虽然轮到，做藩台的也可以把他捺住；那捺住之故，不是因这个人才具不对，品行不好，便是调剂私人，应酬大帽子了。他拟补的人，便开在手折上面；所开又不止一个人，总开到两三个，第一个总是应该补的，第二三个是预备督抚拣换的。然而历来督抚拣换的甚少。藩台写了这本手折，预备给督抚看的，本来办得十分机密。这一回那藩台开了手折，不

知怎样，被他帐房里一位师爷偷看见了，便出来撞木钟。听说是盐城的缺，藩台拟定一个人，被他看见了，便对那个人说：‘此刻盐城出了缺，你只消给我三千银子，我包你补了。’那个人信了他，兑给他三千银子。谁知那藩台不知怎样，忽然把那个人的名字换了，及至挂出牌来，竟不是他。那个人便来和他说话。他暗想这个木钟撞哑了，然而句容的缺也要出快了，这个人总是要轮到的，不如且把些说话搪塞过去再说。便说道：‘这回本来是你的，因为制台交代，不得不换一个人；几天句容出缺，一定是你的了。’句容与盐城都是好缺，所以那个人也答应了。到过了几天，挂出句容的牌来，又不是的。那个人又不答应了。他又把些话搪塞过去。再过了几天，忽然挂出一张牌来，把那个人补了安东。这可不得了了，那个人跑到官厅上去，大闹起来，说安东这个缺，每年要贴三千的，我为甚反拿三千银子去买！他闹得个不得了，藩台知道了，只得叫那帐房师爷还了他三千银子，并辞了他的馆地，方才了事。”我道：“凡赃私的银，是与受同科的，他怎敢闹出来？”继之道：“所以这才是笑话啊。”

我道：“这个人也可谓胆大极了。倘使藩台是有脾气的，一面撵了帐房，一面详参了他，岂不把功名送掉了。大不了藩台自己也自行检举起来，失察在先，正办在后，顶多不过一个罚俸的处分罢了。”继之笑道：“照你这样火性，还能出来做官么。这个人闹了一场，还了他银子便算了，还算好的呢。前几年福建出了个笑话，比这个还利害，竟是总督敌不过一个县丞，你说奇不奇呢。”我道：“这一定又是一个怪物了。”继之道：“这件事我直到此刻，还有点疑心，那福建侯

官县县丞的缺怎么个好法，竟有人拿四千银子买他！我仿佛记得这县丞姓彭，他老子是个提督。那回侯官县丞是应该他轮补的，被人家拿四千银子买了去。他便去上制台衙门，说有要紧公事禀见；制台不知是甚么，便见了。他见了面不说别的，只诉说他这个县丞捐了多少钱，办验看、指省又是多少钱，从某年到省，直到如今，候补费又用了多少钱，要制台照数还了他，注销了这个县丞，不做官了。制台大怒，说他是疯子。又说：‘都照你这样候补得不耐烦，便要还银注销，哪里还成个体统！’他说：‘还银注销不成体统，难道买缺倒是个体统么？这回侯官县丞，应该是卑职轮补的，某人化了四千银子买了去，这又是个甚么体统？’制军一想，这回补侯官县丞的，却是自己授意藩司，然而并未得钱，这句话是哪里来的。不觉又大怒起来，说道：‘你说的话可有凭据么？’他道：‘没有真凭实据，卑职怎敢放恣！’制台就叫他拿凭据出来。他道：‘凭据是可以拿得，但是必要请大帅发给两名亲兵，方能拿到。’制台便传了两名亲兵来，叫他带去。他当着制台，对两名亲兵说：‘这回我是奉了大帅委的，我叫你拿甚么人，便拿甚么人。’制台也分付，只管听彭县丞的指挥去拿人。他带了两个亲兵，只走到麒麟门外，便把一个裁缝拿了，翻身进去回话，说这个便是凭据。制台又大怒起来，说：‘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人，最安分，哪有这等事！并且一个裁缝，怎么便做得动我的主？’他却笑道：‘大帅何必动怒。只要交委员问他的口供，便知真假。他是大帅心爱的人，承审委员未必敢难为他。等到问不出凭据时，大帅便把卑职参了，岂不干净！’制台一肚子没好气，只得发交闽县问话。他便意气

扬扬的跑到闽县衙门，立等着对质。闽县知县哪里肯就问。他道：‘堂翁既是不肯问，就请同我一起去辞差。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在这里和制军拚命拚出来的，稍迟一会，便有了传递，要闹不清楚了。这件事闹不清楚，我一定丢了功名。我的功名不要紧，只怕京控起来，那时就是堂翁也有些不便。’知县被他逼的没法，只得升座提审，他却站在底下对质。那裁缝一味抵赖。他却嬉皮笑脸的，对着裁缝蹲了下来，说道：‘你不要赖了。某日有人来约你在某处茶楼吃茶；某日又约你某处酒楼吃酒；某日你到某人公馆里去；某日某人引你家里来，送给你四千两银子的票子，是某家钱庄所出的票，号码是第几号，你拿到庄上去照票，又把票打散了，一千的一张，几百的几张，然后拿到衙门里面去。你好好的说了，免得又要牵累见证。你再不招，我可以叫一个人来，连你们在酒楼上面，坐那一个座，吃那几样菜，说的甚么话，都可以一一说出来的呢。’那裁缝没得好赖，只得供了，说所有四千银子，是某人要补侯官县丞缺的使费，小姐得了若干，某姨太太得了若干，某姨太太得了若干，太太房里大丫头得了若干，孙少爷的奶妈得了若干，一一招了，画了供。闽县知县便要去禀复。他说问明了便不必劳驾，我来代回话罢。说罢，攫取了那张亲供便走。”

正是：取来一纸真凭据，准备千言辨是非。要知那县丞到底闹到甚么样子，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继之说到这里，我便插嘴道：“法堂上的亲供，怎么好攫取？这不成了儿戏么。”继之道：“他后来更儿戏呢！拿了这张亲供去见制台，却又不肯交过手，只自己拿着张开了给制台看。嘴里说道：‘凭据有在这里，请教大帅如何办法？’制台见了，倒不能奈何他，只得说道：‘我办给你看！’他道：‘不知大帅几时办呢？’制台没好气的说道：‘三天之内总办了。’说罢不睬他，便进去了。他出来等了三天，不见动静，又去上衙门，制台给他一个不见。他等到了衙门期那天，司道进见的时候，却跟着司道掩了进去。人家正在拱揖行礼的时候，他突然走近制台跟前，把制台的衣裳一拉，说道：‘喂！你说三天办给我看啊，今天第几天了？我看见那裁缝，又在那里安安稳稳的做衣裳了！’此时他闯在前面，藩台恰好在他后头，看见这种情形，便轻轻的拉他一把。他回头看时，藩台又轻轻的说道：‘没规矩！’他听见藩台又说了这句话，便大声道：‘没规矩！卖缺的便没规矩！我不象一班奴颜婢膝的，只知道巴结上司，自以为规矩的了不得。我明日京控起来，看谁没规矩！’说罢，又把那裁缝的亲供背诵了一遍，对臬台说道：‘你是司刑名的，画了这过付赃私的供，只要这里姨太太一句话便要了出来，是有规矩是没规矩？’此时一众官员，面

面相觑，没奈他何。制台是气的三尸乱暴，七窍生烟，一迭连声叫把裁缝锁了，交首县去，是谁叫他出来的！他却冷笑道：‘是七姨太太叫出来的。我也知道了，还装糊涂呢！’说着，便扬长而出。嘴里自言自语道：‘搁不住我不干了，看你咬掉了我的□□！甚么叫个规矩！’走到了大堂以外，看见两个戈什哈，正押着那裁缝要走。那裁缝道：‘太爷，你何苦定要和我作对呢！’他笑道：‘却是难为了你，你再求七姨太太去罢。’戈什哈道：‘好大的县丞！’他道：‘大也罢，小也罢，豁着我这县丞和总督去碰，总碰得他过。’说着，自去了。到了下半天，忽然藩台传他去见。对他说：‘制军也知道这回老兄受了委屈了，交代给你老兄一个缺。’他却呵呵大笑起来道：‘我若是要了缺，我便是为私不为公了。我一心要和他整顿整顿吏治，个把缺何足以动我心。他若不照例好好的办，我便到京里上控，方见得我始终是为公事。我此刻受了一个缺，一年半载之后，他何难把我奏参了。他虽然年纪大，须知我年纪虽不及他，然而也不是个小孩子，他不要想把这点小甜头来哄我。我只等三天不见明文，或者他的办法不对，我便打算进京去上控，你叫他小心点就是！’说罢，竟就不别而行的去了。”我道：“这个人倒是有心要整顿的。”继之道：“甚么有心整顿！不过乘机讹诈，故为刁难罢了。你想这件事牵涉到上房姨太太、小姐，叫那制台怎样办法呢；那裁缝的亲供，又落在他手里。所以后来反是制台托人出来说话，同他讲和。据说那侯官县丞缺，一年有八千的好处，三年一任，共是二万四千金，被他讹的一定耍了一任好处才罢了手呢。”我笑道：“这倒是桩爽快事。假使候补官个个如此，那卖缺之风，可以

绝了。”

继之也笑道：“你这句话，只好在这里说；若到外面说了，人家就要说此风不可长了。其实官场上面的笑话，车载斗量，也不知多少。前年和法兰西打仗的时候，福建长门炮台，没有人敢去守，只有一个姓蓝的都司肯去。”他叫做蓝宝堂，得了札子到差之后，便去见总督，回说向来当炮台统领的都是提督、总兵，此刻卑职还是个都司，镇压不住，求大帅想法子。总督说：‘你本是个都司，有甚法子好想呢。’他说：‘大帅不能想法子，卑职驾驭不来，只好要辞差了。’制台一想，那法兰西虎视眈眈的看着福建，这个差事大家都不肯当，若准他辞了，又委哪个呢。只得答应他道：‘你且退去，我这里同你想法子便了。’他道：‘顶色不红，一天也驾驭不住。卑职只得在这里等着，等大帅想了法子之后，再回防次去的了。’制台被他糊的没了法，便发气道：‘那么你去戴个红顶子，暂算一个总兵罢。’他便打了个扞，说：‘谢过大帅。’居然戴起红顶子来。”我道：“这竟是无赖了。”

继之道：“这个人听说从小就无赖。他小时候和他娘住在娘舅家里，大约是没了老子的了。却又不安分，一天偷了他娘舅四十元银，没处安放，怕人在身上搜出，却拿到当铺里当了两元。他娘舅疑心到他，却又搜不出赃证。他娘等他睡着了，搜他衣袋，搜出当票来，便去赎了出来，正是四十元的原赃。他娘未免打了他一顿，他便逃走了，走到夹板船上去当水手，几年没有音信回去。过了三四年，他忽然托人带了八十元银送给他母亲。他母亲盘问来人，知道他在夹板船上，并且船也到了，便要见他一面，叫来人去说。来人对他

说了，他又打发人去说，说道：‘我今生今世不回家的了！要见我，可到岸边来见。’他娘念子情切，便飞奔岸边来。他却早已上岸，远远望见他母亲来了，便爬上树去。那棵树又高又大，他一直爬到树梢。他娘来了，他便问：‘你要见我做什么？’他娘说：‘你爬到树上做什么，快下来相见。’他说：‘我下来了，你要和我覷琐。我是发过誓不回家的了。从前为了四十元银，你已经和我绝了母子之情，我此刻加倍还了你，从此义绝恩绝了。你要见我，无非是要看看我的面貌，此刻看见了，你可回去了。’他娘说：‘我等在此处，你终要下来。’他说：‘你再不走，我这里一撒手，便跌下来死了，看你怎样！’他娘没了法，哀求他下来，他始终不下，哭哭啼啼的去了。他便笑嘻嘻的下来。对着娘，他还这等无赖呢。”我道：“这不独无赖，竟是灭尽天性的了。”

继之道：“他还有无赖的事呢。他管带海航差船的时候，有一个福建船政局的提调，奉了船政大臣的委，到台湾去公干，及至回福州时，坐了他的船。那提调也不好，好好的官舱他不坐，一定要坐管带的房。若是别人，也没有不将就的。谁知遇了他这个宝货，一听说提调要坐他的房，他马上把一房被褥家伙都搬了出来，只剩下一所空房，便请那提调去住。骗得提调进房，他却把门锁了，自己带了钥匙，然后把船驶到澎湖附近，浪头最大的地方，颠播了一日一夜；又不开饭给他吃。那提调被他颠播得呕吐狼籍，腹中又是饥饿不堪，房门又锁着，叫人也没得答应。同他在海上飘了三天，才驶进口。进口之后，还不肯便放，自己先去见船下政大臣，说‘此番提调坐了船来，卑职伺候不到，被提调大人动了气，在

船上任情糟蹋，自己带了爨具，便在官舱烧饭，卑职劝止，提调又要到卑职房里去烧饭，卑职只得把房让了出来；下次遇了提调的差，请大人另派别人’云云。告诉了一遍，方才回船，把他放了。那提调狼狈不堪，到了岸上，见了钦差，回完了公事话，正要诉苦，才提到了‘海航管带’四个字，被钦差拍着桌子，狗血喷头的一顿大骂。”我笑道：“虽然是无赖，却倒也爽快。”

继之道：“虽然是爽快，然而出来处世，究竟不宜如此。我还记得有一个也是差船管带，却忘记了他的姓名了，带的是伏波轮船。他是广东人，因为伏波轮常时驻扎福州，便回广东去接取家眷，到福州居住。在广东上轮船时，恰好闽浙总督何小宋的儿子中了举，也带着家眷到福州。海船的房舱本来甚少，都被那位何孝廉定去了。这位管带也不管是谁，便硬占了人家定下的两个房舱。那何孝廉打听得他是伏波管带，只笑了一笑，不去和他理论。等到了福州，没有几天，那管带的差事就撤掉了。你想取快一时的，有甚益处么。不过这蓝宝堂虽然无赖，却有一回无赖得十分爽快的：是前年中法失和时，他守着长门炮台。忽然有一天来了一艘外国兵船。我忘了是那一国的了，总而言之，不是法兰西的。他见了，以为我们正在海疆戒严的时候，别国兵轮如何好到我海口里来，便拉起了旗号，叫他停轮。那船上不理，仍旧前行。他又打起了旗号知照他，再不停轮，便开炮了。那船上仍旧不理。他便开了一炮，轰的一声，把那船上的望台打毁了，吊桥打断了，一个大副受了重伤，只得停了轮。到了岸上来，惊动了他的本国领事打官司。一时福建的大小各官，都吓得面无人

色，战战兢兢的出来会审。领事官也气忿忿的来到。这蓝宝堂却从从容容的，到了法堂之上，侃侃直谈，据着公理争辩，竟被他得了赢官司。岂不争气！谁知当时闽省大吏，非独不奖他，反责备他，交代说这一回是侥幸的，下次无论何国船来，不准如此。后来法国船来了，他便不敢做主，打电报到里面去请示，回电来说不准开炮；等第二艘来了，再请示，仍旧不准；于是法兰西陆续来了二十多号船，所以才有那马江之败呢。”

我道：“说起那马江之败，近来台湾改了行省，说的是要展拓生番的地方。头回我在上海经过，听得人说，这件事颇觉得有名无实。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继之道：“便是我这回到省里去，也听得这样说。有个朋友从那边来，说非但地方弄不好，并且那一位刘省三大帅，自己害了自己。”我道：“这又为何？”继之道：“那刘省帅向来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这是那一班中兴名将公共的脾气，惟有他恨的最利害。凡是属下的人，有烟瘾的，被他知道了，立刻撤差驱逐，片刻不许停留。是他帐下的兵弁犯了这个，还要以军法从事呢。到了台湾，瘴气十分利害，凡是内地的人，大半都受不住，又都说是鸦片烟可以销除瘴气，不免要吃几口，又恐怕被他知道，于是设出一法，要他自己先上了瘾。”我道：“他不吃的，如何会上瘾？”继之道：“所以要设法呀。设法先通了他的家人，许下了重谢。省帅向来用长烟筒吃旱烟，叫他家人代他装旱烟时，偷搀了一个鸦片烟泡在内，天天如是。约过了一个多月，忽然一天不搀烟泡了，老头子便觉得难过，眼泪鼻涕，流个不止。那家人知道他瘾来了，便乘机进言，说这里瘴气重

得很，莫非是瘴气作怪，何不吃两口鸦片试试看。他哪里肯吃，说既是瘴气，自有瘴气的方子，可请医生来诊治。那里禁得医生也是受了贿赂的，诊过了脉，也说是瘴气，非鸦片不能解。他还是不肯吃。熬了一天，到底熬不过，虽然吃了些药，又不见功效，只得拿鸦片烟来吃了几口下肚，便见精神，从此竟是一天不能离的了。这不是害了自己么？”

我道：“这种小人，真是防不胜防。然而也是吃旱烟之过，倘使连这旱烟都不吃，他又从何下手呢。”继之道：“就是连旱烟不吃，也可以有法子的。我初到省那一年，便当了一个洋务局的差事。一个同寅是广东人，他对我说：香港有一个外国人，用了一个厨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了，一向相安无事，忽然一天，把那厨子辞掉了，便觉得合家人都无精打彩起来，吃的东西，都十分无味。以为新来的厨子不好，再换一个，也是如此。没了法，只得再叫那旧厨子来，说也奇怪，他一回来，可合家都好了。”我道：“难道酒菜里面也可以下鸦片烟么？”继之道：“酒菜里面虽不能下，外国人饭后，必喝一杯咖啡，他煮咖啡之时，必用一个烟泡放在里面，等滚了两滚，再捞起来。这咖啡本来是苦的，又搀上糖才吃，如何吃得出来。久而久之，就上了瘾了。”我道：“鸦片烟本是他们那里来的，就叫他们吃上了，不过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不知那刘省帅吃上了之后怎么样？”继之道：“已经吃上了，还怎么样呢。”

我道：“他说要开拓生番的地方，到底不知开拓了多少？”继之道：“头回看见京报有他的奏章，说是已经降了多少，每人给与剃刀一把，大约总有些降服的。然而究竟是未开化的

人，纵然降服了，也不见得是靠得住。他那杀人不眨眼的野性，忽然高兴，又杀个把人来顽顽，如何约束得住他呢。而且他杀人专杀的是我们这些人，自己却不肯相杀的。他还有一层，绝不怕死，说出来还要令人可笑呢。那生番里面，也有个头目，省帅因为生番每每出来杀人，便委员到里面去，和他的头目立了一个约：如果我们这些人杀了生番，便是一人抵一命；若是生番杀了我们这些人，却要他五个人抵一个命。这不过要吓得他不敢再杀人的意思。他那头目也应允了。谁知立了约不多几天，就有了生番杀人的事。地方官便捉拿凶手。谁知这个生番，只有夫妻两个，父母、兄弟、子女都没有的，虽捉了来，还不够抵命。也打算将就了结了。谁知过得几天，有三个生番自行投到，说是凶手的亲戚荐他来抵命，以符五人之数的。你说奇不奇。”

正是：义侠捐生践然诺，鸿毛番重泰山轻。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我正和继之说着话时，只见刑房书吏拿了一宗案卷进来。继之叫且放下，那书吏便放下，退了出去。我道：“人家都说

衙门里书吏的权，比官还大，差不多州县官竟是木偶，全凭书吏做主的，不知可有这件事？”继之道：“这看本官做得怎样罢了，何尝是一定的。不过此辈舞弊起来，最容易上下其手。这一边想不出法子，便往那一边想；那一边又想不出来，他也会别寻门路。总而言之，做州县官的，只能把大出进的地方防闲住了；那小节目不能处处留心，只得由他去的了。”我道：“把大出进的防闲住了，他们纵在小节目上出些花样，也不见得能有多少好处了。怎么我见他们都是很阔绰的呢？”继之道：“这个哪里说得定。他们遇了机会，只要轻轻一举手，便是银子。前年苏州接了一角刑部的钉封文书。凡是钉封文书，总是斩决要犯的居多。拆开来一看，内中却是云南的一个案件。大家看见，莫名其妙，只得把他退回去。直等到去年年底，又来了一角，却是处决一名斩犯。事后大家传说，才知道这里面一个大毛病。原来这一名斩犯，本来是个富家之子，又是个三代单传，还没有子女，不幸犯了个死罪。起先是百计出脱，也不知费了多少钱，无奈证据确凿，情真罪当，无可出脱，就定了个斩立决，通详上去。从定罪那天起，他家里便弄尽了神通，先把县署内监买通了，又出了重价，买了几个乡下姑娘，都是身体强壮的，轮流到内监去陪他住宿，希图留下一点血脉。然而这件事迟早却不由人做主的，所以多耽搁一天好一天，于是又在臬司和抚台那里，设法耽搁，这里面已经不知捺了多少日子了。却又专差了人到京里去，在刑部里打点。铁案如山的，虽打点也无用。于是用了巨款，贿通了书吏，求他设法，不求开脱死罪，只求延缓日子。刑部书吏得了他的贿赂，便异想天开的，设出一法来。这天该发

两路钉封文书，一路是云南的，一路是江苏的，他便轻轻的把江苏案卷放在云南文书壳里，把云南案卷放在江苏文书壳里；等一站站的递到了江苏，拆开看过，知道错了，又一站站的退回刑部。刑部堂司各官，也是莫名其妙，跟查起来，知道是错封了，只好等云南的回来再发。又不知等了多少时候，云南的才退回来，然后再封发了。这一转换间，便耽搁了一年多。你说他们的手段利害么！”我道：“耽搁了这一年多，不知这犯人有生下子女没有？”继之道：“这个谁还打听他呢。”

我道：“文书何以要用钉封？这却不懂，并且没有看见过这样东西。”继之道：“儿戏得很！那文书不用浆糊封口，只用锥子在上面扎一个眼儿，用纸拈穿上，算是一个钉子，算是这件事情非常紧急，来不及封口的意思。”我道：“不怕人家偷拆了看么？”继之道：“怕甚么！拆看钉封公文是照例的。譬如此刻有了钉封公文到站，遇了空的时候，只管拆开看看，有甚么要紧，只要不把他弄残缺了就是了。”我道：“弄残缺了就怎样呢？”继之道：“此刻譬如我弄残缺了，倒有个现成的法子。从前有一个出过事的，这个州县官是个鸦片鬼，接到了这件东西，他便抽了出来，躺在烟炕上看。不提防发了一个烟迷，把里面文书烧了一个角。这一来吓急了，忙请了老夫子来商量。这个老夫子好得很，他说幸而是烧了里面的，还有法子好想；若是烧了壳子，就没法想了。然而这个法子要卖五千银子呢。那鸦片鬼没法，只得依了他。他又说，这个法子做了出来便不希奇，怕东翁要赖，必得先打了票子再说出来。鸦片鬼没法，只得打了票子给他。他接了票子，拿过那烧不尽的文书，索性放在灯头上烧了。可笑那鸦片鬼吓

得手足无措，只说：‘这回坑死我了！’他却不慌不忙，拿一张空白的文书纸，放在壳子里面，仍然钉好，便发出去。那鸦片鬼还不明白，扭着他拚命。他偏不肯就说出这里面的道理来，故意取笑，由得那鸦片鬼着急。闹了半天，他方才说道：‘这里发出去，交到下站，下站拆开看了，是个空白，请教他敢声张么，也不过照旧封好发去罢了；以下站站如此，直等到了站头，当堂开拆，见了个空白，他哪里想得到是半路掉换的呢，无非是怪部吏粗心罢了。如此便打回到部里去。部里少不免要代你担了这粗心疏忽的罪过；纵不然，他便行文到各站来查，试问所过各站，谁肯说是我私下拆开来看过的呢，还不是推一个不知。就是问到这里，也把‘不知’两个字还了他，这件事不就过去了么。’可笑那鸦片鬼，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没命的去追悔那五千银子。”我笑道：“大哥说话，一向还是这样，只管形容别人。”继之也笑道：“这一个小小玄虚，说穿了一文不值的，被他硬讹了五千银子，如何不懊悔。便是我凭空上了这个当，我也要懊悔的，何尝不是形容人家呢。”

说话时，述农着人来请我到帐房里，我便走了过去。原来述农已买了一方青田石来，要我仿刻那一方节性斋的图书。我笑道：“你真要干这个么？”述农道：“无论干不干，仿刻一个，总不是犯法的事。”说着，取出那幅横披来。我先把图书石验了大小，嫌他大了些，取过刀来，修去了一道边。验得大小对了，然后摹了那三个字，镌刻起来。刻了半天，才刻好了。取过印色，盖了一个，看有不对的去处，又修改了一会，盖出来看，却差不多了。述农看了，说象得很。另取一

张薄贡川纸来，盖了一个，蒙在那横披的图书上去对。看了又看道：“好奇怪！竟是一丝不走的。”不觉手舞足蹈起来，连横披一共拿给继之看去。继之也笑道：“居然充得过了。”述农笑道：“继翁，你提防他私刻你的印信呢。”我笑道：“不合和你作了这个假，你倒要提防我做贼起来了。”

继之道：“只是印色太新了，也是要看出来的。”述农道：“我学那书画家，撒上点桃丹，去了那层油光，自然不新了。”我道：“这个不行。要弄旧他也很容易，只是卖了东西，我要分用钱的。”述农笑道：“阿弥陀佛！人家穷的要卖字画了，你还要分用钱呢。”我笑道：“可惜不是福建人画的掷骰子图，不然，我还可望个三七分用呢。”述农笑道：“罢，罢，我卖了好歹请你。你说了那甚么法子罢，说了出来，算你是个金石家。”我道：“这又不是甚么难事。你盖了图书之后，在图书上铺上一层顶薄的桑皮纸，在纸上撒点石膏粉，叫裁缝拿熨斗来熨上几熨，那印色油自然都干枯了，便是旧的；若用桃丹，那一层鲜红，火气得很，哪里充得过呢。”述农道：“那么我知道了，你哪里是甚么金石家，竟是一个制造赝鼎的工匠！”

说的继之也笑了道：“本来作假是此刻最趋时的事。方才我这里才商量了一起命案的供词。你想命案供词还要造假的，何况别样。”我诧道：“命案怎么好造假的？”继之道：“命案是真的，因这一起案子牵连的人太多，所以把供词改了，免得牵三搭四的；左右‘杀人者死’，这凶手不错就是了。”述农道：“不错，从前我到广东去就事，恰好就碰上一回，几乎闹一个大乱子，也是为的是真命假案。”我道：“甚么又是真

命假案呢？”述农道：“就是方才说的，改供词的话了。总而言之：出了一个命案，问到结案之后，总要把本案牵涉的枝叶，一概删除净尽，所以这案就不得不假了。那回广东的案子，实在是械斗起的。然而叙起械斗来，牵涉的人自然不少，于是改了案卷，只说是因为看戏碰撞，彼此扭殴致毙的，这种案卷，总是臬司衙门的刑名主稿。那回奏报出去之后，忽然刑部里来了一封信，要和广州城大小各衙门借十万银子。制台接了这封信，吃了一大惊，却又不知为了甚么事。请了抚台来商量，也没有头绪。一时两司、道、府都到了，彼此详细思索，才想到了奏报这案子，声称某月某日看戏肇事，所以说这一天恰好是忌辰；凡忌辰是奉禁鼓乐的日子，省会地方，如何做起戏来！这个处分如何担得起！所以部里就借此敲诈了。当下想出这个缘故，制台便狠命的埋怨臬司；臬司受了埋怨，便回去埋怨刑名老夫子。那刑名老夫子检查一检查，果然不错。因笑道：‘我当是甚么大事，原来为了这个，也值得埋怨起来！’臬台见他说得这等轻描淡写，更是着急，说道：‘此刻大部来了信，要和合省官员借十万银子。这个案是本衙门的原详，闹了这个乱子，怕他们不向本衙门要钱，却怎生发付？’那刑名师爷道：‘这个容易。只要大人去问问制台，他可舍得三个月俸？如果舍得，便大家没事；如果舍不得，那就只可以大家摊十万银子去应酬的了。’臬台问他舍得三个月俸，便怎么办。他又不肯说，必要问明了制台，方才肯把办法说出来。臬台无奈，只得又去见制台。制台听说只要三个月俸，如何不肯，便一口应承了。交代说：‘只要办得妥当，莫说三个月，便是三年也愿意的。’臬司得了意旨，

便赶忙回衙门去说明原委。他却早已拟定一个折稿了。那折稿起首的帽子是：‘奏为自行检举事：某月日奏报某案看戏肇事句内，看字之下，戏字之上，误脱落一猴字’云云。照例奏折内错一个字，罚俸三个月，于是乎热烘烘的一件大事，轻轻的被他弄的瓦解冰销。你想这种人利害么。”这笑道：原来这等大事也可以假的，区区一个图章，更不要紧了。”当下谈了一会各散。我到鼎臣处，告诉他要到南京，顺便辞行。

到了次日，我便收拾行李，渡江过去。到得镇江号里，却得了一封继之的电报，说上海有电来，叫我先到上海去一次。我便附了下水轮船，径奔上海，料理了些生意的事，盘桓了两天，又要动身。这天晚上，正要到金利源码头上船，忽然金子安从外面走来，说道：“且慢着走罢，此刻黄浦滩一带严紧得很！”管德泉吃了一惊道：“为着甚么事？”子安道：“说也奇怪，无端来了几十个人去打劫有利银行，听说当场拿住了两个。此刻派了通班巡捕，在黄浦滩一带稽查呢。”我道：“怎么银行也去打劫起来，真是无奇不有了。”子安道：“在上海倒是头一次听见。”德泉道：“本来银行最易起歹人的覬覦，莫说是打劫，便是冒取银子的也不少呢。他的那取银的规矩，是上半天送了支票去，下半天才拿银子，所以取银的人，放下票子就先走了，到下半天才去拿。等再去拿的时候，是绝无凭据的了，倘被一个冒取了去，更从哪里追寻呢。”子安道：“这也说说罢了，哪里便冒得这般容易。”德泉道：“我不是亲眼见过的，也不敢说。前年我一个朋友到有利去取银，便被人冒了。他先知道了你的数目，知道你送了票子到里面去了，他却故意和你拉殷勤，请你吃茶吃酒，设法绊住你一点、半

点钟，却另差一个人去冒取了来，你奈他何呢。”

这里正在说话，忽然有人送来一张条子，德泉接来看了，转交与我，原来是赵小云请到黄银宝处吃花酒，请的是德泉、子安和我三个人。德泉道：“横竖今夜黄浦滩路上不便，缓一天动身也不要紧，何妨去扰他这一顿呢。”我是无可无不可的，便答应了。德泉又叫子安。子安道：“我奉陪不起，你二位请罢，替我说声心领谢谢。”我和德泉便不再强。二人出来，叫了车，到尚仁里黄银宝家，与赵小云厮见。

此时坐上已有了四五个客，小云便张罗写局票。内中只有我没有叫处。小云道：“我来荐给你一个。”于是举笔一挥而就。我看时，却是写的“东公和里沈月卿。”一一写过了发下去，这边便入席吃酒。不一会，诸局陆续到了。沈月卿坐在我背后。我回头一看，见是个瘦瘦的脸儿，倒还清秀。只见他和了琵琶，唱了一枝小曲。又坐了一会，便转坐到小云那边去，与我恰好是对面；起先在我后面时，不便屡屡回头看他，此时倒可以任我尽情细看了。只见他年纪约有二十来岁，清俊面庞，眉目韶秀，只是隐隐含着忧愁之色。更有一层奇特之处：此时十一月天气，明天已是冬至，所来的局，全都穿着细狐、洋灰鼠之类，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头上的首饰，亦都甚华灿，只有那沈月卿只穿了一件玄色绉纱皮袄，没有出锋，看不出甚么统子，后来小云输了拳，他伸手取了酒杯代吃，我这边从他袖子里看去，却是一件羔皮统子；头上戴了一顶乌绒女帽，连帽准也没有一颗。我暗想这个想是很穷的了。正在出神之时，诸局陆续散去，沈月卿也起身别去。他走到房门口，我回眼一望，头上扎的是白头绳，押的是银

押发，暗想他原来是穿着孝在这里。

正在想着，猛听得小云问道：“我这个条子荐得好么？”我道：“很静穆！也很清秀！”小云道：“既然你赏识了，回来我们同去坐坐。”一时席散了，各人纷纷辞去。小云留下我和德泉，等众人散完了，便约了同到沈月卿家去。于是出了黄银宝家，径向东公和里来。一路上只见各妓院门首，都是车马盈门，十分热闹。及到了沈月卿处，他那院里各妓房内，也都是有人吃酒，只有月卿房内是静悄悄的。三人进内坐定，月卿过来招呼。小云先说道：“我荐了客给你，特为带他来认认门口，下次他好自己来。”月卿一笑道谢。小云又道：“那柳老爷可曾来？”月卿见问，不觉眼圈儿一红。

正是：骨肉每多乖背事，风尘翻遇有情人。未知月卿为着甚事伤心，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搞词藻嫖界有机关

当下我看见沈月卿那种神情，不禁暗暗疑讶。只见他用手向后面套房一指道：“就在那里。”小云道：“怎么坐到小房间里去？我们是熟人，何妨请出来谈谈。”月卿道：“他怕有人来吃酒，不肯坐在这里。”小云道：“吃过几台了？”月卿摇

摇头。小云讶道：“怎么说？”我笑道：“你又怎么说？难道必要有人吃酒的么？”小云道：“你不懂得，明天冬至，今天晚上叫‘冬至夜’，他们的规矩，这一夜以酒多为荣，视同大典的。”我听了，方才明白沿路上看见热闹之故。小云又对月卿道：“不料你为了柳老爷，弄到这个样子！”月卿道：“我已是久厌风尘，看着这等事，绝不因之动心。只是外间的飞短流长，未免令人闻而生厌罢了。”我听了这几句话，觉得他吐属闲雅，又不觉纳罕起来。小云道：“我倒并不为飞短流长所动，你就叫他们摆起一桌来。”小云这句话才说出来，早有一个十七八岁的丫头，走近一步问道：“赵老爷可是要吃酒？”小云点点头。那丫头便请点菜。小云说：“不必点。”他便咯蹬咯蹬的走到楼下去了。小云笑着对我道：“这一桌酒应该让了你；你应酬了他这个大典，也是我做媒人的面子。”我道：“我向来没干过这个。”小云笑道：“谁是出世便干的？总是从没干过上来的啊。”月卿道：“这位老爷是初交，赵老爷，何必呢。”小云又对我道：“你不知道这位月卿，是一个又豪侠，又多情的人，并且作得好诗。你要是知道了他的底细，还不知要怎样倾倒呢。”月卿道：“赵老爷不要谬奖，令人惭愧！”我问小云道：“你要吃酒，还不赶紧请客？况且时候不早了。”小云道：“时候倒不要紧，上海本是个不夜天，何况今夜。客倒是不必请了，大众都有应酬，难请得很，就请了柳采卿过来罢。”说着，又对月卿道：“就央及你去请一声罢，难道还要写请客票么。”月卿便走到后房去，一会儿，同着柳采卿过来。只见那采卿，生得一张紫色胖脸儿，唇上稀疏的两撇八字黑须；身裁是痴肥笨重，步履蹒跚；身穿着一件大团花二蓝线绉皮袍，

天青缎灰鼠马褂。当下各人一一相见，通过姓名；小云道过违教，方才坐下，外场早已把席面摆好，小云忙着要写局票。采卿不叫外局，只写了本堂沈月卿。小云道：“客已少了，局再少，就太寂寞了。”我道：“人少点，清谈也很好；并且你同采翁两位，都是月卿的老客，你说月卿豪侠多情，何妨趁此清谈，把那豪侠多情之处告诉我呢。”小云道：“你要我告诉你也容易，不过你要把今日这一席，赏赏他那豪侠多情之处才好呢。”我一想，我前回买他那个小火轮船时，曾经扰过他一顿，今夜又是他请的，我何妨借此作为还席呢。因说道：“就是我的，也没甚要紧。”小云大喜，便乱七八糟，自己写了多少局票，嘴里乱叫起手巾。于是大家坐席。

我坐了主位，月卿招呼过一阵，便自坐向后面唱曲。我便急要请问这沈月卿豪侠多情的梗概。小云猛然指了采卿一下道：“你看采翁这副尊范，可是能取悦妇人的么？”我被他突然这一问，倒棱住了，不懂是甚么意思。小云又道：“外间的人，传说月卿和采卿是恩相好。”我道：“甚么叫做‘恩相好’？”小云笑道：“这是上海的一句俗话，就是要好得很的意思。”我道：“就是要好，也平常得很。”小云道：“不是这等说。凡做妓女的，看上了一个客人，只一心向他要好，置他客于不顾，这才叫恩相好。凡做恩相好的，必要这客人长得体面，合了北边一句话，叫做‘小白脸儿’，才够得上呢。你看采翁这副尊范，象这等人不象？”我道：“然则这句话从何而来的呢？”小云道：“说来话长。你要知底细，只问采翁便知。”柳采卿这个人倒也十分爽快，不等问，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

原来采卿是一个江苏候补府经历，分在上海道差遣。公馆就在城内。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名叫柳清臣，才一十八岁，还在家里读书，资质向来鲁钝，看着是不能靠八股猎科名的了；采卿有心叫他去学生意，却又高低不就。忽然一天，他公馆隔壁一个姓方的，带了一个人来相见，说是姓齐，名明如，向做洋货生意，专和外国人交易。此刻有一个外国人，要在上海开一家洋行，要请一个买办；这买办只要先垫出五千银子，不懂外国话也使得。因听姓方的说起，说柳清臣要做生意，特地来推荐。采卿听了一想，向来做买办，是出息甚好的，不禁就生了个侥幸之心。当下便对那齐明如说：“等商量定了，过一天给回信。”于是就出来和朋友商量，也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采卿终是发财心胜，听了那说不好的，以为人家妒忌；听了那说好的，就十分相信。便在沈月卿家请齐明如吃了一回酒，准定先垫五千银子，叫儿子清臣去做买办。又叫明如带了清臣去见过外国人，问答的说话，都是由明如做通事。过了几天，便订了一张洋文合同，清臣和外国人都签了字，齐明如做见证，也签了字。采卿先自己拼凑了些，又向朋友处通融挪借，又把他夫人的金首饰拿去兑了，方才凑足五千银子，交了出去。就在五马路租定了一所洋房，取名叫景华洋行。开了不彀三个月，五千银子被外国人支完了不算，另外还亏空了三千多；那外国人忽然不见了，也不知他往别处去了，还是藏起来。这才着了忙，四面八方去寻起来，哪里有个影子？便是齐明如也不见了。亏空的款子，人家又来催逼，只得倒闭了。往英国领事处去告那外国人，英领事在在册籍上一查，没有这个名字；更是着忙，托了人

各处一查，总查不着，这才知道他是一个没有领事管束的流氓。也不知他是哪一国的，还不知他是外国人不是。于是只得到会审公堂去告齐明如。谁知齐明如是一个做外国衣服的成衣匠，本是个光蛋，官向他追问外国人的来历，他只供说是因来买衣服认得，并且不知他的来历。官便判他一个串骗，押着他追款。俗语说得好：“不怕凶，只怕穷。”他光蛋般一个人，任凭你押着，糝糠哪里榨得出油来！此刻这件事已拖了三四个月，还未了结，讨债的却是天天不绝。急得采卿走头无路，家里坐不住，便常到沈月卿家避债。这沈月卿今年恰好二十岁，从十四岁上，采卿便叫他的局，一向不曾再叫别人。缠头之费，虽然不多，却是节节清楚；如今六七年之久，积算起来，也不为少了。前两年月卿向鸨母赎身时，采卿曾经帮了点忙，因此月卿心中十分感激。这回看见采卿这般狼狈，便千方百计，代采卿凑借了一千元；又把自己的金珠宝首饰，尽情变卖了，也凑了一千元，一齐给与采卿，打点债务。这种风声，被别个客人知道了，因此造起谣言来，说他两人是恩相好。采卿娓娓述了一遍，我不觉抬头望了月卿一眼，说道：“不图风尘中有此人，我们不可不赏一大杯！”

正待举杯要吃，小云猛然说道：“对不住你！你化了钱请我，却倒装了我的体面。”我举眼看时，只见小云背后，珠围翠绕的，坐了七八个人。内中只有一个黄银宝是认得的，却是满面怒容，冷笑对我道：“费你老爷的心！”我听了小云的话，已是不懂，又听了这么一句，更是茫然，便问怎么讲。小云道：“无端的在这里吃寡醋，说这一席是我吃的，怕他知道，却屈你坐了主位，遮他耳目，你说奇不奇。”我不禁笑了一笑

道：“这个本来不算奇，律重主谋，怪了你也不错。”那黄银宝不懂得“律重主谋”之说，只听得我说怪得不错，便自以为料着了，没好气起身去了。小云道：“索性虚题实做一回。”便对月卿道：“叫他们再预备一席，我请客！”我道：“时候太晚了，留着明天吃罢。”小云道：“你明天动身，我给你饯行；二则也给采翁解解闷。今夜四马路的酒，是吃到天亮不希奇的。”我道：“我可不能奉陪了。”管德泉道：“我也不敢陪了，时候已经一下钟了。”小云道：“只要你二位走得脱！”说着，便催着草草终席。我和德泉要走，却被小云苦苦拉着，只得依他。小云又去写局票，问我叫那一个。我道：“去年六月间，唐玉生代我叫过一个，我却连名字也忘了，并且那一个局钱还没有开发他呢。”德泉道：“早代你开发了，那是西公和沈月英。”小云道：“月英过了年后，就嫁了人了。”我道：“那可没有了。”小云道：“我再给你代一个。”我一定不肯，小云也就罢了，仍叫了月卿。大家坐席。此时人人都饱的要涨了，一样一样的菜拿上来，只摆了一摆，便撤了下去，就和上供的一般，谁还吃得下！幸得各人酒量还好，都吃两片梨子、苹果之类下酒。

我偶然想起小云说月卿作得好诗的话，便问月卿要诗看。月卿道：“这是赵老爷说的笑话，我何尝会作诗。”小云听说，便起身走向梳妆台的抽屉里，一阵乱翻，却翻不出来。采卿对月卿道：“就拿出来看看何妨。”月卿才亲自起身，在衣橱里取出薄薄的一个本子来，递给采卿；采卿转递给我。我接在手里，翻开一看，写的小楷虽不算好，却还端正。内中有批的，有改的，有圈点的。我道：“这是谁改过的？”月卿接

口道：“柳老爷改的；便是我谄两句，也是柳老爷教的。”我对采卿道：“原来你二位是师弟，怪不得如此相待了。”采卿道：“说着也奇！我初识他时，才十四岁。我见他生得很聪明，偶尔教他识几个字，他认了，便都记得；便买了一部《唐诗》教教他，近来两年，居然被他学会了。我想女子学作诗，本是性之所近，苏、常一带的妓女，学作诗更应该容易些。”我道：“这句话很奇，倒要请教是怎么讲？”采卿道：“他们从小学唱那小调，本来就是七字句的有韵之文；并且那小调之中，有一种马如飞撰的叫做‘马调’，词句之中，很有些雅驯的。他们从小就输进了好些诗料在肚子里，岂不是学起来更容易么。”我点头道：“这也是一理。”因再翻那诗本，拣一首浓圈密点的一看，题目是《无题》，诗是：

自怜生就好丰裁，疑是云英谪降来。弄巧试调鹦鹉舌，学愁初孕杜鹃胎。铜琶铁板声声恨，剩馥残膏字字哀。知否有人楼下过，一腔心事暗成灰。

好春如梦酿愁天，何必能痴始可怜！杨柳有芽初蘸水，牡丹才蕊不胜烟。从知眼底花皆幻，闻说江南月未圆。人静漏残灯惨绿，碧纱窗外一声鹃。

我看了，不觉暗暗惊奇。古来才妓之说，我一向疑为后人附会，不图我今日亲眼看见了。据这两首诗，虽未必便可称才，然而在闺秀之中，已经不可多得，何况在北里呢。因对采卿道：“这是极力要炼字炼句的，真难为他！”月卿接口道：“这都是柳老爷改过才誉正的。”采卿道：“这里面有两首《野花》诗，我始终未改一字，请你批评批评。”说罢，取过本子去，翻给我看。只见那诗是：

蓬门莫笑托根低，不共杨花逐马蹄。混迹自怜依旷野，添妆未许入深闺。荣枯有命劳嘘植，闻达无心谢品题。

我看到这里，不觉击节道：“好个‘闻达无心谢品题’！往往看见报上，有人登了些诗词，去提倡妓女。我看着那种诗词，也提倡不出甚么道理来。”采卿道：“姑勿论提倡出甚么道理，先问他被提倡的懂得不懂，再提倡不迟。”

月卿听说，忽然嗤的一声笑。我问笑甚么。月卿道：“前回有一位客人，叫甚么遁叟，填了一阕《长相思》词，赠他的相好吴宝香，登了报。过了一天，那遁叟到宝香家去，忽然被宝香扭住了不依。”我笑道：“这又为何？”月卿道：“总是被那些识一个字不识一个字的人见了，念给他听，他听了题目《赠吴宝香调寄长相思》一句，所以恼了，说遁叟造他谣言，说他害相思病了，所以和他不依。”说得我和小云都笑了。我再看那《野花》诗是：

……惆怅秋风明月夜，荒烟蔓草助凄凄。惭愧飘零古道旁，本来无意绽青黄。东皇曾许分余润，村女何妨理俭妆。诨借馨香迷蛱蝶，不胜蹂躏怨牛羊。可怜车马分驰后，剩粉残脂吊夕阳！

我看毕道：“寄托恰合身分，居然名作了。”只见月卿附着采卿耳朵说了两句话。采卿便问我和唐玉生可是相识。我道：“只去年六月里同过一回席，这两回到上海都未遇着。”采卿道：“倘偶然遇见了，请不必谈起月卿作诗的事。”我道：“作诗又不是甚么坏事，何必要秘密呢？”采卿道：“不是要秘密，是怕他们闹不清楚。”我想起那一班人的故事，不觉又好笑。便道：“也怪不得月卿要避他们，他们那死不通的材料，

实在令人肉麻！”说着，便把他们竹汤饼会的故事，略略述了一遍。月卿也是笑不可仰。采卿道：“我教月卿识几个字，虽不是有意秘密，却除了几个熟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不象那堂哉皇哉收女弟子的。”我道：“不错。我常在报上看见有个甚么侍者收甚么女弟子，弄了好些诗词之类，登在报上面，还有作诗词贺他的。”采卿道：“可不是！这都是那轻薄少年做出来的，要借这报纸做他嫖的机关。”我道：“嫖还有甚么机关，这说奇了。”采卿道：“这一班本是寒畯，掷不起缠头，便弄些诗词登在报上，算揄扬他，以为市恩之地，叫那些妓女们好巴结他，不敢得罪他；倘得罪了他时，他又弄点讥刺的诗词去登报，这还不是机关么。其实有几个懂得的，所以有遁叟与吴宝香那回事。”

说犹未了，忽听得楼下外场高叫一声“客来”，便听得咯蹬咯蹬上楼梯的声音，房里丫头便迎了出去。

正是：毁誉方闻凭喜怒，蹒跚又听上梯阶。未知那来人是谁，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那丫头掀帘出去，便听得有人问道：“赵老爷在这里么？”

丫头答应在，那人便掀帘进来。抬头看时，却是方佚庐。大家起身招呼。只见他吃的满面通红，对众人拱一拱手，走到席边一看，呵呵大笑道：“你们整整齐齐的摆在这里，莫非是摆来看的？不然，何以热炒盘子，也不动一动呢？”小云便叫取凳子让他坐。佚庐道：“我不是赴席的，是来请客的，请你们各位一同去。”小云道：“是你请客？”佚庐道：“不是我请，是代邀的。”小云在身边取出表来一看，吐出舌头道：“三下一刻了。是你请客我便去，你代邀的我便少陪了。”月卿插嘴道：“便是方老爷也可以不必去了。外面西北风大得很，天已阴下来，提防下雪。并且各位的酒都不少了，到外面去吹了风，不是顽的。”佚庐道：“果然。我方才在外面走动，很作了几个恶心，头脑子生疼，到了屋里，暖和多了。”说着便坐下，叫拿纸笔来，写个条子回了那边，只说寻不着朋友，自己也醉了，要回去了。写毕，叫外场送去。方才和采卿招呼，彼此通过姓名。坐了一会便散席。月卿道：“此刻天要快亮了，外面寒气逼人，各位不如就在这里谈谈，等天亮了去；或者要睡，床榻被窝，都是现成的。”众人或说走，或说不走，都无一定。只有柳采卿住在城里，此时叫城门不便，准定不能走的。便说道：“不然，我再请一席，就可以吃到天亮了。”小云道：“这又何苦呢。方才已经上了一回供了，难道再要上一回么。”月卿道：“那么各位都不要走，我叫他们生一盆炭火来，昨天有人送给我一瓶上好的雨前龙井茶，叫他们酹酹的泡上一壶，我们围炉品茗，消此长夜，岂不好么。”众人听说，便都一齐留下。

佚庐道：“月卿一发做了秀才了，说起话来，总是掉文。”

月卿笑道：“这总是识了几个字，看了几本书的不好，不知不觉的就这样说起来，其实并不是有意的。”小云道：“有一部小说，叫做《花月痕》，你看过么？”月卿道：“看过的。”小云道：“那上头的人，动辄嘴里就念诗，你说他是有意，是无意？”月卿道：“天下哪里有这等人，这等事！就是掉文，也不过古人的成句，恰好凑到我这句说话上来，不觉冲口而出的，借来用用罢了；不拘在枕上，在席上，把些陈言老句，吟哦起来，偶一为之，倒也罢了，却处处如此，哪有这个道理！这部书作得甚好，只这一点是他的疵瑕。”采卿道：“听说这部书是福建人作的，福建人本有这念诗的毛病。”小云忽然呵呵大笑起来。众人忙问他笑甚么。小云道：“我才听了月卿说甚么疵瑕，心中正在那里想：‘疵瑕者，毛病之文言也。’这又是月卿掉文。不料还没有想完，采翁就说出‘毛病’两个字来，所以好笑。”说话间，丫头早把火盆生好，茶也泡了，一齐送了进来，众人便围炉品茗起来。

佚庐与采卿谈天，采卿又谈起被骗一事。佚庐道：“我们若是早点相识，我断不叫采翁去上这个当。你道齐明如是个甚么人？他出身是个外国成衣匠，却不以成衣匠为业，行径是个流氓，事业是靠局赌。从前犯了案，在上海县监禁了一年多；出来之后，又被我办过他一回。”采卿道：“办他甚么？”佚庐道：“他有一回带了两个合肥口音的人来，说是李中堂家里的帐房，要来定做两艘小轮船，叫我先打了样子看过，再定价钱。这两艘小轮船，到有七八千银子的生意，自然要应酬他，未免请他们吃一两回酒；他们也回请我，却是吃花酒。吃完之后，他们便赌起来，邀我入局。我只推说不会，在旁

边观看，见他们输赢很大，还以为他们是豪客。后来见一个输家输的急了，竟拿出庄票来赌，也输了，又在身边掏出金条来。我心里才明白了，这是明明局赌，他们都是通同一气的，要来引我。须知我也是个老江湖，岂肯上你的当。然而单是避了你，我也不为好汉，须给点颜色你看看。当夜局散之后，我便有意说这赌牌九很有趣，他们便又邀我入局。我道：‘今天没有带钱，过天再来。’于是散了。我一想，这两艘小轮船，不必说是不买的了，不过借此好入我的门。但是无端端的要我打那个图样，虽是我自己动手，不费本钱，可是耽搁了我多少事；若是别人请我画起来，最少也要五十两银子。我被他们如此玩弄，哪里肯甘心。到明天齐明如一个人来了，我便向他要七十两画图银，请他们来看图。明如邀我出去，我只推说有事，一连几天，不会他们。于是齐明如又同了他们来，看过图样，略略谈了一谈船价。我又先向他要这画图钱。齐明如从中答应，说傍晚在一品香吃大菜面交，又约定了是夜开局。我答应了，送了他们去。到了时候，我便到一品香取了他七十两的庄票。看看他们一班人都齐了，我推说还有点小事，去去就来。出来上了马车，到后马路照票，却是真的。连忙回到四马路，先到巡捕房里去。那巡捕头是我向来认得的，我和他说了这班人的行径，叫他捉人；捕头便派了几名包探、巡捕，跟我去捉人。我和那探捕约好，恐怕他们这班人未齐，被他跑了一个，也不值得，不如等我先上去，好在坐的是靠马路的房间，如果他们人齐了，我掷一个酒杯下来，这边再上去，岂不是好。那探捕答应了，守在门口。我便走了上楼，果然内中少了一个人，问起来，说是

取本钱去的。一面让我点菜。俄延了一会，那个人来了，手里提了一个外国皮夹，嘴里嚷道：‘今天如果再输，我便从此戒赌了！’我看见人齐，便悄悄拿了一个玻璃杯，走到栏杆边，轻轻往下一丢，四五名探捕，一拥上楼，入到房间，见人便捉。我一同到了捕房，做了原告。在他们身边，搜出了不少的假票子、假金条。捕头对我说：‘这些假东西，告他们骗则可以，告他赌，可没有凭据。’说时，恰好在那皮夹里搜出两颗象牙骰子。我道：‘这便是赌具。’捕头看了看，问怎么赌法。我道：‘单拿这个赌还不算骗人，我还可以在他这里拿出骗人的凭据。’捕头疑讶起来，拿起骰子细看。我道：‘把他打碎了，这里面有铅。’捕头不信。我问他要了个铁锤，把骰子磕碎了一颗，只见一颗又白又亮的东西，骨碌碌滚到地下，却不是铅，是水银。捕头这才信了。这一个案子，两个合肥人办了递解；还有两个办了监禁一年，期满驱逐出境，齐明如侥幸没有在身上搜出东西，只办了个监禁半年。你想这种人结交出甚么好外国人来。”

采卿道：“此刻这外国人逃走了，可有甚么法子去找他？”佚庐道：“往哪里找呢？并且找着了也没用。我们中国的官，见了外国人比老子还怕些，你和他打官司哪里打得赢。”德泉道：“打官司只讲理，管他甚么外国人不外国人！”佚庐道：“有那许多理好讲！我前回接了家信，敝省那里有一片公地，共是二十多亩，一向荒弃着没用，却被一个土棍瞒了众人，四两银子一亩，卖给了一个外国人。敝省人最迷信风水，说那片地上不能盖造房子，造了房子，与甚么有碍的。所以众人得了这个信息慌了，便往县里去告。提那土棍来问，已经卖

绝了，就是办了他，也没用。众人又情愿备了价买转来，那外国人不肯。众人又联名上控，省里派了委员来查办。此时那外国人已经兴工造房子了。那公地旁边，本来有一排二三十家房子，单靠这公地做出路的。他这一造房子，却把出路塞断了，众人越发急了。等那委员到时，都拿了香，环跪在委员老爷跟前，求他设法。”佚庐说到这里，顿住了口道：“你几位猜猜看：这位委员老爷怎么个办法？”众人听得正在高兴，被他这一问，都呆着脸去想那办法。我道：“我们想不出，你快说了罢。”佚庐道：“大凡买了贼赃，明知故买的，是与受同科；不知误买的，应该听凭失主备价取赎。这个法律，只怕是走遍地球，都是一样的了。地棍私卖公地，还不同贼赃一般么。这位委员老爷，才是神明父母呢，他办不下了，却叫人家把那二三十家房子，一齐都卖给了那外国人算完案。”一席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不能赞一词。

佚庐又道：“做官的非但怕外国人，还有一种人，他怕得很有趣的。有一个人为了一件事去告状，官批驳了，再去告，又批驳了。这个人急了，想了个法子，再具个呈子，写的是‘具稟教民某某’。官见了，连忙传审。把这个案判断清楚了之后，官问他：‘你是教民，信的是甚么教？’这个人回说道：‘小人信的是孔夫子教。’官倒没奈他何。”说的众人一齐大笑。

当下谈谈说说，不觉天亮。月卿叫起下人收拾地方，又招呼了点心，众人才散，其时已经九点多钟了。我和德泉走出四马路，只见静悄悄的绝少行人，两旁店铺都没有开门。便回到号里，略睡一睡。是夜便坐了轮船，到南京去。

到家之后，彼此相见，不过都是些家常说话，不必多赘。

停顿下来，母亲取出一封信，及一个大纸包，递给我看。我接在手里一看，是伯父的信，却从武昌寄来的。看那信上时，说的是王俎香现在湖南办捐局差事，前回借去的三千银子，已经写信托他代我捐了一个监生，又捐了一个不论双单月的候选通判，统共用了三千二百多两银子，连利钱算上，已经差不多。将来可以到京引见，出来做官，在外面当朋友，终久不是事情。云云。又叙上这回到湖北，是两湖总督奏调过去，现在还没有差使。我看完了，倒是一怔。再看那大纸包的是一张监照、一张候选通判的官照，上面还填上个五品衔。我道：“拿着三千多银子，买了两张皮纸，这才无谓呢；又填了我的名字，我要他做什么！”母亲道：“办个引见，不知再要化多少？就拿这个出去混混也好，总比这跑来跑去的好点。”我道：“继之不在这里，我敢说一句话：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将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这两件事我都办不到的，怎么好做官！”母亲道：“依你说，继之也卑污苟贱的了？”我道：“怎么好比继之。他遇了前任藩台同他有交情，所以样样顺手。并且继之家钱多，就是永远没差没缺，他那候补费总是绰绰有余的。我在扬州看见张鼎臣，他那上运司衙门，是底下人背了包裹，托了帽盒子，提了靴子，到官厅上去换衣服的；见了下来，又换了便衣出来。据说这还是好的呢，那比张鼎臣不如的，还要难看呢。”母亲道：“那么这两张照竟是废的了？”我道：“看着罢，碰个机会，转卖了他。”母亲道：“转卖了，人家顶了你的名字也罢了，难道还认了你的祖宗三代么？”我道：“这不要紧，只要到部里

化上几个钱，可以改的。”母亲道：“虽如此说，但是那个要买，又哪个知道你有官出卖？”我道：“自从前两年开了这个山西赈捐，到了此刻，已成了强弩之末，我看不到几时，就要停止的了。到了停止之后，那一班发官迷的，一时捐不及，后来空自懊悔，倘遇了我这个，他还求之不得呢。到了那时，只怕还可以多卖他几百银子。”姊姊从旁笑道：“兄弟近来竟入了生意行了，处处打算赚钱，非但不愿意做官，还要拿着官来当货物卖呢。”我笑道：“我这是退不了的，才打算拿去卖；至于拿官当货物，这个货只有皇帝有，也只有皇帝卖，我们这个，只好算是‘饭店里买葱’。”当下说笑一回，我仍去料理别的事。

有话便长，无话便短。不知不觉，早又过了新年，转瞬又是元宵佳节，我便料理到汉口去。打听得这天是怡和的上水船。此时怡和、太古两家，南京还没有趸船，只有一家，因官场上落起见，是有的。我便带了行李，到怡和洋篷上去等。等不多时，只见远远的一艘轮船，往上水驶来，却是有趸船一家的。暗想今日他家何以也有船来，早知如此，便应该到他那趸船去等，也省了坐划子。正想着时，洋篷里的人，也三三两两议论起来。那船也渐驶渐近了，趸船上也扯起了旗子。谁知那船一直上驶，并不停轮。我向来是近视眼，远远的只隐约看见船名上，一个字是三点水旁的，那一个字便看不出了。旁边的人都指手画脚，有人说是这个，有个说是那个，有个说断不是那个，那个字笔画没有那么多。然而为甚么一直上驶，并不停轮呢？于是又纷纷议论起来：有个说是恐怕上江那里出了乱事，运兵上去的；有个说是不知专送甚么大好老到哪里的；有个说怕是因为南京没有客，没有货，所

以不停泊的。大众瞎猜瞎论了一回，早望见红烟囱的元和船到了，在江心停轮。这边的人，纷纷上了划子船，划到轮船边上去。轮船上又下来了多少人。一会儿便听得一声铃响，船又开行了。我找了一个房舱，放下行李，走出官舱散坐，和一班搭客闲谈，说起有一艘船直放上水的事，各人也都不解。恰好那里买办走来，也说道：“这是向来未曾见过之事，并且开足了快车。我们这元和船，上水一点钟走十二英里，在长江船里，也算头等的快船了。我们在镇江开行，他还没有到，此刻倒被他赶上前头去了。”旁边一个帐房道：“他那个船只怕一点货也不曾装，你不看他轻飘飘的么，船轻了，自然走得快些。但不知到底为了甚么事。”当下也是胡猜乱度了一回，各自散开。

第三天船到了汉口，我便登岸，到蔡家巷字号里去。一路上只听见汉口的人，三三两两的传说新闻。

正是：直溯长江翻醋浪，谁教平地起酸风？不知传说甚么新闻，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篷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

耳边只听得那些汉口人说甚么，吃醋吃到这个样子，才算是个会吃醋的；又有个说，自然他必要有了这个本事，才

做得起夫人；又有个说，这有甚么希奇，只要你做了督办，你的婆子也会这样办法。我一路上听得不明不白。一直走到字号里，自有一班伙友接待，不消细说。我稽查了些帐目，掉动了两个人。与众人谈起，方才知那艘轮船直放上水的缘故，怪不得人家三三两两，当作新闻传说，说甚么吃醋吃醋；照我看起来，这场醋吃的，只怕长江的水也变酸了呢！

原来这一家轮船公司有一个督办，总公司在上海，督办自然也在上海了。这回那督办到汉口来勾当公事，这里分公司的总理，自然是巴结他的了。那一位督办，年纪虽大，却还色心未死。有一天出门拜客，坐在轿子里，走到一条甚么街，看见一家门首，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生得十分标致。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回到分公司里，便说起来。那总理要巴结他，便问了街名及门口的方向，着人去打听。打听了几天，好容易打听着了，便挽人去对那姑娘的父母说，要代督办讨他做小。汉口人最是势利，听见说督办要，如何不乐从。可奈这姑娘虽未出嫁，却已是许了人家的人。总理听说，便着人去叫了那姑娘的老子来，当面和他商量，叫他先把女儿送到公司里来，等督办看过，看得果然对了，另有法子商量；虽然许了人家，也不要紧的。这是那总理小心，恐怕督办遇见的不是这个人，自己打听错了的意思。那姑娘的老子道：“他女孩子家害臊，怕不肯来，你家。”总理道：“我明天请督办在这屋里吃大菜。”又指着窗户道：“这窗户外面是个走廊，我们约定了时候，等吃大菜时，只叫你女儿在窗户外面走过便是，又不要当面看他。”那姑娘的老子答应着，约了时候去了。回到家里，和他婆子商量。如何骗女儿去呢？

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只得直说了。谁知他女儿非但不害臊，并且听见督办要讨他做姨太太，欢喜得甚么似的，一口便答应了。

到了明天，一早起来，着意打扮，浑身上下都换过衣服，又穿上一条撒腿裤子。打扮好了，便盼太阳落山。到了下午四点钟时，他老子叫了一乘囚笼似的小轿子，叫女儿坐了；自己跟在后头，直抬到公司门前歇下。他老子悄悄地领他走了进去。那看门的人，都是总理预先知照过的，所以并无阻挡。那位姑娘走到走廊窗户外面，故意对着窗户里面嫣然一笑，俄延了半晌。此时总理正在那里请督办吃大菜，故意请督办坐在正对窗户的一把椅子上。此时吃的是英腿蛋，那督办用叉子托了一个整蛋，低下头正要往嘴里送，猛然瞥见窗外一个美人，便连忙把那蛋往嘴里一送，意思要快点送到嘴里，好快点抬起头来看；谁知手忙脚乱，把蛋送歪了，在胡子上一碰，碰破了那蛋，糊的满胡子的蛋黄，他自己还不觉着。抬头看见那美人，正在笑呢。回头对总理道：“莫非我在这里做梦？”总理道：“明明在这里吃大菜，怎么是做梦。”督办道：“我前天看见的那姑娘，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还不是做梦么。”说完，再回头看时，已不见了。

督办道：“可惜，可惜走了。不然，请他来吃两样。想他既然来得，想来总肯吃的。”总理听了，连忙亲自离座，出来招呼，幸得他父女两个还不曾走。总理便对那姑娘的老子道：“督办要请你女儿吃大菜，但不知他肯吃不肯？”他老子道：“督办赏脸，哪里敢说个不字，你家。姑娘进去罢，我在外面等你。”那姑娘便扭扭捏捏的跟了总理进去，也不懂得叫人，

也不懂得万福，只远远的靠桌子坐下。早有当差的送上一份汤匙刀叉。总理对那姑娘说道：“这是本公司的督办。”那姑娘回眼望了督办一望，嗤的一声笑了；连忙用手帕掩着口，尽情狂笑。那督办一怔道：“笑甚么？莫非笑我老么？”那姑娘忍着笑，轻轻的说道：“胡子。”只说得两个字，又复笑起来。总理对督办仔细一望，只见那碰在胡子上的鸡蛋黄，流到胡子尖儿上，凝结得圆圆儿的，倒象是小珊瑚珠儿挂在上面，还有两处被蛋黄把胡子粘连起来的。因说道：“胡子脏了。”便回头叫手巾。谁知蛋黄有点干了，擦不下来。当差的送上洗脸水，方才洗净了。

此时当差的早把一盘汤，送到那姑娘跟前。督办便道：“请吃汤。”那女子又掩着口，笑了一会道：“我们湖北汤是喝的，不是吃的。”又道：“拿盘子盛汤，回来拿么子盛菜？”说罢，拿起汤匙喝汤，却把汤匙碰得那盘子砰訇砰訇乱响。喝完了，还有点底子，他却放下汤匙，双手拿起盘子来喝，恰好把盘子盖在脸上。这回却是督办呵呵一笑，引得陪席众人都笑了。那姑娘道：“喝剩下来糟蹋了罪过的，你家。”此时当差的受了总理的分付，把各人的菜先停一停，先把那姑娘吃的送上，好等后来一齐吃，一齐完，于是收了汤盘上去，送上一盘白汁鳊鱼来。那姑娘怔怔的道：“怎么没得筷子？”督办道：“吃大菜是用刀叉吃的，不用筷子。”说罢，又取自己跟前的刀叉，演给他看。那姑娘果然如法泡制吃了。却剩了一段鱼脊骨吃不干净，只得用手拿起来吮了又吮。总理暗想：他将来是督办的姨太太，今天岂可以叫他尽着闹笑话。又不便教他，于是又分付当差的，以后只拣没有骨头的给那姑娘

吃。当差的自然到厨房里关照去了。谁知到后来，吃着一样纸围鸽，他却又拿起那张纸来，舐了几舐。一时吃毕，喝过咖啡，大家散坐。有两个本公司里的人请来陪坐的，都各自办事去了。那姑娘也告辞走了。

此时只有督办、总理及督办的舅老爷在座。这舅老爷是从上海跟着来的。三人散坐闲谈。那舅老爷便道：“哪里弄来的这个姑娘？粗得很！”督办道：“这是女孩子的憨态，要这样才有趣味呢。”总理方才看见情形，本来也虑到督办嫌他粗，今得了此言，便放下了心。因自献殷勤，把如何去打听，如何挽人去说，如何叫他来看，一一都说了。又道：“这姑娘已经许了人家了，我想只要给他点银子，叫他退了婚，他们小户人家，有了银子，怕他不答应么。并且可以许他女婿，如果肯退婚时，看他是个甚么材料，就在公司里派他一个事情。我想又有了银子，又有了事情，他断乎不会不肯的。”督办听了一番言语，只快活得眉花眼笑，说道：“多谢！费心得很！但是我还有个无厌之求，求你要办就从速办，因为我三五天就要到上海去的。”总理道：“就是说成了，也要看个日子啊。”督办笑道：“我们吃了一辈子洋务饭，还信这个么。说定了，一乘轿子抬了来就完了。”总理连连答应。当下各自散开。

不提防那舅老爷从旁听了，连忙背着督办，把这件事情写了出来，译成电码，到电报局里，打了一个急电到上海给他姊姊去了。他姊姊是谁？就是这位督办的继室夫人。那夫人比督办小了二十多岁。督办本来是满堂姬妾的了，因为和官场往来，正室死了之后，内眷应酬起来，没有个正室不象样子，所以才娶了这位继室。这位继室夫人生得十分精明强

干，成亲的第三天，便和督办约法三章，约定从此之后，不许再娶姨太太。督办那时老夫得其少妻，心中无限欢喜，自然一口应允了。夫人终是放心不下，每逢督办出门，必要叫着他兄弟同走。嘴里说是等他兄弟练点见识，其实是叫他兄弟暗中做督办的监督，恐怕他在外头胡混。

这回得了他兄弟的电报，不觉酸风勃发，巴不得拿自己拴在电报局的电线上，一下子就打到汉口去才好。叫人到公司里去问，今天本公司有长江船开没有。去了一会，回来说是长江船刚刚昨天开了，今天上午到了一艘，要后天才是本公司的船期。夫人低头想了一想，便叫人预备马车，连忙收拾了几件随身衣服及梳头东西，带了两个老妈子，坐上马车，直到本公司码头上，上了那长江轮船，入到大餐间坐下，便叫请船主，请买办，谁知都不在船上。夫人恼了，叫快去寻来。船上执事人等见是督办夫人，如何敢违拗，便忙着分头去寻。此时已是晚上八点来钟的时候，夫人等得十分焦躁。幸得分头去寻的人多，一会儿在外国总会里把船主找来了。见了夫人，自然脱帽为礼。怎奈言语不通，夫人说的话，船主一句也听不懂。船主便叫了西崽来传话，那西崽又懂一句不懂一句的，说不完全。夫人气的三尸乱暴，七窍生烟。船主虽然不懂话。气色是看得出来的，又不知他恼些甚么。那西崽传话，只传得一句，说夫人要马上开船去汉口；问他为着甚么事，西崽又闹不清楚。船主一想，船上的管事只怕比西崽好点，便叫西崽去叫管事，偏偏管事也上岸去了。

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幸得茶房在妓院里把买办找来了。夫人一见了，便冷笑道：“好买办！督办整个船交给你，船一

到了码头就跑了！万一有点小事出了，这个干纪谁担戴得起来！”一句话吓得买办不敢答应，只垂了手，说得两个“是”字。夫人又道：“我有要紧事情，要到汉口。你替我传话，叫船主即刻开船赶去，我赏他三千银子，叫他辛苦一次。”买办听了，不知是何等要事，想了一想道：“开船是容易，夫人说一声，怕他敢不开！只是还有半船货未曾起上，要等明天起完了货，才可以开得呢。”夫人怔了一怔道：“就带着这货走，等回头来再起，不一样么？”买办想了一想道：“带着货走是可以的，只是关上要罗唆。这边出口要给他出口税，到那边进口又要给他进口税；等回头来，那边又要出口税，这边又要进口税；我们白白代人上那些冤枉税，何犯着呢。上江来的又都是土货，不比洋货，仍复退出口有退税的例。单是这件事为难。”夫人道：“你和船主说说看，可有甚么法子商量。”买办便先对船主说明了夫人要他即刻开船，赏他三千银子的话。说了，又把还有半船货未起完的话说了，和他商量。船主听说有三千银子，自然乐从。又想了一想道：“即刻连夜开夜工起货，只怕到天亮也起完了；起完了就可以开船。随便甚么大事，也不在乎这一夜。只是这件事要公司做主，我们先要和公司商量妥了才对。”买办道：“督办夫人要特开一次船，公司也没有不答应之理。”船主点头称是。买办把这番话转对夫人说了。夫人道：“好，好！那么你们就快点去办，一面多叫小工，能够半夜里起完更好。”买办听了，方答应一个“是”字，回身要走。夫人又叫住道：“能在天亮以前起完了，我再赏你一千银子。快去干罢。”买办答应了，连忙出来，自己到公司里说知原委。公司执事人听得督办夫人要开船，不

知是何等大事，哪里敢违拗，只得援例请关，报关出口。那买办又分投打发人去开栈房门，又去找管舱的，一面招呼工头去叫小工；船主也打发人去寻大伙、二伙，大车、二车，叫一律回船预备；大伙回来了，便叫人传知各水手，大车回来了，便叫人传知各火夫：一时间忙乱起来。偏偏栈房开了，货舱开了，小工也到得不少了，那两个收筹的却还没有找得来。当时帐房里还有一个人未曾上岸，买办把他叫来，当了收筹脚色；然而只管得一个舱口，还有一个，买办便自己动起手来。好忙呀，顿时乱纷纷，呀许之声大作！

看官，大凡在船上当职事的人，一到了码头，便没魂灵的往岸上跑：也有回家的，也有打茶围、吃花酒的，也有赌钱的，也有吃花烟的，也有打野鸡的，也有看朋友的。这是个个船上如此，个个船上的人如此，不足为奇的。但是这几种人之中，那回家的自然好找；就是嫖的赌的，他们也有个地方好追寻；那看朋友的，虽然行无定踪，然而看完了朋友，有家的自然回家，可以交代他家里通知，没有家的，到半夜里自然回船上来了；只有那打野鸡的踪迹，最是无处追寻。这船上的两个收筹朋友，船到了之后，别人都上岸去了，只有他两个要管着起货；到了晚上收了工，焉有不上岸之理。偏又他两个上岸之后，约定同去打野鸡，任凭你翻天覆地去找，只是找不着。这买办和那帐房，便整整的当了一夜收筹，直到船开了出口，他两个还在那里做梦呢。

买办心中要想捞夫人那一千银子，叫了工头来，要他加班，只要能在四点钟以前清了舱，答应他五十元酬谢。工头起初不肯，后来听见有了五十元的好处，便应允了。叫人再

分投去叫小工，加班赶快。船主忽然想起，又叫人去把领港的找了回来。

夫人在船上也是陪着通宵不寐。到半夜里，忽然想想，叫一个老妈子来，交给他一个钥匙，叫他回公馆里去，“请金姨太太快点收拾两件随身衣服到船上来，和我一起到汉口去；这个钥匙，叫金姨太太开了我那个第六十五号皮箱，箱里面有一个红皮描金小拜匣，和我拿得来，钥匙带好。”老妈子答应去了。过了一点钟的时候，金姨太太果然带了那老妈子坐马车来了。老妈子扶到船上，与夫人相见，交代了拜匣、钥匙，夫人才把接电报的话，告诉了一遍。原来督办公馆的房子极大，夫人接了电报，众人都不曾知道，只知道夫人乘怒坐了马车出门，又不知到哪里去的；及至马夫回来说起，方才知道，又不知为了甚么，要干甚么，所以此时夫人对金姨太太追述一遍，金姨太太方才明白。陪着夫人闲谈，一会走到外面栏杆上俯看，一会怕冷了，又退了回来。要睡哪里睡得着，只好坐在那里，不住的掏出金表来看时候。真是“有钱使得鬼推磨”，到了四点一刻钟时候，只见买办进来说：“货起完了，马上开船了。”果然听得起锚声，拔跳声，忽的汽筒里呜呜的响了一声，船便移动了。此时正是正月十七八的时候，乘着下半夜的月色，鼓轮出口，到了吴淞，天色方才平明。这夫人的心，方才略定。

正是：老夫欲置房中宠，娘子班来水上军。要知走了几时方到汉口，到汉口之后，又是什么情形，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当下出了吴淞口，天色才平明。夫人和金姨太太到床上略躺了一躺。到十点钟时起来，梳洗过了。西崽送上牛奶点心，用过之后，夫人便叫西崽去叫买办来。一会儿买办来了，垂手请示。夫人在描金拜匣里，取出一千两的一张票子来，放在桌上道：“你辛苦了一夜，这个给你喝杯酒罢。你去和我叫船主来。”买办看见了银票，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请了一个安，说“谢夫人赏”，便伸手取了。夫人见他请安没有样式，不觉好笑。那买办辞了夫人出去，一会儿进来，回道：“船主此刻正在那里驶船，不能走开，等下了班就来。”夫人道：“那么你代我给了他罢。”说罢，又在描金拜匣里，取出一张三千两的银票来，放在桌上，买办便拿了出去。到了十二点钟，西崽送上大餐，夫人和金姨太太对坐着吃大菜。只见船主和买办，在窗户外面幌了一幌去了，夫人也没做理会。一会吃完了大菜，那买办才带了船主进来。那船主满面笑容，脱下帽子，对着夫人叽咕叽咕的说了两句。买办便代他传说道：“船主说，谢夫人的赏赐！他祝夫人身体健康！”夫人笑了一笑道：“你问他，我们沿路不要耽搁，开足了快车，几时可以到汉口？”

买办问了船主，回道：“约后天晚上半夜里可以到得。因为是个空船，不敢十分开足了车，恐怕船要颠播。”夫人着急道：“我不怕颠播；那怕把船颠播坏了，有督办担当。你叫他赶紧开足了快车，不要误了我的事！”买办和船主说了，船主只得答应了，和买办辞了出来。此时是大伙的班，船主便到船头上和大伙说知；大伙便发下快车号令。大车听了号铃，便把机器开足，那船便飞也似的向上水驶去。所过各处码头，本公司的趸船望见船来了，都连忙拉了旗子迎接，谁知那船理也不理，一直过去了。趸船上只得又把旗子扯下。这里船上的水手人等看见了，嘻嘻哈哈的说着笑。

果然好快船，走了两天半，早到了汉口了。汉口趸船上的人，远远望见了来船，便扯起了旗子。众人望见来船甚轻，都十分疑讶。并且算定今天不是有船到的日期，不解是何缘故。来船驶近趸船，相隔还有一丈多远，那买办便倚在船栏上，和趸船司事招呼，高声说道：“快点预备轿子！督办太太和姨太太到了。”司事吃了一惊，连忙叫人去把督办的绿呢大轿及总理的蓝呢官轿请来，当差人等飞奔的去了。司事连忙叫人取出现成的红绸，满趸船上张挂起来。一面将闲杂人等，一齐驱散；一面自己和同事几个人，换了衣帽，拿了手本，来船还隔着一尺多远，便一跃而过，直到大餐间禀见请安，恭迎宪太太、宪姨太太。公司里面此时早知道了，督办不免吃了一惊，不知为了甚事。

总理自从那晚上吃了大菜之后，次日一早，就打发人叫了那姑娘的老子来，叫他去找着原媒，去说退亲，限今天一天之内回话。“他若是肯退，我这里贴还他一百吊钱，并且在

公司里面安置他一个事；他若是不肯，我却另有办法。”那姑娘的老子，连连答应着去了。到了下午，便带了他那个未曾成亲的女婿来，却是个白脸小后生。见了总理，便抢上前，打了个扞道：“谢你家栽培！”总理只伸了一伸手，问那姑娘的老子道：“他就是你的女婿么？”姑娘的老子道：“起头是我的女婿，此刻他退了亲，就不是的咧，你家。”总理问那后生道：“你是肯退亲了么？”后生道：“莫说还没成亲的，就是成过了亲，督办说要，那个敢道个不字，你家。”总理笑了一笑，叫当差的到帐房取一百吊钱来。总理又问后生道：“你向来做甚么的？”后生道：“向来在森裕木器店里当学徒，你家。”总理道：“可是学木匠？”后生道：“不是。他家的木器，都是从宁波运来的。”总理道：“那么是学写算？”后生道：“是，你家。”说话时，当差的送来一百吊的钱票。回道：“师爷问，出在甚么帐上？”总理想了一想道：“一百吊钱，杂用帐上随便那一笔带过去就是了。”当差答应“是”，回头就走。总理又叫“来”，当差回来站住。总理出了一会神道：“再去拿一百吊来。这一百吊暂时宕一宕，我再想法子报销。”当差答应去了。总理把钱票给与后生道：“这里一百吊钱，给你另外说一头亲事。”后生连忙接了，又打了个扞道：“谢你家！”总理道：“你这孩子还有点意思。你常来走走，我觑便看公司的职事有缺，我派你一个事情。”后生又忙打了一个扞道：“谢你家。”总理道：“没事你先去罢。”后生道：“是，你家。”遂退了出来。

恰好当差取到一百吊钱票子，总理便交给姑娘的老子道：“这个给你做聘金。三两天里头，督办就来娶的。”姑娘老子

道：“这是多少？你家。”总理道：“一百吊。”姑娘老子陪笑道：“请你家高升点罢，你家。”总理道：“督办赏识了你的女儿，后来的福气正长呢，此刻争甚么。”姑娘老子道：“是，你家。高升点，你家。我家姑娘头回定亲的时节，受了他家二十吊钱定礼；此时退了亲，这二十吊就要退还他了，你家一百吊，我只落了八十吊，你家。请高升点，你家。”总理道：“那么那二十吊我再贴给你就是了。”姑娘老子陪笑道：“谢你家。再请高升点，你家。你家不在乎此，你家。”总理被他黻不过，又给了他五十吊的票子，方才罢休。又约定了后天傍晚去娶，他方才退去。总理又去告诉了督办，督办自是欢喜。

一时合公司都忙起来。你想督办要娶姨太太，那一个不趋承巴结！还有那赶不上巴结的，引为憾事呢。这里乱烘烘的忙着，那里会做梦想到太太已经动身了呢。到了后天，一切事情都妥当了，只等傍晚去迎娶。总理把自己的一乘蓝呢官轿，换上红绸轿帏，在轿顶上打叉儿披了两条红绿彩绸。恰好停妥下来，忽报督办太太和姨太太来了，要这乘轿子去接。总理听了一想，这是预备的喜轿，不宜再动，且去借一乘官轿来罢。交代当差的去了，自己便连忙换了衣帽，走到趸船上去迎接。这公司本是背江建造，前门在街上，后面就是大江，所以不出大门一步，就到了江边。一时到了趸船，跨过船上去，夫人及姨太太还没有出来。总理这才想起，不曾拿手本，忙着叫当差去取，自己等在船上。买办连忙过来招呼，让到官舱里坐等。此时督办带来的家人，已有七八个戴了大帽过来伺候。总理问起宪太太几时动身，为着甚事，何以不先给一个信。买办道：“到底不知为了甚事。上前天我们才到

上海，货还没有起完，到了半夜里，忽然宪太太来了，风雷火炮的一阵，马上就要开船，脸上很带点怒色。”总理吃了一惊道：“为甚么？”买办道：“不知道啊。”道犹未了，忽听得外面一叠连声的喊“传伺候”。总理、买办两个连忙出来，只见两位宪太太，已经在上层梯子下来了。总理、买办连忙垂了手站班。谁知那位宪太太，正眼也不看一看；倒是那宪姨太太，含笑点了点头。两个老妈子搀着过了趸船，自有趸船司事站班伺候宪太太上轿，然后随了总理先行一步，急急过了跳板，步上码头，飞奔到公司花厅门口站班伺候。此处公司办事人，是备有衣帽的，都穿着了来站班迎接。不一会，宪太太轿子到了，在花厅门口下轿，姨太太也下轿，先后都到花厅里，和督办厮见，总理及各人方才退去回避了。

那督办和舅老爷早等在花厅里面。夫人一见了面，便对督办冷笑道：“哼！办得好事！”督办听说夫人来了，早有三分猜到这件事泄漏了；忙着人到船上去打听，知道那种忙促动身情形，就猜到了五分，然而不知他怎生知道的。此时见面，见了这个情形，已是十分猜透。猛然想起这件事，一定是舅老爷打了电报去的，不觉对舅老爷望了一眼。舅老爷不好意思，把头一低。夫人道：“新姨娘几时过的门？生得怎么个标致模样儿？也好等我们见识见识。”督办道：“哪里有这个事！怪不得夫人走进来满脸怒气。这是谁造出来的谣言？”夫人冷笑道：“你要办这个事，除非我眼睛瞎了，耳朵聋了！你把人家已经定亲的姑娘，要硬逼着人家退亲，就是有势力，也不是这等用法！”督办猛吃一惊，暗想难道这些枝节，也由电信传去的？因勉强分辩道：“这个不过说着玩的一句笑话，

哪里人家便肯退亲！”夫人听说，望着舅老爷，怔了一怔。舅老爷望着夫人，把嘴对着花厅后面，努了一努。夫人道：“有话便说，做这些鬼脸做甚么！”舅老爷把头一低，默默无言。

夫人站起来道：“金姨，我们到里面看看新姨去。”说着，扶了老妈子先走，姨太太也跟着进去。夫人走到花厅后进，只见三间轩敞平屋，一律的都张灯结彩，比花厅上尤觉辉煌，却都是客座陈设，看不出甚么，也没有新姨，只有几个仆人，垂手侍立。回头一望，院子东面有个便门，便走过去一看，只见另外一个院落，种的竹木森森，是个花园景致。靠北有三间房子，走进去一看，也是张着灯彩，当中明晃晃的点着一对龙凤花烛。有两个老妈子，过来相见招呼。这两个老妈子，是总理新代雇来，预备粗使的，村头村脑，不懂规矩，也不知是督办太太。夫人问道：“新姨娘呢？”老妈子道：“新姨娘还没娶过来，听说要三点钟呢，你家。你家请屋里坐坐罢，这边是新房，你家。”早有跟来的老妈子打起大红缎子硬门帘，夫人进去一看，一式的是西式陈设：房顶上交加纵横，绷了五色绸彩花，外国床上，挂了湖色绉纱外国式的帐子，罩着醉杨妃色的顾绣帐檐，两床大红鹦哥绿的绉纱被窝，白褥子上罩了一张五彩花洋毡，床当中一叠放了两个粉红色外国绸套的洋式枕头；床前是一张外国梳妆台，当中摆着一面俯仰活动的屏镜，旁边放着一瓶林文烟花露水，一瓶兰花香水。随手把小抽屉拉开一看，牙梳、角抿，式式俱全，还有两片柏叶，几颗莲子、桂圆之类；再拉开大抽屉一看，是一匣夹边小手巾，一叠广东绣花丝巾，还有一绞粉红绒头绳。不觉转怒为笑道：“这班办差的倒也周到！”说的金姨太太也笑了。再

看过去，梳妆台那边，是一排外国椅子；对着椅子那边，是一口高大玻璃门衣柜；外面当窗是一张小圆桌子，上面用哥窑白磁盆供着一棵蟹爪水仙花，盆上贴着梅红纸剪成的双喜字。

猛抬头看见窗外面一个人，正是舅老爷，夫人便叫他进来。舅老爷进来笑道：“姊姊来得好快！幸得早到了三四点钟工夫，不然，还有戏看呢。那时生米成了熟饭，倒不好办了。”夫人道：“此刻怎样？”舅老爷道：“此刻说是不娶了，姊夫已经对总理说过，叫人去回了那家。但不知人家怎样。”夫人道：“此刻姊夫在哪里？”舅老爷道：“步行出去了，不知往哪里去的。”夫人听说，便仍旧带了金姨太太，步出花厅，舅老爷也跟在后面。

恰好迎头遇了督办回来。夫人冷笑道：“好个说着顽的笑话！里面新房也是摆着顽的笑话么？”督办涎着脸道：“这是替夫人办的差。”说的夫人和金姨太太都扑嗤的一声笑了。舅老爷道：“其实姊夫并无此心，都是这里的总理撮弄出来的。”督办乘机又涎脸道：“就是这句话。人家好意送给我一个姨娘，难道我好意思说我怕老婆，不敢要么。”说的金姨太太和舅老爷都笑个不住。夫人却正颜厉色的对舅老爷说道：“叫他们叫总理来！”站在廊下伺候的家人，便一迭连声的叫“传总理”。

原来这位夫人，向来庄重寡言，治家严肃，家人们对了夫人，比对了督办还惧怕三分，所以一听了这话，便都争先恐后的去了，督办要阻止也来不及。一会儿总理到了，捏手捏脚的走上来，对夫人请了个安，回身又对金姨太太请了个安。督办便让他坐。他只在下首，斜签着坐了半个屁股。夫

人歇了半天，没有言语，忽然对着总理道：“督办年纪大了，要你们代他活的不耐烦！”这句话吓得总理不知所对，挺着腰，两个眼睛看着鼻子，回道：“是，是，是。”这三个“是”字一说，倒引的夫人和金姨太太扑嗤一声笑了出来，督办也笑了，舅老爷一想也笑了；总理自己回想一想，满脸涨的绯红。夫人又敛容正色道：“你们为着差使起见，要巴结督办，那是我不来管你；但是巴结也走一条正路，甚么事情不好干，甚么东西不好送，却弄一个妖狐狸来媚他老头子。可是你代他活的不耐烦？”总理这才回道：“卑职不敢。”夫人道：“别处我不管，以后督办到了汉口，走差了一步，我只问你！”总理一句话也回不出来。督办着实代他难过，因对他说道：“你有公事，请便罢。”总理巴不得一声，站起来辞了就走，到了外面，已是吓的汗透重裘了。

过了一天，便是本公司开船日期，夫人率领金姨太太，押着督办下船，回上海去了。他们下船那一天，恰好是我到汉口那一天。这公司里面，地大人多，知道了这件事，便当做新闻，到外头来说，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不到半天，外面便沸沸扬扬的传遍了，比上了新闻纸传的还快。

我在汉口料理各事停当，想起伯父在武昌，不免去看看。叫个划子，划过对江，到几处衙门里号房打听，都说是新年里奉了札子，委办宜昌土捐局，带着家眷到差去了。我只得仍旧渡江回来。但是我伯父不曾听见说续弦纳妾，何以有带家眷之说，实在不解。

即日趁了轮船，沿路到九江、芜湖一带去过，回到南京。南京本来也有一家字号，这天我在字号里吃过晚饭，谈了一

回天，提着灯笼回家。走过一条街上，看见几团黑影子，围着一炉火，吃了一惊。走近看时，却是三四个人在那里蹲着，口中唧喳有声；旁边是一个卖汤圆的担子，那火便是煮汤圆的火。我走到近时，几个人一齐站起来。

正是：怪状奇形呈眼底，是人是鬼不分明。不知那几个是甚么人，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那几个人却是对着我走来，一个提着半明不灭的灯笼，那两个每人扛着一根七八尺长的竹竿子。走到和我摩肩而过的时候，我举起灯笼向他们一照，那提灯笼的是个驼子，那扛竹竿子的一个是一只眼的，一个满面烟容，火光底下看他，竟是一张青灰颜色的脸儿，却一律的都穿着残缺不完全的号衣，方才想着是冬防查夜的，那两根不是竹竿，是长矛。不觉叹一口气，暗想这还成了个甚么样子。不觉站住了脚，回头看他，慢慢的见他走远了。

忽听得那卖汤圆的高叫一声：“卖圆子咧！”接着又咕哝道：“出来还没做着二百钱的生意，却碰了这几个瘟神，去了二十多个圆子，汤瓢也打断了一个！”一面唠叨，一面洗碗。

猛然又听得一声怪叫，却是那几个查夜的在那里唱京调。我问那卖汤圆的道：“难道他们吃了不给钱的么？怎么说去了二十几个？”卖汤圆的道：“给钱！不要说只得两只手，就再多生两只手，也拿他不动。”我道：“这个何不同他理论？”卖汤圆的道：“哪里闹得他过！闹起来，他一把辫子拉到局里去，说你犯夜。”我道：“何不到局里告他呢？”卖汤圆的道：“告他，以后还想做生意么！”我一想，此说也不错，叹道：“那只得避他的了！”卖汤圆的道：“先生，你不晓得我们做小生意的难处，出来做生意要喊的，他们就闻声而来了。”我听了不觉叹气，一路走回家去。

我再表明一遍，我的住家虽在继之公馆隔壁，然而已经开通了，我自己那边大门是长关着的，总是走继之公馆大门出进的。我走进大门，继之的家人迎着说道：“扬州文师爷来了，住在书房里。”我听了，便先到书房里来，和述农相见，问几时到的，为甚事上省。述农道：“下午傍晚到的，有点公事来。”又问我几时到下江去。我道：“三五天里面，也打算动身了。我打算赶二月中旬到杭州逛一趟西湖，再到衙门里去。”述农道：“你今年只怕要出远门呢。听见继之说，打算请你到广东去。”我道：“也好。等我多走一处地方，也多开一个眼界。”说罢，我便先到两边上房里都去走一次，然后再出来和述农谈天。我说起方才遇见那冬防查夜兵的情形。述农道：“你上下江走了这两年，见识应该增长得多了，怎么还是这样少见多怪的？他们穿了号衣出来，白吃两个汤圆，又算得甚么！你不知道这些营兵，有一个上好徽号，叫做当官强盗呢。近边地方有了一个营盘，左右那一带居民，就不要

想得安逸。田里种的菜，池里养的鱼，放出来的鸡子鸭子，那一种不是任凭那些营兵随意携取，就同是营里公用的东西一般。过往的乡下妇女，任凭他调笑，谁敢和他较量一句半句。你要看见那种情形，还不知要怎样大惊小怪呢。头回继之托你查访那罗魏氏送罗荣统不孝的一节，你访着了没有？”

我道：“我在扬州的时候很少，哪里访得着。”述农道：“倒被我查得清清楚楚的了。说起他这件事，倒可以做一部传奇。”我道：“是怎样访着的？继之可曾知道？”述农道：“我这回来在镇江访着的，继之还不曾得知。”我道：“扬州的事何以倒到镇江去访得来，这也奇了！”述农道：“罗家那个厨子不在大观楼了，到镇江去开了个馆子。这回到镇江，遇了几个朋友，盘桓了几天，天天上他那馆子，就被我问了个底细。原来这罗魏氏不是个东西！罗荣统是个过继的儿子。他家本是个盐商，自从废了纲盐，改了票盐之后，他家也领了有二十多张盐票，也是数一数二的富家。罗魏氏本来生过一个儿子，养到三岁上就死了。不久他的丈夫也死了。就在近支里面，抱了这个罗荣统来承嗣。罗魏氏自从丈夫死后，便把一切家政，都用自己娘家人管了。那一班人得到事权到手，便没有一处不侵蚀，慢慢的就弄的不成样子了。把那些盐票，一张一张的都租给人家去办，竟有一大半租出去的了。剩下的自己又无力去办了，只得弃置在一旁。那租出去的，慢慢把租费拖欠了，也没有人去追取。大凡做盐商的，向来是阔绰惯的了，吃酒唱戏，是他的家常事。那罗府上已经败到这个样子，那一位罗太太还是循着他的老例去闹阔绰，只要三天自己家里没请客，便闹说饥荒了、寒尘了。

“当时罗荣统还是小孩子，自然不懂得。及至那锦绣帷中，弦歌队里长大起来，仍然是不知稼穡艰难，混混沌沌的过日子。他家里有个老家人，看不过了，便觑个便，劝罗荣统把家务整顿整顿，又把家里的弊病，逐一说了出来。这罗荣统起初不以为意，禁不得这老家人屡次苦劝，罗荣统也慢慢留起心来，到帐房里留意稽查。那老家人又从旁指点，竟查出好些花帐来。无奈管帐的、当事人的，都是他的娘舅、姨夫、表兄之类，就有一两个本族的人，也是仰承他母亲鼻息的，哪里敢拿他怎样。只好去给他母亲商量，却碰了他母亲一个大钉子，说‘我青年守节，苦苦的绷着这个家，抚养你成人，此刻你长成人，连我娘家人也不能容一个了！’罗荣统碰了这个钉子，吓得不敢则声，只得仍旧去和那老家人商量。那老家人倒有主意，说道：‘现在家里虽然还有几张盐票，然而放着不用，也同没有一般。此刻家里闹拮据了，外面看着很好，不知内里已经空得不象样子了，哪里还能办盐！只好设法先把糜费省了，家里现有的房产田产，或者可以典借几万银子，逐渐把盐办起来，等办有起色，再取赎回来，慢慢的整顿，还可以把租给人家的盐票要回来，仍旧自己办。趁着此时动手，还可望个挽回；再过几年，便有办法，也怕来不及了。然而要办这件事，非得要先把几个当权的去了不行；若要去了这几个当权的，非下辣手不行。还有一层：去了这几个，也要添进几个办事的，方才妥当。’主仆两个，安排计策，先把那当权的历年弊病，查了好几件出来；又暗暗地约了几个本族可靠的人，前来接事。一面写了一张呈子，告那当权的盘踞舞弊。约定了日子，往江都县去告。连衙门上下

人，都打点好了，只等呈子进去，即刻传人收押，一面便好派人接管一切。也是合当有事，他主仆两个商议这件事时，只有一个小书僮在旁，也算是机密到极处的了。一天，书僮到帐房里去领取工钱，不知怎样，碰了个钉子。这书僮便咕咚起来，背转身出去，一路自言自语道：‘此刻便是你强，过两天到了江都县监里，看你还强到那里！’这句话却被那帐房听了一半，还有一半听不清楚，便喝叫仆人，把书僮抓了回来，问他说甚么。那帐房本来是罗魏氏的胞兄，合宅人都叫他舅太爷，平日仗着妹子信用，作威作福，连罗荣统都不放在眼里，被那书僮咕咚了，如何不怒！况且又隐约听得他说甚么江都县监里的话，益发动了真火，抓了回来，便喝令打了一顿嘴巴，问他说甚么。书僮吓的不敢言语，只哀哀的哭。舅太爷又很很的踢了两脚，一定要追问他说甚么江都县监里；再不说，便叫拿绳子捆了吊起来。

“这十来岁的小孩子，怎么禁得起这般的吓唬，只得把罗荣统主仆两个商量的话，说了一遍，却又说不甚清楚。舅太爷听了，暴跳如雷，喝叫捆了书僮，径奔上房来，把书僮的话，一五一十对妹子说了。罗魏氏不听犹可，一听了这话，只气得三尸乱暴，七窍生烟，一迭连声，喝叫把畜生拿来。家人们便赶到书房去请罗荣统。荣统知道事情发觉，吓得瑟瑟乱抖，一步一俄延的，到了上房。罗魏氏只恨的咬牙跺脚，千畜生、万畜生的骂个不了。又说：‘我苦守了若干年，守大了你，成了个人，连娘舅也要告起来了，眼睛里想来连娘也没有的了！你是个过继的，要是我自己生的，我今天便刷了你！’罗荣统一个字也不敢回答。罗魏氏便带了舅太爷，到书房里

去搜。把那呈子搜了出来，舅太爷念了一遍，把罗魏氏气一个死！喝叫仆人把老家人捆了，先痛打了一顿；然后送到县里去，告他引诱少主人为非；又在禁卒处化上几文，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不知怎样送了，报了个病毙。那舅太爷还放心不下，恐怕罗荣统还要发作，叫罗魏氏把他送了不孝，先存下案，好叫他以后动不得手。然后弄两个本族父老，做好做歹，保了出来，把他囚禁在家里。从此遇了一个新官到任，便送他一回不孝。你说这件事冤枉不冤枉呢。”我道：“天下事真无奇不有！母子之间，何以闹到如此呢？”

述农道：“近来江都又出了一个笑话，那才奇呢。有一天，县里接了一个呈子，是告一个盐商的，说那盐商从前当过长毛，某年陷某处，某年掠某处，都叙得原原本本。叙到后来，说是克复南京时，这盐商乘乱混了出城，又到某处地方，劫了一笔巨赃，方才剃了头发，改了名字，冒领了几张盐票，贩运淮盐。此时老而不死，犹复包藏祸心，若不尽法惩治，无以彰国法云云。继之见他告得荒唐，并且说甚么包藏祸心，又没有指出证据，便没有批出来。那些盐商，时常也和官场往来，被告的这个，继之也认得他，年纪已上七十岁的了。有一日，遇见了他，继之同他谈起，有人将他告了。他听了很以为诧异。过一天，便到衙门里来拜会，要那呈子来看。谁知他只看得一行，便气的昏迷过去，几乎被他死在衙门里面。立刻传了官医，姜汤开水，一泡子乱救，才把他救醒过来。问他为甚么这般气恼？你猜他为甚么来？”

我道：“我不知道，你快说罢。”述农站起来，双手一拍道：“这具名告他的，是他的嫡嫡亲亲的儿子！你说奇不奇！”

我听了，不觉愕然道：“天底下那里有这种儿子，莫不是疯了！”述农道：“总而言之，姬妾众多，也是一因。据那盐商自己说，有五六房姬妾，儿子也七八个，告他的是嫡出。盐商自己因为年纪大了，预先把家当分开，每个儿子若干，都是很平均的。他却又每一个妾，另外分他三千银子，正室早亡故了，便没有分着。这嫡出的儿子，不肯甘心，在家里不知闹成个甚么样的了。末末了，却闹出这个顽意来。”我道：“这种儿子，才应该送他不孝呢。”述农道：“何尝不想送他！他递了呈子之后，早跑的不知去向了。”当下夜色已深，各自归寝。

过了两天，述农的事勾当妥了，便赶着要回扬州，我便和他同行。到了镇江，述农自过江去。我在镇江料理了两天，便到上海。管德泉、金子安等辈，都一一相见，自不必说。

一天没事，在门口站着闲看，忽然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纸冤单，前来诉冤告帮。抬头看时，是一个乡下老头子，满脸愁容，对着我连连作揖，嘴里说话是绍兴口气。我略问他一句，他便唠唠叨叨的，述了一遍。我在衣袋里随意掏了几角洋钱给他去了。据他说是绍兴人，一向在绍兴居住，不曾出过门。因为今年三月要嫁女儿，拿了一百多洋钱，到上海来要办嫁装，便有许多亲戚、朋友、街邻等人，顺便托他在上海带东西，这个十元，那个八元，统共也有一百多元，连自己的就有了三百外洋钱了。到了杭州住在客栈里，和一个同栈的人相识起来。知道这个人从上海来的，就要回上海去，这老头子便约他同行，又告诉他到上海买东西，求他指引。那人一口应允，便一同到了上海去，也同住在一个客栈里，并且同住一个房间。那个人会作诗，在船上作了两首诗，到了

栈房时，便誊了出来，叫茶房送到报馆里去，明天报上，便同他登了出来。那老头子便以为他是体面的了不得的人。又带着老头子到绸缎店里，剪了两件衣料，到算帐时，洋钱又多用了一二分，譬如今天洋钱价应该是七钱三分的，他却用了个七钱四五。老头子更是欢喜感激，说是幸亏遇见了先生，不然，我们乡下人哪里懂得这些法门。过了一两天，他写了一封信，交给老头子，叫他代送到徐家汇甚么学堂里一个朋友，说是要请这个朋友出来谈谈，商量做生意；又给了二百铜钱他坐车。

老头子答应了，坐了车子，到了徐家汇，问那学堂时，却是没有人知道。人生路不熟的，打听了半天，却只打听不着。看看天色早晚下来了，这条路又远，只得回去。却又想着，信没有给他送到，怎好拿他的钱坐车，遂走了回去。好在走路是乡人走惯的。然而徐家汇到西门是一条马路，自然好走。及至到了租界外面，便道路纷歧，他初到的人，如何认得！沿途问人，还走错了不少路，竟到晚上八点多钟，才回到客栈。走进自己住的房一看，哎呀！不好了！那个人不见了，便连自己的衣箱行李，也没有了，竟是一间空房。连忙走到帐房问时，帐房道：“他动身到苏州去了。”老头子着了急，问他走他的，为甚么连我的行李也搬了去。帐房道：“你们本是一起来的，我们哪里管得许多。”老头子急的哭了。帐房问了备细情由，知道他是遇了骗子，便教他到巡捕房里去告。老头子只得去告了。巡捕头虽然答应代他访缉，无奈一时哪里就缉得着。他在上海举目无亲，一时又不敢就走，要希冀拿着了骗子，还要领赃，只得出来在外面求乞告帮。

正是：谁知萍水相逢处，已种天涯失路因。未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那绍兴老头子唠叨了一遍，自向别家去了。我回到里面，便对德泉说知。德泉道：“骗个把乡下人，有甚么希奇。藩库里的银子，也有人本事去骗出来呢。”我道：“这更奇了！不知是那里的事？”德泉道：“这就是前两年山东的事。说起来，话长得很，这里还象有点因果报应在里面呢。先是有两个人，都是县丞班子，向来都是办粮台差事的。两个人的名字，我可记不清楚了，单记得一个姓朱的，一个姓赵的，两个人是拜把子的兄弟，非常要好，平日无话不谈。后来姓朱的办了验看，到山东候补去了，和姓赵的许久不通音问了。山东藩库里存了一笔银子，是预备支那里协饷的。“忽然一天，来了个委员，投到了一封提饷文书，文书上叙明即交那委员提解来，这边便备了公事，把饷银交那委员带去了。谁知过了两个月，那边又来了一角催饷文书，不觉大惊，查察起来，才知道起先那个文书是假的。只得另外筹了款顶解了过去。一面出了赏格，访拿这个冒领的骗子，却是大海捞针似的，哪

里拿得着。看看过了大半年，这件事就搁淡下来了。

忽然一天，姓赵的到了山东，去拜那姓朱的老把弟，说是已经加捐了同知，办了引见，指省江苏；因为惦着老把弟，特为绕着道儿，到济南来探望的。两个人自有一番阔叙。明天，姓朱的到客栈里回拜，只见他行李甚多，仆从煊赫，还带着两个十七八岁的侍妾，长得十分漂亮。姓朱的心中暗暗称奇，想起相隔不过几年，何以他便阔到如此，未免歆羡起来。于是打算应酬他几天，临了和他借几百银子。看见人家阔了，便要打算向人家借钱，这本是官场中人的惯技，不足为奇的。于是那姓朱的便请他吃花酒，逛大明湖，盘桓了好几天，老把兄叫得应天响。这天又叫了船，在大明湖吃酒，姓朱的慢慢的把羡慕他的话也说出来了。姓赵的叹口气道：‘大凡我们捐个小功名，出来当差的，大半都是为贫而仕；然而十成人当中，倒有了九成九是越仕越贫的。就以你我而论，办了多少年粮台，从九品保了一个县丞，算是过了一班；讲到钱呢，还是囊空如洗，一天停了差使，便一天停了饭碗。如果不是用点机变，发一注横财，哪里能够发达。’姓朱的道：‘机变便怎样？老把兄何不指教我一点。’姓赵的道：‘机变是要随机应变的，哪里教得来。’姓朱的道：‘老把兄只要把自己行过的机变，告诉我一点，就是指教了。’姓赵的此时已经吃了不少的酒，有点醉了，便正色道：‘老弟，我告诉你一句话，只许你我两个知道，不能告诉第三个人的。’说着，便附耳说道：‘老把弟，你知道我的钱是哪里来的？就是你们山东藩库的银子啊。我当着粮台差使时，便偷着用了几颗印，印在空白文书上；当时我也不曾打算定是怎样用法，后来撒了

差，便做了个提饷文书，到这里来提去一笔款。这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么。’姓朱的大惊道：‘那么你还到这里来！上头出着赏格拿人呢！’姓赵的道：‘那时候我用的是假名姓。并且我的头发早已苍白了，又没有留须；头回我到这里，上院的时候，先把乌须药拿头发染的漆黑，把胡子根儿刮得光光儿的，用引见胰子把脸擦得亮亮儿的，谁还看得出我的年纪。我到手之后，一出了济南，便把胡子留起来。你看我此刻须发都是苍白的了，谁还知道是我。并且犯了这等大事，没有不往远处逃的，谁还料到我自到这里来。老弟，你千万要机密，这是我贴身的姬妾都不知道的，咱们自己弟兄不要紧，所以我告诉你一点。’姓朱的连连答应。

“及至席散之后，天色已晚。姓朱的回到家里，暗想老把兄真有能耐，平白地藩库的银子也拿去用了，怎能够也有机会学他一遭便好。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忽然一转念道：‘放着现成机会在这里，何不去干他一干呢。’又想了一想道：‘不错啊，升官发财，都靠着这一回了。’打定了主意，便换过衣冠，连夜上院，口称禀报机密。抚台听见说有机密事，便传进去见。他便把这姓赵的前情后节，彻底禀明。禀完，又请了一个安说：‘本来上头出过赏格拿这个人，此刻不敢领赏银，只求大帅给一个破格保举。’抚台道：‘老兄既然不领官赏，就把他随身所带的尽数充赏便了；至于保举一层，自然要给你的。’他又打了个扞谢过。抚台道：‘那么老兄便去见历城令商量罢。’他辞了出来，又忙去找历城县。历城县听说是抚台委来的，连忙请见。他先把情节说了，然后请知县派差去拿人。知县道：‘还是连夜去拿吧，还是等明天呢？’他

此时跑的乏了，因说道：‘等明天去罢。明天请派差先到晚生公馆里去，议定了下手方法才好。不然，冒冒失失的跑去，万一遇不见，倒走了风声，把他吓跑了，就费手脚了。’知县便连连答应。他就回家安歇。

“到了明天，县里因为拿重要人犯，派了通班捕役，到他公馆伺候。他和捕役说明，叫他们且在客栈前后门守住，等听见里面鞭炮响，才进去拿人。说定了，他便叫人买了一挂鞭炮，揣在怀里，带了通班捕役，去找他老把兄。

“两人相见，谈了几句天。他故意拿了一枝水烟筒吸烟，顺脚走到院子里去，把鞭炮放起来。姓赵的在屋里听见，甚是诧异道：‘这是谁放的鞭——’说犹未了，一班差役，早蜂拥进来。姓朱的伸手把姓赵的一指，众差役便上前擒住。姓赵的慌了，忙问道：‘为了甚么事？’差役们不由分说，先上了刑具。便问：‘朱太爷，犯眷怎样发落？’姓朱的道：‘奉宪只拿他一个，这些有我在这里看管。’姓赵的这才知道被老把弟卖了。不觉叹一口气道：‘好老把弟！卖得我好！这回我的脑袋可送在你手里了！然而你这样待朋友，只怕你的脑袋也不过暂时寄在脖子上罢了！’众差役不等他说完，便簇拥着他去了。“这姓朱的便沈下脸来，把那带来的仆从，都撵走了。叫了人来，把那些行李，都抬回自家公馆里去；那两个侍妾，也叫轿子抬去，居然拥为己有了。这行李里面，有十多口皮箱子，还有一千多现银，真是人财两进。过得几天，定了案，这姓赵的杀了。抚台给他开了保举，免补县丞，以知县留省尽先补用。部里议准了，登时又升了官。抚台还授意藩台，给他一个缺。藩台不知怎样，知道他两个的底细，以为姓赵的

所犯的罪，本来该杀，然而姓朱的是他至交，不应该出他的首。若说是为了国法，所以公尔忘私，然而姓朱的却又明明为着升官发财，才出首的，所以有点看不起这个人。这会抚台要给他缺，藩台有意弄一个苦缺给他，就委他署了一个兖州府的峰县。

“这衮县是著名的苦缺，他虽然不满意，然而不到一年，一个候补县丞升了一个现任知县，也是兴头的，便带了两个侍妾去到任，又带了一个侄儿去做帐房。做到年底下，他那侄少爷嫌出息少，要想法子在外面弄几文，无奈峰县是个苦地方，想遍了城里城外各家店铺，都没有下手的去处。只有一家当铺，资本富足，可以诈得出的。便和稿案门丁商量，拿一个皮箱子，装满了砖头瓦石之类，锁上了，加了本县的封条，叫人抬了，门丁跟着到当铺里去要当八百银子。当铺的人见了，便说道：‘当是可以当的，只是箱子里是甚么东西，总得要看看。’门丁道：‘这是本县太爷亲手加封的，哪个敢开！’当铺里人见不肯开看，也就不肯当。那门丁便叫人抬了回去。当铺里的伙计，大家商量，县太爷来当东西，如何好不应酬他；不过他那箱子封锁住了，不知是甚么东西，怎好胡乱当他的，倒是借给他点银子，也没甚要紧。我们在他治下，总有求他的时候，不如到衙门里探探口气，简直借给他几百银子罢。商量妥当，等到晚上关门之后，当铺的当事便到衙门里来，先寻见了门丁，说明来意。门丁道：‘这件事要到帐房里和侄少爷商量。’当事的便到帐房里去。那侄少爷听见说是当铺里来的，登时翻转脸皮，大骂门上人都到那里去了，‘可是瞎了眼睛，黄昏里放人闯到衙门里来！还不快点给

我拿下！’左右的人听了这话，便七手八脚，把当事拿了，交给差役，往班房里一送。当铺里的人知道了，着急的了不得；又是年关在即，如何少得了个当事的人。便连夜打了电报给东家讨主意。这东家是黄县姓丁的，是山东著名的富户，所有阖山东省里的当铺，十居六七是他开的。得了电报，便马上回了个电，说只要设法把人放出来，无论用多少钱都使得。当铺里人得了主意，便寻出两个绅士，去和侄少爷说情，到底被他诈了八百银子，方才把当事的放了出来。

“等过了年，那当铺的东家，便把这个情形，写了个呈子，到省里去告了。然而衙门里的事，自然是本官作主，所以告的是告县太爷，却不是告侄少爷。上头得了呈子，便派了两个委员到峰县去查办。这回派的委员，却又奇怪，是派了一文一武。那文的姓傅，我忘了他的官阶了；一个姓高的，却是个都司，就是本山东人。等两个委员到了峰县，那位姓朱的县太爷，方才知侄少爷闯子祸，未免埋怨一番。正要设法弥缝，谁知那侄少爷私下先去见那两个委员。那姓傅的倒还圆通，不过是拿官场套语‘再商量’三个字来敷衍；那姓高的却摆出了一副办公事的面目，口口声声，只说公事公办。那侄少爷见如此情形，又羞又怒又怕。回去之后，忽然生了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主意来，传齐了本衙门的四十名练勇，桌上放着两个大元宝，问道：‘你们谁有杀人的胆量，杀人的本事，和我去杀一个人？这二百两银子，就是赏号；我还包他没事。’四十名练勇听了，有三十九名面面相觑；只有一个应声说道：‘我可以杀人！但不知杀的是谁？’侄少爷道：‘你可到委员公馆里去，他们要问你做甚么，你只说本县派来看守

的；麒便把那高委员杀了，回来领赏。’那练勇答应下来，回去取一把尖刀，磨得雪亮飞快，带在身边，径奔委员公馆来。傅委员听了，倒不以为意；那高委员可不答应了，骂道：‘这还了得！省里派来的委员，都被他们看守了，这成了个甚么话！’倒是傅委员把他劝住。到了傍晚时，高委员到院子里小便，那练勇看见了，走到他后头，拔出尖刀，飏的一下，雪白的一把尖刀，便从他后心刺进去，那刀尖直从前心透出，拔了红刀子出来，翻身便走。一个家人在堂屋里看见，大喊道：‘不好了！练勇杀人啊！’这一声喊，惊起众家人出来看时，那练勇早出大门去了。众人见他握刀在手，又不敢追他。看那高委员时，只有双脚乱蹬了一阵，就直挺了。傅委员见此情形，急的了不得，忙喝众人道：‘怎么放那凶手跑了，还不赶上去拿了来！’说话时便迟，那时却是甚快，那练勇离了大门，不过几丈远，众人听傅委员的话，便硬着胆子赶上去。那练勇听见有人追来，却返身仗刀在手道：‘本官叫我来杀他的，谁能奈我何！你们要赶我，管叫你来一个死一个！’说罢，回身徜徉而去。众人谁敢向前，只得回报傅委员。傅委员听了，吓得魂不附体，暗想他能杀姓高的，便能杀我，这个虎口之地，如何住得！便连夜出城，就近飞奔到兖州府告变去了。兖州府得报，也吓得大惊失色。连忙委了本府经历厅，到峰县去摘了印绶，权时代理县事；另外委员去把姓朱的押送来府，暂时看管。因为原告呈子，词连稿案门丁，叫一并提了来。一面飞详上宪。等经历厅到峰县时，那侄少爷和那练勇，早不知逃到哪里去了。不多几天，省里来了委员，把姓朱的上了刑具，提回省里，原来已经揭参出去了。可笑一向还说是侄

儿子做的事，与他无涉；直到此时，方才悔恨起来。到了省城，审了两堂，他只供是侄儿子所做的，自己只承了个约束不严。上面便把他押着，一面悬赏缉凶。

“这件事本就可以延宕过去了，谁知那高委员也有个侄儿子，却是个翰林，一向在京供职，得了这个消息，不觉大怒，惊动了同乡，联合了山东同乡京官，会衔参了一折，坐定了是姓朱的主谋，奉旨着山东巡抚彻底根究，不得徇情回护。抚台接到了廷寄，看见词旨严厉，重新又把这个案提起来，严刑审讯。那门丁熬刑不过，便痰死了。那姓朱的也备尝三木，终是熬不住痛苦，便承了主谋。这才定了案，拿他论抵。那时他还有些同寅朋友，平素有交情的，都到监里去看他，也有安慰他的，也有代他筹后事的，也有送饮食给他的。最有见识的一个，是劝他预先服毒自尽的。谁知他不以为忠言，倒以为和他取笑，说是正凶还没有缉着，焉见得就杀我。那劝他的人，倒不好再说了。他自从听了那朋友这句话之后，连人家送他的饮食也不敢入口，恐怕人家害他，天天只把囚粮果腹。直等到钉封文书到了，在监里提了出来绑了，历城县会了城守，亲自押出西关。他那忠告的朋友，化了几十吊钱，买了一点鹤顶红，搀在茶里面，等在西关外面，等到他走过时，便劝他吃一口茶；谁知他偏不肯吃。一直到了法场上，就在三年前头杀姓赵的地方，一样的伸着脖子，吃了一刀。”

正是：富贵浮云成一梦，葫芦依样只三年。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记。